

〔清〕沈沾霖  
輯

江

蘇

成

案

(商)新華書局印

毛澤東著作

## 江蘇成案序

例之有案，如權衡之相準，例定於一成，成而不變。案惟君子所盡心。蓋案以例爲折衷，即例以案爲究竟。是案者，所以輔律、例之未備，惟變所適，以觀其會通者也。顧成案之刻多矣，往往於二死特詳。夫罪至二死，雖非法家，亦能識而斷之。至於軍流徒罪，情偽百出，引用紛繁。其間有似重而輕者，有似輕而重者，有由重而輕者，有由輕而重者，有同一事而人分重輕者，有同一人而事分重輕者。比上比下，倚此倚彼，幾微疑似，權衡悉當難矣。江蘇刑名甲天下，軍流徒案尤繁。乾隆四十年冬，部議令直隸各省尋常犯徒彙咨，有關人命者專咨。軍流既專咨，復按季彙題。察之密慎之至也。豈成案之刻，可特詳於二死，而獨略於軍流徒之輕罪乎？是編乃予友沈湘葵先生所輯，自乾隆四十一年起至五十九年止，案凡一百三十八，卷凡十六。或律例有明文而量爲加減，或律例無正條而互相比擬，參伍錯綜，類別門分，雖於直省成案一隅僅舉，然三隅之反，即此可推，抑亦思過半矣。譬若制議然，律例題也，成案文也。題既不盡拈，文亦不拘完格。其中千變萬化，各不相侔。及按此題以通彼題，綜舊文以爲新文，端在會而通之者反三隅於一隅耳。書曰：惟齊非齊。又曰：獄成而孚，輸而孚。惟其齊也，是以成也；惟其成也，是以孚也。今取是編付梓，豈特補二死成案所未備，並以江蘇一省軍流徒之成案，爲十六省作一隅之舉其可也。是爲序。

乾隆五十九年，歲次甲寅，仲夏既望，鉛山熊枚書於江蘇臬署之莊敬堂。

者，以自矜也。人情好之，皆欲得之。故其名也。

子曰：「吾不以是為能也。」子曰：「吾以是為能也。」

# 江蘇成案卷一

名例上

常赦所不原

逃徒復竊雖遇恩詔不准援減（顧阿幅）

一起爲報明徒犯脫逃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揚咨稱，金匱縣逃徒顧阿幅復竊事主王漢臣家一案，緣顧阿福先于乾隆三十八年行竊金匱縣事主萬秀華家，杖責刺臂，又于四十年行竊無錫縣事主蔣鄒氏家，枷責刺面，旋將面字銷毀。四十二、三等年，又行竊金匱縣事主陳文龍，並新安方家浜、北望亭等處，及無錫、長洲各無名事主船上，並元和縣事主裴發家，同時並發。因前犯在乾隆四十一、二年恩詔以前，免其併計，並免補刺。將該犯擬徒刺面，遞交六合縣棠邑驛揜站。至四十四年九月初二日，顧阿幅與同配徒周阿連乘間脫逃，潛回金匱求乞。十一月二十九日，顧阿幅會遇現獲之許阿長，併在逃之孫篷頭、孫細团、王二、張夢人，各道窮苦。孫篷頭起意糾約行竊王漢臣家，各犯允從。即於是夜同夥

六人，偕至事主門首。王二挖洞，與孫蓬頭入室，竊得藏物，交顧阿幅等在外接遞，運至空車棚內俵分不等而散。事主因歲暮未報，旋經捕獲顧阿幅、許阿長僉供，傳主補報，審供不諱。職經主領，正賊無疑。此案計贓四兩七錢六分，係犯孫蓬頭爲首，顧阿幅等爲從。應照例先決從罪。查本年恭逢恩赦，內開逃徒併免緝拿，似指尋常徒罪逃後並無行兇爲匪者而言。今顧阿幅係行竊徒犯，在逃復竊，非尋常徒犯可比，自應照逃徒復竊例問擬。至該犯逃回行竊本案之外，雖有另竊楊王氏一案，但尚未連竊至三案以上，顧阿幅合依竊盜問擬軍流徒罪，到配後在逃行竊不論次數贓數，徒罪復犯者，擬以滿流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例刺字。許阿長等擬杖，分別減免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九日准咨。

### 疑賊鋤毆平人致死量減擬流遇赦不准再減（劉玉）

一件爲報候驗究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海州詳劉玉疑賊誤毆，致傷唐宗連身死一案，緣劉玉籍隸安東，與唐宗連素不認識，唐宗連性耽麯蘖，每遇趕集輒飲醉回歸。劉玉姑母顧劉氏，嫁于海州，與唐宗連同莊居住，劉玉常往探望。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初四日劉玉復至顧劉氏家，談及尋覓工主，顧劉氏因伊子顧朝欽年輕無人相幫，所種田菜屢被賊竊，不能防範。即留劉玉在家幫同照應防守。十月十四日半夜時分，顧劉氏聽聞犬吠，並屋後響動，料系賊匪竊菜，即喚令劉玉並伊子顧朝欽出外查看。顧朝欽起身打火點燈落後，劉玉先開門出看，順携鐵鋤防身。時唐宗連因酒醉回家，走入顧劉

氏菜地。劉玉於黑暗中見有人影，即向喝問。唐宗連不答，仍突行至前。劉玉恐係竊菜之賊近身拒捕，隨用鋤向毆，適傷唐宗連額門頂心倒地，復磕傷右膝。經顧朝欽携燈趕至，認係唐宗連，當向扶救。詎因傷重，旋即殞命。報州驗訊通詳，審認不諱。究係倉猝適傷致斃，並非有必欲殺、亦無起釁別故，似無遁飾。查乾隆三十三年南匯縣沈榮補因設車在田戽水，同弟沈小京搭棚守宿，有素識梅培觀黑夜搖船砍草，船身碰車，沈榮補驚起，疑賊竊車，執持扁擔趕至河邊喊捉。適梅培觀站立船頭，沈榮補見有人影出自蘆葦，誤認為賊，用扁擔毆打致傷。梅培觀受傷，覆舟溺斃一案。又於乾隆三十四年，有儀徵縣秦連元因收割田稻，堆放門外場上，慮人竊取，即在場邊搭設草蓬，卧宿看守。四更時分，適伊戚趙進福起早出門，前赴王之明碾坊，約期碾米。路經秦連元蓬邊犬吠，秦連元疑係賊人至場竊稻，手携防夜長柄鐵刀，潛出蓬外查看。瞥見走近場邊，秦連元心疑是賊，慮被拒捕，隨即用刀向截，適中趙進福項頭身斃一案。均經審照捕役拿賊格鬥，誤殺旁人，照過失殺追理收贖。奉部指駁，改照門殺律量減擬流，咨部覆准在案。又於乾隆四十八年，有婁縣沈沅征，於夜深聞犬吠聲息起視，見被賊挖竊隨携防夜木柄鐵鎗開門出捕。適鄰人潘才觀亦聞犬吠出視，兩不照會。沈沅征于黑暗中猝見人影，疑是賊匪，恐遭拒捕，一面聲喊捉賊，隨勢用槍向截，適傷潘才觀臍肚身斃一案。援照沈榮補、秦連元兩案，照門殺律量減擬流，咨部覆准亦在案。此案劉玉雖非事主，但既係顧劉氏之胞侄，又因田菜被竊，留其在家相幫防守。已爲情義親戚之人。顧劉氏聞響，喚令出捕，即有應捕之責。設死者果係賊人，將劉玉拒捕致死，應即照殺傷事主科罪。今唐宗連雖非竊賊，而劉玉瞥見之時，實因心疑是賊，一時倉猝致斃。既爲

應捕之人，即與事主無異，似可援案定擬。劉玉請照門殺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雖事犯到官在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恩詔以前，但已量從末減，應不准其再減，無干省釋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准咨。

### 犯罪存留養親

#### 收留迷失婦人嫁賣係伊母起意不准留養（孫漢玉）

乾隆五十一年，刑部覆蘇撫彙咨，吳縣孫漢玉收留迷失婦人孫李氏嫁賣一案，緣孫漢玉與孫李氏素不認識，李氏之夫孫二觀在城木作營趁，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初四日，李氏入城，向伊夫孫二觀索錢，行至棗市橋地方，迷失路徑，站立橋畔。適孫漢玉之母孫王氏經過，李氏向其問路，孫王氏不能指示。因時已昏暮，見李氏彷徨無歸，隨即領回住宿。李氏道及貧苦，托覓工主。王氏遂起意嫁賣，向李氏說勸允從。初五日，王氏即令伊子孫漢玉僱不識姓名船隻，將李氏載至長興縣媒保湯瘸脚家，捏稱李氏係伊親戚，夫死欲醮，託尋娶主。湯瘸脚稔知盧錦章欲爲伊子元富娶妻，前往說合，議定財禮錢三十六千文，人錢兩交，未立婚書。湯瘸脚分得媒錢二千文，又將錢四千文爲李氏置備衣服，並用去船飯錢八千五百文，餘錢俱係王氏母子收用。嗣李氏之父李元吉探女不見，告知伊婿孫二觀訪尋無着，控縣訪獲孫王氏，究出前情。關提李氏，並緝獲孫漢玉到案，屢審不諱。查孫王氏途遇孫李氏，詢知迷失路徑，領

回住宿，因李氏託覓僱主，遂起意嫁賣，並非在家誘拐。該氏係婦人，應罪坐夫男。且伊子孫漢玉，聽從將李氏載出嫁賣，更難寬縱。孫漢玉合依收留迷失子女賣爲妻妾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律，應杖九十，徒二年半。雖親老丁單，但嫁賣李氏，即係伊母王氏起意，應不准其留養。媒證湯瘸脚擬杖等因彙咨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竊盜三犯罪至改遣不准留養（徐祥林）

一起爲被竊報明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福咨稱，昭文縣徐祥林等行竊事主錢國瑞家一案，緣徐祥林即徐上林，與許添、許三均籍隸昭安，徐祥林先於乾隆三十六年搶竊元和縣事主沈鳳祥等家，擬徒刺面，發配儀徵縣，限滿釋回。又於四十三、四等年行竊長洲等縣事主蔣大觀等家，因前犯在於四十、二兩年赦前，免其併計，仍作初犯，杖責刺臂。又於四十七年行竊常熟縣事主馮鑒等家，擬流刺面，恭逢四十九及五十年兩次恩詔，累減爲杖一百，折責發落，交顧大保領。許添、許三均無犯案。徐祥林有伊妻前夫之媳趙氏，駕船爲業。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徐祥林會遇許添、許三談及窮苦，許添起意糾約行竊事主錢國瑞家。徐祥林等允從，當向趙氏說明，共坐伊船往竊，許分贓物。趙氏應允，即於是夜共夥四人，將船撑至事主村外停泊，留趙氏看船，徐祥林等上岸，偕抵事主屋旁。許三用鑿挖洞，同許添進內，竊得衣物、銅錫器皿，交徐祥林在外接收，運放船內。旋聞事主驚覺起喊，各犯潛逃回船，開至僻處，將贓俵分不等而散。事主報縣差緝，旋經捕獲徐祥林、趙氏，訊認行竊。並經常

熟縣拿獲許添、許三，楊署令正在關犯訊供辨問，旋即卸事。該縣王令抵任，關犯訊供通詳，審供不諱，職經主領，正賊無疑。此案估職十六兩零，徐祥林聽從行竊，罪止杖刺，但該犯於赦免併計後，業已兩經犯竊刺字，今復行竊，係屬三犯，合依竊盜三犯職至三十兩以下十兩以上者，改發邊遠充軍例，發邊遠充軍。照例刺面，并刺改遣二字，到配杖一百，折責安置。該犯有母姚氏，年逾杠十，止生該犯一子，家無次丁，訊取供結加結呈送，自應照例折枷發落，存留養親；許添等擬杖等因，咨達前來。徐祥林等應如該撫所咨問擬，至該撫聲明徐祥林母老丁單應請留養之處，查尋常竊盜罪應軍流，如果父母老疾，例准留養。其積匪猾賊，及應發新疆爲奴各犯，從無准其留養例案。今徐祥林係竊盜三犯，職至三十兩以下十兩以上，應發新疆爲奴改發內地之犯，情罪較重，與尋常竊盜不同，自不應准其留養。行令該撫即照擬發配。乾隆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准咨。

將繼女屢次嫁賣情同誘拐不准留養（李時霖）

一起爲訪拿嚴訊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署蘇撫書咨稱，長洲縣李時霖將繼女施雲姐疊次嫁賣騙財一案，緣李時霖籍隸長洲，於乾隆二十八年考入吳縣武學，三十七年歲試誤考斥革，四十七年該犯領有施姓幼女雲姐爲繼女，撫養長成，後因雲姐父母俱故，于五十五年間憑張大中爲媒，將雲姐賣與王燦文作妾，得受財禮錢一百六十千文。五十六年五月王燦文故後，其妻即將雲姐退回。是年八月李時霖又憑詹正元爲媒，將雲姐賣與程景二爲妾，得受財禮銀二百兩。嗣程景二因雲姐在家吵鬧不安，旋將雲姐退

送回家。五十七年三月內，李時霖又憑王祥發等爲媒，將雲姐賣于程蒞香爲妾，得受財禮銀三百兩。雲姐過門吵鬧，未及兩月，該犯聞知，復起意將雲姐領回，另行嫁賣。程蒞香未允，該犯即於閏四月二十五日領回，邁母汪氏前往吵嚷，硬將雲姐領回，原媒王祥發等均不知情。旋經該縣訪聞拿究，錄供通詳，飭審研鞫，供認不諱。究無另有生事不法別案。查例載，將女家賣與人作妻妾，騙財之後，設詞托故公然領去者，照誑騙例罪。又律載，誑人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免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此案李時霖將義女施雲姐疊次嫁賣誑騙，得財後又希圖另賣，硬行領回。計先後共得銀六百兩之多，殊屬不法。李時霖應照誑騙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免刺，到配折責安置。該犯雖供母老丁單，但係婪財疊騙，情同誘拐，應不准其留養。原媒王祥發等，均訊無串同說合，知情分贓情事，免其置議。施雲姐本生父母俱故，無宗可歸，未便仍交李時霖之母妻領回，應請當官嫁賣，身價人官。李時霖所得財禮，並非各娶主控發，亦應追出，一併入官充公，相應咨達等因前來。據此，均應如該署撫所擬完結。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初九日准咨。

### 徒流人又犯罪

#### 搶奪問徒在配行竊照竊擬徒在配行竊例問擬（邢滋啓）

一起爲移究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福咨稱，震澤縣在配徒犯邢滋啓夥竊事，主徐文榮等家被獲

圖脫拒捕一案，緣邢滋啓即邢枝起籍隸高淳，先於乾隆五十三年獨竊溧水縣事主周沅進家，杖責刺臂。五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應從陳四保夥搶事主許高文銀錢案內問徒，發配該縣安置。於乾隆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遞解到縣，折責交地保范琪珍收管。該犯求乞度日，至五十六年正月初三日，該犯途遇素識之陳老九，談及窮苦難度。陳老九起意糾竊事主徐文榮家，該犯允從。即於是夜，陳老九攜帶鐵鑿火煤包袱，該犯徒手，共夥二人偕至事主門首。邢滋啓在外接職，陳老九用鑿撬開衝門，先在徐文思家挖落板壁，挖開木櫃，竊得布疋，遞交邢滋啓接收。又撬開徐文榮家小門進內，竊得錢物，遞交邢滋啓接出打成兩包。陳老九携贓先走，將鐵鑿等物交邢滋啓接拿。邢滋啓復圖偷竊，將鐵鑿等物置於衝口，轉身進內，尚未得贓，即經事主徐文榮驚起喊捉，將邢滋啓拉住。該犯圖脫情急，用手向事主肩上一推，徐文榮側身倒地，擦傷右膝蓋，並右腋肋，該犯逃出。適營兵許沅進等巡至，拿獲解營移縣。訊供通詳，究無窩夥另竊別案，及獲贓門格情事，似無遁飾。查此案贓雖無起，當場就獲，正賊無疑。查律載，竊盜擬徒在配行竊，不論次數贓數，徒罪復犯者，擬以滿流等語。今邢滋啓原犯搶奪擬徒，查搶重於竊，其在配復竊。自應一例擬流。事主徐文榮失贓值銀五兩四錢零，徐文思失贓值銀九錢八分，同時並發從一科斷，訊係在逃之陳老九爲首，邢滋啓爲從，邢滋啓即邢枝起，除計贓爲從輕罪不議外，合依因竊擬徒，在配行竊，不論次數贓數，擬以滿流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該犯圖脫拒捕，推跌事主成傷，應於滿流上加拒捕罪二等，發近邊充軍，到配杖一百，折責安置，照例刺面；地保范琪珍擬杖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一日准咨。

## 刨棺擬徒在配逃回復連刨三棺從重發黑龍江（計勝）

一起爲報明緝究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閔咨稱，審看得南匯縣逃徒計勝等兩次刨竊事主吳海澄母弟厝棺見屍一案，緣計勝籍隸南匯，先於乾隆四十二年正月行竊事主喬士成家，審擬杖刺，恭逢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初二日恩詔援免。又於四十三年六月聽從康阿安刨竊事主張士良弟婦陳氏厝棺；四十四年五月又竊事主金忝觀家。同時並發，從重歸於刨棺案內問徒發配。於四十七年九月二十日乘間脫逃在上海縣地方求乞。是年十二月初八日，路遇胡隴即小徽州，並未獲之顧林，各道窮苦。計勝起意糾南匯縣事主吳海澄缸廠東北田內厝棺。顧林等應允，即於是夜共夥三人，潛抵事主嫡母趙氏棺邊。計勝用鑿拆落東北角厝磚，撬開棺蓋，用手擡起。顧林拾磚墊住，伸手入棺，竊出銀扁方一隻。次日經胡隴賣與姚百壽，得錢分用。十九日計勝、顧林、胡隴，又各會遇。顧林起意糾刨該事主庶邊田內厝棺二具，計勝等允從。仍是三人，同至事主庶母劉氏棺邊。顧林用鑿拆落東北角厝磚，撬開棺蓋，胡隴拾磚墊起。顧林伸手進棺，竊出銀扁方、銀關刀簪各一隻。計勝復撬開事主胞弟吳有源屍棺，摸無贓物，隨即走回。次日計勝將贓簪亦賣與姚百壽，得錢分用而散。姚百壽並不知情，維時事主吳海澄外貿未報。四十八年二月間，計勝經上海縣捕獲訊供，該犯將是案置不供吐，上邑亦未究出，隨將該犯審擬仍發原充徒。迨至六月，該事主吳海澄回家，查明報縣，差獲夥犯胡隴到案，訊供不諱。此案贓雖無起，但犯供刨竊情形，與事主原報及該縣查勘相符，其爲正賊無疑。查計勝所刨吳趙氏、吳劉氏、吳有源厝棺，俱

已見屍，吳趙氏厝棺係計勝起意爲首，胡隴及未獲之顧林爲從，吳劉氏及吳有源厝棺係未獲之顧林爲首，計勝、胡隴爲從，計勝除逃徒復竊，罪止滿流輕罪不議外，應請照盜未殯未埋屍板，開棺見屍一次爲首例，發邊遠充軍。但該犯刨竊問徒，在配逃回，復敢連刨三棺，均已見屍，情殊兇殘。計勝應從重改發黑龍江給與披甲人爲奴，照例刺字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十三日准咨。

因竊擬徒遇赦減杖復竊四案不照擬徒釋回復竊例問擬（王瑞隴）

乾隆五十四年刑部咨覆蘇撫彙咨：南匯縣賊犯王瑞隴行竊事主錢瑞豐等案，緣王瑞隴籍隸南匯，先於乾隆三十七年行竊事主陳德彩家杖責刺臂，又於四十一年行竊事主唐有本等家，因前犯陳案，係在四十一年赦前，例免併計，仍作初犯擬徒。又逢四十二年恩赦，該犯先既赦免併計一次，續犯止准減罪。其應行刺面，例不准免。乃從前誤會聲請免刺，交伊父王志林保領。詎該犯不知悛改，於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遇見認識之小王琴、徐秀林，各道貧窘。小王琴起意糾竊奉賢縣事主錢瑞豐家，各犯允從。即於是夜，小王琴攜帶桑剪鐵鑿，王瑞隴、徐秀林空手，一共三人，三更時分偕至事主門首。小王琴用剪剪開竹籬，同徐秀林挖洞進內，竊出衣褲米肉等物，交王瑞隴在外接遞，運至荒墳，變賣各散。五十三年四月初五日，王瑞隴因知南匯縣僧德安庵內殷實，亦起意行竊。糾同盛關通、徐秀林、朱秀、戴隴，共夥五人，朱秀攜帶鐵鑿，餘俱徒手。二更時分，同至庵邊。朱秀在徐秀林肩上接腳上屋，

揭瓦攏椽，鑽下開門，竊出襪衣、袈裟等物，交王瑞隴等運至空車棚內，託認識之僧洪通代爲變賣，並告知竊情，許給酬儀。僧洪通即分別變錢俵分。是年五月二十四夜，王瑞隴又聽從瞿弟，夥同盛關通、徐秀林一共四人，行竊奉賢縣事主閻鍾氏家，在王鳳翔家起身。瞿弟即託王鳳翔捏稱探親，僱朱關船隻。盛關通攜帶鐵鑿，餘俱徒手。令朱關搖至護塘角地方停泊，朱關在船等候。王瑞隴等上岸，同至事主宅邊。盛關通用鑿撥窗，同徐秀林進內，竊得衣飾等物，交王瑞隴、瞿弟在外接遞，分運下船。朱關盤問來歷，盛關通告知竊贓，許以多給紅錢，囑勿聲張。朱關應允，將船搖回王鳳翔家後河停泊，並將各贓搬至王鳳翔家俵分。是年五月二十八夜，王瑞隴又聽從徐秀林，夥同盛關通、瞿弟一共四人，夥同南匯事主錢鶴亭家。在張士榮家起身，盛關通攜帶鐵鑿，餘俱徒手。二更時分，偕抵事主宅邊。盛關通用鑿攏洞進內，竊出衣服、銅器等物，交王瑞隴等在外接遞，運至張士榮家俵分變用。事主僧德安報縣，獲犯審供不諱。錢瑞豐案，計贓六兩零；閻鍾氏案，計贓二十五兩零；僧德安案，計贓四十七兩零；錢鶴亭案，計贓十兩零；惟事主僧德安一案，係王瑞隴起意，餘俱爲從。查王瑞隴先於乾隆三十七年犯竊刺臂後，於四十一年復又犯竊，因前犯在四十一年赦前，例免併計，仍作初犯擬徒，尚未發配。復恭逢四十二年恩赦減杖，並非發配釋回可比，自未便照因竊擬徒逃回釋回復竊二案以上擬遣。惟現犯連竊四案，情節類于積猾。王瑞隴應照積匪猾賊擬遣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刺字發配。僧洪通等擬杖等因，彙咨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江蘇成案卷二

名例下

老小廢疾收贖

監生犯革追照即於照上捏寫贓款希圖誣陷官長雖年逾八十仍照擬充發（金世道）

一起爲遵札會審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福咨稱，太湖廳革監金世道，因妄控金又臯等侵蝕祠銀，追繳監照，輒捏造贓款，希圖誣陷官長一案。緣金世道籍隸太湖廳，康熙年間金姓合族捐銀建立宗祠，置有祭田十三畝零，尚有餘銀存典生息，以備祭祀拈阄值祭。每年清明，將一切費用，當衆開銷結賬。所有田契、賬簿，及生息銀兩寫據，公議族中舉公正之人經理，歷久相安。乾隆五年，金世道將祭田盜賣，族衆控經前廳追出田價一百二十兩，一併交存金玉相典內遞年生息。積至三十五年，共存本利銀一千六十餘兩。金世道垂涎祠銀，以金攀龍將生息銀兩侵肥入己，在臬司門具控飭審。經前升任蘇州府孔守，訊無情弊，詳奉批結。三十七年，將銀置買祭田二十三畝，餘銀另存席恒盛典內生息。三十九

年，金世道又以金魏公侵吞祠米，控經前廳趙丞摺斷，金世道覬覦宗祠銀米，訴控不休，止許與祭，不許經營祠務。金世道復於四十年又赴前撫憲衙門呈控，飭前任蘇州府韓守，核明卷據，將金世道擬以不應重杖，年逾七十，依律收贖。四十八年，金世道欲於祠產生息銀內支銀不遂，又以經營祠務之金又臯、金道周藏匿宗祠摺據等情，控經前藩司批廳訊追。前廳密丞，吊簿核算出人細賬，及現存銀數相符，金又臯等並無侵蝕情弊。金世道恃老刁告，將伊子金聖宣擬以不應重杖。如再滋事，惟金聖宣是問，詳結在案。金聖宣避匿不到，未經發落。五十二、三年，金世道又以金又臯等侵用祠銀，指不置田濟族等情，先後控經前臬司押發吳縣，訊明金又臯等並無侵用情事，將金世道遞回太廟廳，交屬收管。金世道旋又以前情赴藩司衙門具控，批飭前署太廟廳張裕穀，通詳斥革監生金世道匿照不繳。該署廳飭差李成追繳，金世道心懷忿恨，自恃年逾八十，可不坐罪，起意捏造款迹，誣指張丞寫污執照，使之不能送部。意及曾在茶館，遇見楊姓同坐，言及有戚甘肅借銀，意欲在廳控理之語，遂捏造張裕穀得受楊姓銀一萬兩，即指金又臯、金道周爲說合，廳書楊介主爲商謀，廳役李成爲過付，寫就草稿，央陸昭士謄寫，陸昭士先不肯寫，該犯許給錢七千文，陸昭士隨代爲謄寫在部照背後，攜帶身旁。又以金又臯等侵吞祠銀，赴院喊稟，飭發蘇州府審辦。該犯復以匿捺無伸等情，並因楊介主需索蕩戶朱令聞紙筆錢文，被控責革，指爲私徵盡課，亦令陸昭士寫於監照背後，經蘇州府汪守具詳委審，當經飭委因公在省之松鎮二府會審去後。茲據該府等審明議擬詳解，提犯研鞫，供認不諱。照內字跡，委係陸昭士聽許錢文代爲謄寫，業已當堂試對筆迹無異。金聖宣並無唆使作狀情事。飭查張裕穀任內，實無楊姓控告欠銀

之事。再四究結，該犯惟俯首認罪，不能再辯一詞。其爲挾嫌誣控，捏填款迹，洵無疑義。查定例將姦  
贓事情，污人名節，報復私仇者，發附近充軍。又律載，八十以上，犯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  
裁。盜及傷人亦收贖，餘皆勿論。今金世道因覬覦祠產，訴訟二十餘年，拖累族衆多人。恃符健訟，已  
屬刁惡。迨奉藩司批聽詳革，該丞追取監照，輒倚恃年逾八十，捏造贓款，寫於應繳監照之後，希圖挾  
制，傾陷官長，實屬狡黠之尤。若竟照律勿論，不足以示懲儆。金世道合依將姦贓事情，污人名節，報  
復私仇者，發附近充軍例，發附近充軍，並不准收贖。陸昭士照爲從律擬徒，金聖宣擬杖等因，咨達前  
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初七日准咨。

### 幼孩搶食蘿蔔死者長於兇犯四歲援丁乞三仔例聲請（徐五倌）

一件爲報明求驗事：會看得金山縣民徐五倌坌傷徐九倌身死一案，據蘇撫奇疏稱，緣徐五倌年甫十  
一，與現年十五之徐九倌，同姓不宗，素識無嫌。乾隆五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徐五倌携取鐵搭，在地  
坌取蘿蔔。時徐九倌與項泉在田挑菜，徐五倌坌出蘿蔔半截，尚有半截未經坌出。徐九倌即向徐五倌  
索食。徐五倌不肯，又舉搭往下一坌，適徐九倌因徐五倌不肯給食，趕上搶奪。徐五倌收手不及，以致  
鐵搭坌傷徐九倌右脚面，倒地哭喊。經項泉報知伊父徐惠明，扶回醫治不效，延至二十二日夜因傷殞  
命。報驗訊詳，審供不諱，究係適傷致斃，並無起釁別故。此案徐五倌用鐵搭坌取蘿蔔，徐九倌向其索  
食不允，趕上搶奪，適徐五倌舉鐵搭復往下坌，收手不及，以致坌傷徐九倌脚面身死，雖非有心欲殺，

但索食不與，已有抗拒情形，應以門殺科斷。將徐五依律擬絞監候，並聲明徐九犯長於該犯四歲，實係恃長欺凌，核與丁乞三仔之案相符，應照例聲明等因，具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徐五合依門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徐九往搶蘿蔔，失手坌傷，並非有意逞兇，核與丁乞三仔之案相符，應照例聲明恭候欽定等語。查雍正十年，臣部議覆江西撫臣謝旻題丁乞三仔毆傷丁狗仔一案，奉旨：丁乞三仔年僅十四，與丁狗仔一處挑土，丁狗仔欺伊年幼，令其挑運重筐，又持土擲打。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從寬減等發落，仍勒追埋葬銀兩，給付死者之家。欽此。又例載，十五歲以下，被長欺侮毆斃人命之案，確查死者年歲長於兇犯四歲以上，而又理曲逞兇，或無心戲殺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聲請，恭候欽定。各等語。今徐五犯年甫十一，已死之徐九犯年已十五，長於該犯四歲。徐九因其不給蘿蔔，趕上搶奪，本係恃長欺凌。該犯失手坌傷，並非有意逞兇，與丁乞三仔之案相符。相應照例聲明，恭候欽定。倘蒙聖恩准其減等，臣部行文該撫，將徐五減爲杖一百，流三千里。該犯年未及歲，照律收贖。仍勒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親收領，以爲營葬之資等因，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旨：徐五從寬免死，照例減等收贖。餘依議。欽此。相應行文該撫遵照可也。

## 犯罪自首

### 結拜弟兄首犯聞拿投首不准減等（張廷銓）

一件爲投首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楊咨稱，豐縣民張廷銓，起意邀入結拜弟兄一案，緣張廷銓籍隸豐縣，於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因牛隻脫繩，撞壞龐三麥秸，彼此爭鬧，被龐三毆打。張廷銓被毆不甘，即于十八日邀約單縣民即該犯妻弟馬舒先並素識之徐士鰲、朱廢都、趙壯、侯春等，赴龐三家尋毆泄忿。候春用車軸毆傷龐三脚面，經鄰勸釋。龐三稱候傷痊，約人還毆各散。該犯因係隻身，慮被報復，意欲約人幫護，又恐臨期難以糾合，起意結拜弟兄以便隨時幫助。商之馬舒先應允，該犯隨約已獲審結之侯春、劉五、張廷助、董四賢、張法、劉剛，並在逃之馬丙、張麻四、劉申、郭二、王二、王信十二人，馬舒先等亦各輾轉糾約，共計三十二人，至六月初二日，在單縣朱家集廟內齊集。該犯央妻父馬世齋代爲排列年歲，以彭信年長爲首，曹三年幼居末，餘皆依齒開寫名單，對衆念讀，叩頭結拜。將名單交該犯收執，各出錢二十四文，在廟沽飲。因係一時糾約，彼此未甚熟識，約俟七月十五日再聚而歸，旋經單縣訪聞差拿，該犯即將名單燒毀，逃至河南地方，賣油度日。嗣經單縣移關豐縣並陽山縣，先後拿獲徐士鰲等二十三人並馬世齋，解經東省審擬流徒，咨准部覆，完結在案。至四十三年十月間，該犯因思母情切，潛回探望。於是月二十六日晚到家，伊母龐氏以現在緝拿，囑令該犯赴縣投

首，訊供前情不諱。究無起立會名，及歃血焚表，並別項不法情事。核與東省原招吻合，似無遁飾。此案序齒結拜弟兄，共計三十二人，數在二十人以上，訊係張廷銓起意爲首，張廷銓合依異姓人序齒結拜弟兄，數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爲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查該犯因與龐三爭毆，恐被報復，輒敢起意於兩省連界地方，輾轉糾約多人，群聚結拜，實爲此案罪首。且案內彭信等七犯，業經東省從重擬以杖流，該犯係首禍之人，未便因其聞拿投首，轉准其減等擬徒。仍照例杖一百，流三千里。雖據供母老丁單，應不准其留養，以示懲儆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四年九月初六日准咨。

通姦拐逃因本夫查問據實告知依知人欲告而自首律減等擬徒（曹高）

乾隆五十年，刑部覆蘇撫閔彙咨：太倉州曹高姦拐龔顯侯一案，緣曹高與龔顯侯鄰村居住，素相熟識，乾隆五十年二月間，龔顯侯出外傭工，家惟伊父龔友德與伊妻錢氏同居，錢氏因翁時常辱罵，三月初六日潛赴曹高家，欲託尋覓僱主。曹高聲稱不如改嫁，可圖安逸。錢氏依允，遂留姦宿。至十一日曹高起意嫁賣，因與向在震澤鎮販灰之沈仁熟識，領錢氏轉託沈仁，囑其央媒覓主。沈仁允從，亦與錢氏成姦。至二十九日，沈仁領同錢氏，舟抵震澤鎮，泊於媒保陸九家門首，捏稱錢氏爲妻，欲託陸九尋覓僱主。陸九正在盤詰間，先是龔顯侯已歸，知妻潛逃，隨向曹高查問踪迹。曹高恐被控究，即以直告。遂同龔顯侯尋至震澤鎮陸九家門首，獲住沈仁。當經龔顯侯將錢氏領回，聲言欲控。又經鄰佑沈遇隆、

顧裕昆用言勸阻。至六月十二日，龔顯侯又赴江北販猪，錢氏又因被辱罵，仍向沈仁央覓僱主。沈仁又復留頓姦宿，嗣經龔顯侯回家，報州緝獲曹高、沈仁，提同錢氏，屢審不諱。查曹高因龔錢氏託其覓工，起意拐賣，遂商同改嫁，領赴沈仁家寄頓，即屬誘拐已成，應照和誘知情爲首例發遣。惟曹高因龔顯侯向伊查問錢氏下落，即據實告知，同往尋回。應照知人欲告而自首減二等律，于遺罪上減二等，杖九十徒二年半。沈仁暨錢氏，仍依和誘爲從滿徒例，各杖一百徒三年等因，彙咨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誘拐首犯聞拿投首其知情串賣之人與因人連累不同不准減等（徐再耕）

一起爲娶孩無着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福咨稱，吳江縣民徐再耕拐賣幼女阿彩一案，緣徐再耕籍隸吳江縣，小本營生，從未犯案。與管沈氏貼鄰居住，管沈氏有領養育嬰堂幼女可彩，常在門前玩耍，與徐再耕熟識。乾隆五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徐再耕因貧難度，起意拐賣。即於是日往雇素識之王沅瓏船隻，稱往桐鄉探親，講定船錢六百五十文，王沅瓏應允。徐再耕回歸，乘間將阿彩騙出，領帶下船開行。次早至桐鄉地方停泊，將阿彩領至素識媒婦陳沈氏家，稱係胞妹，因貧託賣。比經陳沈氏問據阿彩，又稱係姓管，情有可疑。向徐再耕再三盤詰，徐再耕不能穩匿，吐露真情，囑勿聲張，並許賣錢分用。陳沈氏應允，遂囑徐再耕亦改爲管姓，將阿彩領至不知情之葉應芳家，賣得洋錢十二個，作錢八千文，給陳沈氏洋錢三個。徐再耕回船，給王沅瓏洋錢一個，算作船錢。王沅瓏查問幼女下落，徐再耕

答以親戚託賣，業已賣去，王沅瓈信以爲實。當將洋錢放在所睡被內，上岸買米做飯。詎徐再耕慮事敗露，未敢回家，乘間竊取王沅瓈棉被，并所給洋錢，逃赴浙江一帶游蕩。王沅瓈回船查知，搖歸尋訪，適管沈氏找尋阿彩無踪，遇見王沅瓈，詢悉前情，知幼女被拐。當向徐再耕之父徐立成告知，欲行控究。徐立成應允尋交，未經具控，旋經該堂董事沈用錫查驗阿彩無着，赴縣丞衙門具稟。管沈氏亦即據實陳明，移縣飭緝未獲。嗣據徐立成緝獲該犯解縣，訊供通詳，審供不諱。究無同伙另犯別案，似無遁飾。查例載，誘拐子女，典賣與人爲奴婢，被誘之人不知情者，爲首擬絞監候。又律載，牙保減犯人等。又例載，聞拿投首之犯，於本罪上減一等。又律載，得相容隱之親屬爲首，如罪人身自首法。徐再耕除行竊王沅瓈棉被輕罪不議外，合依誘拐子女，典賣與人爲奴婢，被誘之人不知情爲首例，擬絞監候。但該犯係伊父徐立成解究，律同自首，應照拿投首例，於本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到配折責安置。所得身價，照追給主，并追王沅瓈被價給領陳沈氏知情串賣，合依牙保減犯人一等律，於徐再耕流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係婦人，又年已七十，照例收贖。阿彩年僅八齡，無知被拐，應與訊不知情之船戶王沅瓈並管沈氏，及犯父徐立成、賣主葉應芳，均免置議等因，咨達前來。查例載，誘拐子女典賣與人爲奴婢，被誘之人不知情者，爲首擬絞監候。又律載牙保減犯人一等。又，因人連累致罪，若罪人自首減罪，連累人亦准罪人減等法。註云，因人連累，謂因別人犯罪連累以得罪者，如藏匿引送資給罪人，及保勘供證不實，或失覺察關防、鈐束之類。各等語。此案徐再耕誘拐八歲幼女阿彩，經媒人陳沈氏盤出真情，貪利說合轉賣。嗣沈用錫等稟官飭緝，徐再耕之父徐立成將徐再耕緝獲

首縣。查徐再耕拐賣不知情之幼女，應依誘拐不知情爲首例，擬斬監候。因伊父解究，律同自首。該護撫將徐再耕照聞拿投首例，於本罪上減等擬流，核與定例相符。至知情串賣之陳沈氏，並未自首，仍應各科各罪，於徐再耕擬斬本罪上減等擬流。雖律有罪人自首連累人亦准減等條，但該氏系伙賣漁利，與人連累律得減罪者不同，未便亦准其援減。該護撫將陳沈氏於徐再耕流罪上減一等擬徒，與律不符，應將該氏改爲杖一百，流三千里。係婦人年逾七十，照例收贖。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七日准咨。

### 賊犯於財主處首還原贓已在事主報官之後照聞拿投首辦理（王希賢）

一起爲醫竊詎贓等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福咨稱，嘉定縣賊犯王希賢等行竊事主洪大經家逾貫，旋即首還贓物一案，緣王希賢、陳發、郁六均籍隸嘉定，王希賢先於乾隆四十七年犯竊事主張敬安家，杖責刺臂；陳發亦先於四十六年犯竊事主陳周玉家，杖責刺臂；又于五十一年，陳發糾同王希賢伙竊事主陸孔修，計贓分別擬徒，刺面發配。恭逢五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恩詔釋回，王希賢交楊聲耀保領，陳發交陳梅保領。郁六亦先於五十一年犯竊事主陸冠英家，杖責刺臂，交郁四保領。詎該犯等不知悔改，五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郁六、陳發同在逃之顧法，張金，先後至王希賢家，述及窮苦。王希賢起意糾竊事主洪大經家，各犯允從。是夜共夥五人，同坐陳發船隻，搖至事主附近河下停泊。留顧法看船，張金攜帶鐵鑿，餘俱徒手，偕抵事主門首。張金用鑿撬門，同王希賢進內，竊得衣飾等物，裝貯箱內，遞交郁六、陳發接運下船，搖向王希賢家，將贓藏放。因恐敗露，未即變分。事主報縣勘估詳緝，

旋因王希賢係近地刺匪，情形可疑，留心察訪。王希賢知覺畏懼，隨將原贓挑送事主家內，全數首還，懇求免究。事主因先已報官，復行稟縣，獲犯訊供通詳，審供不諱。查律載竊盜贓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爲從減一等。又，知人欲告而於財主處首還者，減罪二等。各等語。此案計贓一百六十三兩零，訊係王希賢起意爲首，郁六、陳發及在逃之顧法、張金爲從。查王希賢先經犯刺，繼復行竊援免併計，仍作初犯，計贓擬徒，遇赦釋回。今次係屬再犯，應依竊盜一百二十兩以上絞律，擬絞監候。該犯聞知事主疑伊行竊，在外察訪，即畏懼首還全贓，雖事主被失業已報官，而疑其行竊尚未告發，正與竊盜知人欲告，於財主處首還減罪二等之律相符。王希賢應於絞罪上減二等，杖一百徒三年，照例免刺。夥犯郁六、陳發擬流。楊聲耀等擬杖等因，咨達前來。查律載，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罪。又，竊盜知人欲告而于財主處首還者，減罪二等。又律載，聞拿投首之犯，除律不准首，及強盜自首例有正條外，其餘俱於本罪上減一等科斷。各等語。蓋事未發而自首者，其時無人告官，係無人知覺之事。該犯自行首出，是有悔過還善之心，故特免其罪，而予以自新之路。若知人欲告而自首，雖非全由悔過，但事主究未報官，該犯尚知畏法，故得減本罪二等。保其必不被獲，其自首原非不得已。第與始終潛匿有間，故於本罪上減一等問擬。例義原自分明，援引不容牽混。此案王希賢起意糾同郁六等行竊事主洪大經家衣物逾貫，業經事主報縣詳緝，嗣聞事主疑伊行竊，在外察訪。王希賢畏懼，將原贓全數挑還事主家內，經事主帶同赴案。查該犯首贓之時，事主業已告官，不得謂之欲告。且現經該縣詳緝，該犯抱贓自首，正合聞拿投首之條，自應依例於絞罪上減一等。

擬流。今該署撫將王希賢照知人欲告於財主處首還律，減絞罪二等擬徒，與例不符。王希賢應改依聞拿投首，於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照例免刺，餘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初七日准咨。

### 教唆誣告人罪於未經驗訊之前總麻親據實稟首照律減三等（朱柏玉）

一件爲呈明驗究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奇咨稱，泰州朱柏玉教唆朱文友誣告徐盛正與妻徐氏通姦敗露羞愧縊死一案，緣朱柏玉係朱文友小功堂叔，朱文友娶妻徐氏，佃種徐盛正田畝。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十九日朱文友家鷄隻走入鄰人劉程萬家，經劉程萬之妻陸氏打逐，朱文友之妻徐氏與陸氏相罵，朱文友斥責徐氏之非，徐氏不服強嘴。朱文友用拳毆傷其額顱左腮脰，復用腳踢傷其右腳腕倒地，致跌傷右肱肘右後肋，徐氏氣忿莫釋，即於是夜乘間投繩殞命。次早朱文友驚見，報明保正李桐，並妻父徐方看明欲報官相驗。朱文友之母朱勝氏慮子受累，懇求徐方免報，徐方應允。朱文友借錢驗埋，二十三日朱柏玉聞知，以徐盛正家道饒裕，爲人忠厚，起意誣告圖詐，往向朱文友慇懃，教今誣告徐盛正與徐氏通姦敗露，致徐氏縊死，藉以詐錢還欠，朱文友允從。二十四日，朱柏玉代作呈詞，領同朱文友赴州投遞。正在詣驗間，朱勝氏聞知，惟恐審虛問罪，隨即赴州據實稟首。經該州驗訊通詳，飭審研鞫，供明不諱。此案朱柏玉教唆朱文友誣告徐盛正與徐氏通姦敗露，致徐氏自縊身死。如所告得實，徐盛正罪應滿徒，今審屬全虛，律應與犯人同罪，加等反坐。但於未經驗訊之先，即據朱勝氏赴案據實稟首。查朱勝

氏係朱柏玉腮麻服嫂，朱柏玉應合依教唆誣告人滿徒加所誣罪三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總麻親首告減三等律，杖八十，徒二年，定地發配，折責安置。朱文友聽從朱柏玉誣告，徐盛正因姦釀命，律應加等反坐。但於未經驗訊之先，即據伊母朱勝氏稟首，係得相容隱之親爲首，與自首無異。朱文友應照律免其誣告之罪，合依妻與夫口角，毆有重傷，以致縊死例，杖八十，折責發落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准咨。

### 共犯罪分首從

#### 卑幼毆死本宗尊長亦以主使爲首下手爲從論（胡培瑾）

一起爲據實呈報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睢寧縣已故之胡培瑾，主使胡民清割傷胡培科身死一案，緣胡培瑾係胡培科小功服兄，胡民清係胡培科總麻服侄，同村居住，素無嫌隙。胡培科家道貧苦，屢向胡培瑾硬借錢米，稍不遂欲，即行吵鬧。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胡培科復至胡培瑾家向其借糧，胡培瑾不允。胡培科在門外喊罵，胡培瑾出而回罵。胡培科揪住胡培瑾衣領，胡培瑾亦揪其髮辮，兩相扭結。胡民清趨至拉勸，胡培科不依，稱欲糾人搶糧放火燒害。胡培瑾氣忿，起意割其腳筋，以杜後患。喝令胡民清取刀幫割，胡民清不允。胡培瑾以胡民清若不幫割，將來放火搶糧，告伊知情同夥，用言嚇逼。胡民清畏懼無奈，隨赴胡培瑾家取出菜刀。胡培科向其奪刀，致被割傷手腕。胡培

瑾將胡培科拉倒，扯落胡培科髮辮半邊，並擦傷右臂膊，隨即合回揪住。胡民清用刀割其右腳跟一下，胡培瑾尚欲割伊左腳。胡民清不敢再割。經胡培正路過拉開，即同胡民清將胡培科擡回睡臥。詎胡培科受傷深重，即於是夜殞命。報縣驗訊，供認不諱，究非有心欲殺，查律載，卑幼毆本宗總麻尊屬死者斬。若本宗尊長毆小功卑幼至死者絞。又律載，威力主使人毆打而致死者，以主使人爲首，下手之人爲從論減一等。各等語。胡培瑾因胡培科索借署閑，並欲糾人搶糧放火，遂將胡培科拉倒揪住，主使胡民清割其腳筋，致傷身死，自應以主使胡培瑾爲首論抵。胡培瑾係胡培科小功服兄，胡培瑾合依本宗尊長毆小功卑幼至死者絞律，擬絞監候。業於取供後解至中途病故，應毋庸議。胡民清係胡培科總麻服侄，合依卑幼毆本宗總麻尊屬至死者斬，下手爲從減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到配折責安置。胡培正勸阻不及，應毋庸議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准咨。

# 江蘇成案卷三

戶律

戶役

人戶以籍爲定

長隨違例捐官比例擬軍遇赦援減（曹恒泰）

一起爲咨查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楊咨稱，甘泉縣曹恒泰違例損職一案，緣曹恒泰即曹桂又名曹二，即曹貴，籍隸桃源，與桃邑門役侯美鄰近交好。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內，侯美患病，曾倩曹恒泰代辦門子數日，並未入卯充役，旋于三十二年八月出外充當長隨，跟前任桃源縣秦曉，前赴甘泉，復至泰州。伊父曹瑛，素在揚州貿易，意欲入籍甘泉。乾隆三十九年間，曹恒泰在部捐監，並加捐從九品，雙月選用。隨填甘泉縣籍貫，行查取結。曹恒泰在揚居住之族兄曹玉山，轉煩親鄰許毓奇、王天富、蔣遐年具結，將鄉約吳世儀認爲里長，寫就甘結，邀令畫押未允。曹玉山代畫投遞，經縣加結詳咨。嗣因曹恒泰赴部呈請改歸原籍桃源，行查取結，查出曹恒泰曾幫門役充當長隨，詳奉審出違例捐職，誤信出

結各情，供明不諱。查曹恒泰幫辦門役，雖未入卯，但現充長隨，已屬出身微賤。輒敢隱諱蒙捐，希圖選用，殊屬狡詐不法，應即比照例不入選之人，隱匿公私過名，希圖選用未除授例，發附近充軍。曹玉山、許毓奇、王天富、蔣遐年雖不知曹恒泰出身微賤，亦無受賄情事，但以並非甘邑土著之人，徇情出結，亦屬不合。均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事犯到官，均在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初一日恩詔以前，曹恒泰軍罪，應減爲杖一百，徒三年。曹玉山等杖罪寬免。所有失察曹恒泰捐職，並濫行結報職名，係前任甘泉縣知縣李士珠，相應開報等情，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收留迷失子女

#### 收留逃婦姦宿復領逃賣姦照誘拐問擬（韓昌）

一件爲遵諭補詞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鹽城縣民韓昌姦拐張氏，在劉四家窮頓爲娼一案，緣韓昌與姚張氏素不認識，張氏嫁與姚里文爲妻，常被夫姑責詈。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初七日又被伊姑沈氏打罵，適姚里文走至看望，問知啼哭情由，姚文將張氏領回伊家暫住，欲消伊姑之氣。二十七日，沈氏往接伊媳，姚文夫婦亦勸張氏回家，張氏不從，沈氏即自回家。二十八日早，張氏乘間私自逃出，潛赴向充官媒之韓金氏家，託其轉覓人家傭工。韓金氏同子韓昌留張氏在家，韓昌即與張氏調戲成姦，韓金氏並不知情。後韓昌聽聞張氏夫家找尋，遂與張氏相商同逃。張氏應允，於六月二

十八日出門，假稱夫婦，沿路搭船前至泰州地方。韓昌因貧難度，將張氏僱與姜姓家傭工。張氏不慣生活辭出，於十月二十五日，又同至揚州南關外。韓昌浼剃頭之熊二覓主傭工。該處有劉四，平日縱妻劉盧氏在家賣姦，熊二向劉四說合，僱張氏爲娼，並向韓昌說明，韓昌應允，張氏亦願爲娼。劉四即留張氏在家，每與過路不識姓名人賣姦圖利，許給韓昌每月錢一千六百文；又付熊二媒合錢二百文。比張氏之姑姚沈氏因張氏在逃無踪，赴縣具控，飭差協同姚文訪緝。嗣於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緝至劉四家，認獲張氏等解縣訊審。詎姚張氏於取供後，發交伊夫姚里文領回，旋又潛逃。先就現犯，審供不諱。查張氏雖係自行潛逃，並非誘拐而出，但韓昌始則留住姦宿，迨聞本夫訪查，不即送歸，復又起意領逃，且得錢僱與劉四家賣姦圖利，較之在逃婦女，偶至其家，乘便收留爲妻妾者不同，自應照誘拐問擬。韓昌合依和誘知情爲首發遣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面刺「烟瘴改發」四字。姚張氏緝獲另結。劉四照窩頓流娼例擬徒，熊二等擬杖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初一日准咨。

### 收留迷失幼女圖賣未成仍照律擬徒（王二）

乾隆五十三年，刑部覆蘇撫彙咨：吳縣王二等收留迷失幼女南姐等，圖賣未成一案，緣王二、糜二毗鄰居住，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初四日，有朱彩童幼女南姐，偕同呂大文幼女阿增，出外玩耍，見有敲鑼唱戲之人，跟隨行走，至王二門首，迷失歸路，在彼啼哭。王二、糜二向其詢問姓名住址，不能回答。

王二即收留在家，同糜二訪尋親屬無着，至十四日，王二無力養贍，起意與糜二商買爲婢，得錢分用。糜二允從，隨帶南姐等僱坐不識姓名船隻，至杭州尋覓買主。朱彩章等因女無着，訪悉前情，稟縣緝獲王二等到案，屢審不諱。查王二因見南姐、阿增迷途啼哭，收留在家，旋因無力養贍，起意商允糜二，賣人爲婢。雖圖賣未成，但業已領出覓主，即應照律問擬。王二合依收留迷失子女，不送官司而賣爲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律，應杖一百，徒三年。糜二依爲從減一等律，杖九十，徒二年半發配。南姐阿增分別給屬領回等因，彙咨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婚姻

#### 強佔良家妻女

#### 先與通姦後被拒絕糾衆強搶姦婦本夫逼寫休書照棍徒例擬遣（劉鶴）

一件爲移解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楊咨稱，元和縣劉鶴與盛茂林之妻施氏通姦拒絕，糾合湯長等將盛茂林夫婦搶歸，逼寫離書未成一案，緣劉鶴與盛茂林鄰近交好，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內，劉鶴因游蕩被父趕逐，借住盛茂林家，每日貼給飯錢四分。時盛茂林生意淡薄，日食維艱，其妻施氏，又染病臥床，無錢調理。劉鶴出錢買備柴米等物。八月內，施氏病痊，劉鶴即與施氏調戲成姦，後非一次。劉

鶴置備衣被，送給施氏。盛茂林貪其資助，知情縱容。迨至十月，盛茂林生意獲利，家可自給，即將劉鶴辭出，斷其往來。十二月初二日，施氏與夫口角，歸寧母家。初十日，盛施氏表弟湯長往探施氏之父，隨情湯長送施氏歸家。途遇劉鶴，欲邀至家，施氏不允，仍回夫家，告知前情，盛茂林並未與較。詎劉鶴嫌其情薄，起意糾搶。於十一日至素好之湯長家，糾其同搶，湯長應允。又先後往糾交好之吳發、吳二、江二、梅三、羅大相幫。恐不允從，捏稱有事相商，令次日赴湯長家會晤。吳發等被誑，於十二日陸續至湯長家。劉鶴買備酒肉，相邀其飲，始將搶盛茂林夫婦，至湯長家逼寫離書將施氏嫁賣與伊爲妻，邀令幫搶情由告知。吳發等初猶不允，劉鶴再四懇求，吳發等酒後允從。並於是夜，吳發、吳二、江二從陸路前行，梅三、羅大偕同劉鶴，捏稱迎娶醮婦，僱不知情之金發祿船隻，行至盛茂林家附近，停泊上岸。吳發等亦即走至。時盛茂林尚未閉門，劉鶴留吳發、吳二、江二、梅三在外照料，自與湯長、羅大進內。羅大將盛施氏脅迫下船，湯長同劉鶴亦將盛茂林拉下船內。劉鶴恐盛茂林逃逸，同湯長用船上纜繩縛住兩手。劉鶴復至盛茂林家，尋取從前做與施氏衣被回舟。船戶金發祿知非迎娶，不允開行。劉鶴用言嚇逼，金發祿無奈，載歸湯長家。湯長將盛茂林雙手解放，劉鶴逼寫離書，盛茂林不允，高聲叫喊。適地方凌懋隆巡查至彼，聞聲進內查問。羅大等各自逃匿。湯長、劉鶴被盛茂林追獲，連衣一併文明地方，就近稟解楓橋汛，緝獲羅大、吳發、吳二、江二、梅三解縣，錄供不諱。查律載縱容妻妾與人通姦，本夫、姦夫、姦婦各杖九十，離異歸宗。又豪勢之人，強奪良家妻女，姦佔爲妻妾者絞監候。又例載，強奪良家妻女，中途奪回，及尚未姦污者，照已被姦佔律減一等定擬。又，爲從者，

審係助勢濟惡，減爲首流罪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如被逼誘隨行，止於幫同扛擡，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又例載，棍徒生事行汙，無故擾害良民者發遣。各等語。今劉鶴糾合湯長等強搶盛施氏，逼賣未成。雖劉鶴先與施氏有姦，本夫盛茂林知情故縱，並非憑空強搶，盛施氏亦非良家妻女可比。但通姦已經拒絕，乃輒糾衆強搶施氏，並將盛茂林一併搶出，捆縛兩手，載至湯長家逼寫離書，殊屬兇惡，未便寬縱。劉鶴除與施氏通姦，及強搶施氏本非良婦各輕罪不議外，請照兇惡棍徒無故擾害良人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面刺「烟瘴改發」四字。湯長、羅大聽從劉鶴前往幫搶，一同入室，羅大背負盛施氏，湯長拉扯盛茂林，均係助勢濟惡。湯長係施氏堂表弟，並無服制，湯長、羅大各照爲從減一等例，俱杖一百，徒三年。吳發等問擬枷杖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准咨。

圖姦不遂尋毆本婦知其躲避鄰家即強搶鄰家幼女  
作抵首犯發黑龍江爲奴（孟二）

一起爲稟驗拘究事：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蕭縣民孟二等強搶縱於泗之女小大一案，緣孟二與劉二和尚，均籍隸蕭縣，素相認識。劉二和尚與縱於泗同莊居住，有間中同妻朱氏，向租縱於泗屋旁空房開豆腐店生理。乾隆五十年三月十四日間中外出，止妻朱氏在店，孟二至店買腐，因四顧無人，即向朱氏出言調戲。朱氏不依，當將孟二斥罵。孟二忍氣走回，欲圖毆打泄忿。十五日，往向劉二和尚及

素識之陳二訴知其事，糾令同往。劉二和尚等均各應允，即於是日上午一同駕至閻中店前。閻中聞聲，同妻朱氏預行躲避縱於泗家磨屋，孟二等不見朱氏、閻中，在門外喊罵而散。縱於泗詢知緣由，恐滋事端，通知朱氏母家，將閻中夫婦一併接回。十六日，孟二知朱氏等爲縱於泗藏匿，欲向縱於泗要人，又糾劉二和尚等同往。劉二和尚應允，陳二畏懼未往。是日午後，孟二與劉二和尚各帶木柄鐵頭鎗，行至縱於泗門首。縱於泗聞信避出，囑妻劉氏將門關閉。孟二等即扒牆進內，不見朱氏等，止劉氏與女小大在彼。孟二令劉氏交出朱氏等。劉氏詈罵，孟二聲稱將伊女拉回作抵，俟交出朱氏等送還。即令劉二和尚幫同將小大拉走。劉氏上前攔阻，劉二和尚用鎗杆毆打劉氏頭上一下，開門走出，將小大拉至劉二和尚家內。縱劉氏喊叫，經鄰婦韓氏趕至劉二和尚家說勸。適劉二和尚之叔劉十走至，查知斥罵，令韓氏與劉二和尚之妻將小大送回。縱於泗赴縣稟控，勒緝孟二等到案，訊供不諱，究無姦污欲圖嫁賣情事。查律載，強搶良家妻女，姦佔爲妻妾者絞。又例載，強奪良家妻女尚未姦污者，照已被姦佔律減一等。各等語。此案孟二因向閻朱氏調戲被罵，即糾毆泄忿。迨知朱氏等爲縱於泗藏匿，又同劉二和尚前往縱於泗家，踰牆進內，向縱於泗勒交未遂，輒將伊女搶回作抵，雖究無姦污佔賣情事，但似此逞兇擾害，殊屬不法。劉二和尚聽從強搶縱於泗幼女，並毆傷劉氏，實屬同惡相濟，未便分別首徒。孟二、劉二和尚二犯，若僅照強奪良家妻女尚未姦污擬流，殊覺情浮於法，不足示儆。應將孟二、劉二和尚均各照兇惡棍徒生事行兇擾害良人例，俱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面刺「烟瘴改發」四字。孟二首惡生事，尤爲可惡。請先於犯事地方枷號三個月，滿日改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劉二和尚雖據供親老丁單，但夥搶

婦女，情節較重，不准其留養，照例發遣。陳二緝獲另結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准咨。

### 強娶孀婦失跌淹斃混收財禮之主婚人比例量減問徒（管狀）

乾隆五十四年刑部覆蘇撫閔彙咨：嘉定縣趙虎強娶管狀孀居侄媳陸氏不從，逃回母家，失足落河溺斃一案，緣管狀與小功服侄管灤，同宅居住，乾隆五十三年二月間，管灤病故，一切棺木喪費俱係管狀代為賒辦；遺妻陸氏，並無翁姑，亦相依管狀孀守度日。七月間，有趙虎因妻故欲娶陸氏為繼室，央堂兄趙崔三作媒。管狀商之陸氏，不願改嫁，即行回覆。詎趙虎以別無親事，必欲求娶陸氏，復於八月初七日，邀同趙崔三向管狀再三說合。管狀憶及伊侄死後欠項無償，兼以陸氏年輕無靠，伊係夫家應行主婚之人，隨議定財禮錢二十四兩，於初八日，趙虎即同趙崔三送交收受。管狀因陸氏終未允從，聲言尚須向陸氏之父陸沃說明，不允遽寫婚書而散。趙虎以管狀雖收財禮，恐其商之陸沃，又有變更，輒起意強娶。復邀同趙崔三，即於是夜起更時分，催不識姓名船隻，搖至管狀門首河下。趙虎進室硬拉陸氏下舡，管狀因已收財禮，不能阻擋。趙虎等當即將舡開行搖回。經趙虎之母吳虎攜扶陸氏到家，陸氏不甘失節，啼哭不止，並未成婚。初九日早，氏父陸沃聞知女被強娶，即携鐵鈎趕至趙虎家吵鬧。陸氏乘間逃出，欲回母家。趙虎從後追趕，陸沃上前攔阻，鐵鈎帶傷趙虎右後肋，維時陸氏行走匆忙，誤踏河岸空缺處所，失跌落河。趙虎赴水拉救，亦淌入河心。經趙崔三等營救，均已溺斃。報縣驗審，供認不

諱。查例載，婦婦自願守志，夫家強嫁，因而自盡者，照威逼例充發。又，威逼條例：婦人夫亡情願守志，若有用強求娶，逼受聘財，因而致死者，發近邊充軍。各等語。此案趙虎欲娶管狀婦居侄媳陸氏，先央趙崔三爲媒，迨陸氏不允改嫁，復向管狀再四求娶，交給財禮，夤夜強娶，以致陸氏不甘失節逃回，失足溺斃，實爲此案罪魁。趙虎應照強娶婦婦，逼受聘財，因而致死例，擬發近邊充軍。業經一同溺斃，應毋庸議。管狀雖係夫家應行主婚之人，亦無串同主使搶娶情事，但明知陸氏矢志守節，輒因賒欠伊侄死後喪費，混收財禮。迨趙虎強娶之時，又不力阻，以致陸氏死於非命，情難輕縱。管狀應即照夫家強嫁因而自盡充發例，於軍罪上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趙崔三冒昧作媒，復於趙虎強娶之時，附和同行，合依媒人知情減犯人罪一等律，請於趙虎軍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發配。再陸氏係失足落河溺斃，究非捐軀明志，投河自盡毋庸請旌等因，彙咨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聽從強嫁孀嫂雖係小功卑幼仍照疏遠親屬論爲從擬流（郁關瑞）

刑部爲報明驗究事：曾看寶山縣郁林等圖財強嫁郁王氏，致氏自縊身死一案，據江蘇巡撫奇疏稱，緣郁林籍隸寶山，係郁王氏故夫郁斗觀無服族弟。郁王氏本係張覺之妻，乾隆五十一年因張覺身故，轉醮與郁斗觀爲繼妻。是年冬間，郁斗觀又故，郁王氏在家守志。五十七年十二月間，有沈衣妻故，欲圖續娶，曾託郁林做媒，郁林憶及郁王氏本係醮婦，起意圖財嫁賣。因有郁斗觀之小功服弟郁關瑞，與郁王氏貼鄰居住，十二月十三日，郁林往與郁關瑞商議嫁賣，許分財禮。郁關瑞貪利允從，當即同赴沈衣

家，捏稱孀嫂郁王氏自願轉嫁，請定財禮十二兩，於十六日過門後寫立婚書，再交財禮。沈衣誤信爲實，十六日早，郁林邀同郁關瑞，前至郁王氏家告知改嫁情由，郁王氏不依。郁林起意強嫁，即同郁關瑞將郁王氏硬拉出門，致在門檻上碰傷左腿。比至沈衣家中，將郁王氏交付，即均走避。原以郁王氏本係醮婦，即已過門，料必成婚，擬俟成婚之後，再索財禮。詎郁王氏哭罵不從，沈衣詢知強嫁情由，不敢成婚，因兄郁林等去尚未遠，意欲追回，將郁王氏交其領去。旋因追趕不及，回到家中，郁王氏業已乘間自縊身死。報驗訊詳，審供不諱。究非知情謀娶，亦無強逼成婚情事。查郁林係郁王氏故夫郁斗觀無服族弟，輒因郁王氏夫亡孀守，圖財強嫁，實屬不法。將郁林依律擬絞監候，郁關瑞等擬以杖、流等因，具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郁林合依疏遠親屬圖財強賣者，依絞監候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郁關瑞雖係郁斗觀小功服弟，但分屬卑幼，膽敢圖分財禮，聽從強賣，合依爲從減一等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到配折責安置。娶主沈衣雖不知情，但不查明確實，冒昧允從，殊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發落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題，初七日奉旨：郁林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相應行文該撫遵照辦理可也。

# 江蘇成案卷四

課程

鹽法

## 興販私鹽一萬斤比照越境興販例擬軍（李大）

一件拿獲人鹽船隻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楊咨稱，儀徵縣李大等販私一案，緣李大籍隸江寧，遷居儀徵，常向江都八港居住之徐六買魚販賣，因而熟識。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李大又至徐六家販魚，見該地鹽賤，起意販賣獲利。隨託徐六代買，議明價值。徐六亦希染指，允從各散。十六日李大往向相識之宋三、朱五告知前情，糾合興販，言定共湊錢一百千，照本分利。宋三等應允，李大先自措錢三十千，十七日送交徐六代收，並將已約宋三等共湊錢一百千合賣之語告知，約於二十四日交清。徐六因賣魚生理不能分身，轉央相識之姚青、郭廣明等，在鹽場一帶向老少鹽擔收積。二十四日，宋三措錢四十五千，朱五措錢二十五千，李大又措帶盤費，僱秦五划船，當給船錢二百文，載至徐六家。

交付。因尚未收齊，令其守候。李大等回船，將販私情由告知秦五。二十七日，徐六將先後收買姚青鹽三十六擔，郭廣明鹽四十擔，黃存子鹽二十四擔，共淨鹽一萬零三十斤，捆成二百三十二包，徐六同李大等，陸續運放蘆洲之內。李大因秦五船小，又將錢二千僱戴升沙船裝載二百零八包。餘二十四包，載放秦五划船。於二十八日，一同開至儀徵懷新洲地方，停泊守賣。二十九日，即被奇兵營右哨千總姚百禄等帶同拱後拿獲，解營移縣，訊供不諱。查江廣等省與懷新洲地方，雖俱行銷淮鹽，尚非越境，但李大起意糾合興販私鹽至一萬餘斤之多，甚屬不法。該犯已將收買之徐六供出，若照販私本律擬徒，殊覺輕縱。李大應比照越境興販官司引鹽三千斤以上例，發附近充軍。宋三、朱五均合依爲從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徐六代爲轉託收買，從中漁利，與但止窩藏寄頓者不同。應請亦照爲從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船戶戴升、秦五均合依受催駁載律，各杖八十，徒二年。李大等問擬杖枷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准咨。

販私供出賣鹽人在逃照律擬徒（張尊大）

乾隆五十年，刑部覆蘇撫彙咨：鎮洋縣張尊大等販賣私鹽一案，緣張尊大籍隸武進，駕船爲業，僱倩王長爲舵工，丁三、顧傳爲水手，乾隆五十年八月二十七日，有王長素識之徐阿大，雇張尊大船隻，赴通買猪，即於是日開行。二十九日船抵通州十甲鎮海灘停泊。徐阿大因豬價昂貴，難以獲利，見該地

鹽賤，每斤僅賣八文，遂起意販私，許給張尊大每擔船錢二百文。張尊大應允，旋張尊大、王長等，亦圖販鹽覓利，即託徐阿大多買。徐阿大允從，上岸買鹽一百五十九包，於九月初三日起更後，徐阿大領同不識姓名人陸續挑運下船，每包計重十八斤零，合錢一百四十六文。張尊大出錢四千三百八十文，分買鹽三十包；王長出錢二千三百三十六文，分買十六包；顧傳出錢三千二百十二文，分買二十二包；丁山出錢一千一百六十八文，分買八包。餘鹽八十三包，係徐阿大獨自販買。即於是夜開船，從偏僻海灘行使。甫抵鎮邑海灘，徐阿大上岸。張尊大等人鹽，旋經通州巡役同該縣兵捕追獲解縣，訊認不諱。查張尊大等販私，僉供實係徐阿大販買，與不將賣鹽人姓名供出有間，應請免其加等。張尊大、王長、丁山、顧傳均合依凡犯無引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律，各杖一百，徒三年，定地發配。私鹽來歷，請俟緝獲徐阿大究追。船鹽變價分別充賞等因，彙咨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糾夥十人以下出洋販私帶有軍器從重發黑龍江

#### 爲奴知情租給船隻之犯與本犯同科（陸勝先）

一起爲詳報事：江蘇司案呈，蘇撫閔咨稱，崇明縣陸勝先等駕船販私夾帶軍器一案，緣陸勝先即陸佳五，籍隸海門。乾隆五十年五月十三日，會遇泰山，談及窮苦，陸勝先聞知通州鹽賤，起意糾約販私。泰山應允，復糾沈明山、陳安入夥。有常熟縣民姜泰得，於二月內買有捕魚海船一隻，備有刀鎗火藥，出洋防盜。旋因患病，尚未領照編號。陸勝先等同往向姜泰得言明，借船到通販私，許以獲利分給

十分之三。姜泰得應允，陸勝先等又僱唐寶掌舵，花麻子充當水手，陳八燒飯。十五日各携鹽本下船，由常熟縣青草沙陳家港開行。十七日，至江陰壽星沙遇見施文、錢五在彼販魚，亦即糾約入夥，下船同行。十九日，至通州呂四外口停泊。二十日，陸勝先等合湊足錢七千四百文，前至呂竈街鹽埠，姜茂先行，內，講定每斤四文，買鹽一千八百五十斤，分裝六十三包，挑運下船。二十一日開行，二十二日回至崇明。據中營千總會同崇明縣捕役將匪犯陸勝先等八名拿獲，並移牒常熟縣，將姜泰得拿獲，海門廳將唐寶拿獲。解營移縣訊詳，飭提各犯赴蘇，飭委蘇州府督同吳縣、崇明縣審訊，供認不諱。究詰至再，實係初次夥販，並非積慣私梟，亦非買自場竈。在船器械，委係防禦盜賊，究無爲匪不法情事。查例載，販私十人以下，雖有軍器，不曾拒捕者爲首照私鹽帶有軍器加一等律，杖一百，流二千里；爲從杖一百，徒三年。又，受僱駝載者，杖八十，徒二年。各等語。此案陸勝先等同夥六人，販私一千八百餘斤。據各供係向姜茂先所買，已有來歷。雖船內所帶軍器，並未爲匪拒捕，但經糾夥多人出洋販私，應仍按律加等科斷。陸勝先起意爲首，姜泰得明知販私，將船租給，坐分重利，所起軍器，均係該犯置備在船，未便以其未經同行，稍從減減。陸勝先、姜泰得均應照販私十人以下，雖有軍器，不曾拒捕爲首，照販私加一等例，均杖一百，流二千里。查沿海地方，糾夥販私，復又攜帶違禁軍器，應從重改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以爲沿海棍徒，糾夥販私出洋爲匪者戒。泰山、沈明山、陳安、施文、錢五，均照爲從減一等例，各杖一百，徒三年。唐寶、花麻子明知販私，代爲撐駕，應照受僱駝載律，各杖八十，徒二年。陳八僅止在船燒飯，較舵水有間，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唐寶等所許工錢，尚未給付免

追。船隻器械、私鹽，分別入官，變價抵債。軍器等物，訊係買自不識姓名攤擔，應免查提。逸犯姜茂先緝獲另結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准咨。

### 牙行代買私鹽二萬斤照越境販私例擬軍（袁世發）

一起爲遵旨核擬速奏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閔咨稱，南匯縣盜犯金大等行劫事主丁恒案內，續獲代買私鹽之袁世發一案，緣袁世發籍隸浙江定海縣，充當魚牙，與金大等販魚認識。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一日，金大等在鎮海縣洋面，糾劫丁恒、吳元兩船衣米錢文，開至定海縣白泉莊海灘停泊。初三日，金大等前至袁世發行內販買鮮魚，並將錢文交託袁世發代買私鹽。袁世發不知盜劫情事，貪圖販魚主顧，即向沿海不識姓名魚船上，陸續收買醃切餘鹽，積存二百擔。每斤四五六文不等，將鹽交付金大等載回。行至南匯羊山洋面，經營汛兵捕拿獲，審擬分別斬決軍遣，奉准部覆完結。嗣經定海縣拿獲袁世發移解該縣，訊詳審解，據將代買私鹽各情，供認不諱。究無積慣囤銷濟梟，並夥同行劫情事。查袁世發混與盜匪交易，已非善類。復代買私鹽至二萬斤之多，殊屬不法。若僅照引領牙人本律擬徒，不足以蔽辜。應從重照越境與販私鹽至三千斤以上例，發附近充軍。雖據供母老丁單，不准留養。所得用錢，照追入官。牌保訊無包庇情事，應毋庸議。偷買餘鹽各漁船不知姓名，並免緝拿。失察職名現飭移取另參，逸盜錢阿貴等，緝獲另結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十九日准咨。

在途受僱搖船不知載有私鹽問枷杖（王孝生）

乾隆五十三年，刑部覆蘇撫彙咨：青浦縣周文沅販私一案，緣周文沅籍隸婁縣，種田度日，從未販私。與平湖縣民張海三素相熟識，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初二日，張海三至周文沅家，見有豢養豬隻，談及金山地方，猪價甚好。周文沅遂將小猪十餘口，偕同張海三，並僱顧大老搖船，載赴金山售賣，得價後即欲回歸。張海三又稱該地鹽賤，可以買回零賣獲利。周文沅依允，隨將賣猪錢文，託張海三向沈五觀鹽擔，陸續買鹽一千三百斤，許俟獲利分用。張海三又自買鹽二百斤，顧大老亦買鹽二百斤，裝載船內開行。十八日，行至張堰地方，因船重難搖，適有周文沅認識之王孝生，在岸上車棚避雨。周文沅許給工錢五十文，僱令幫搖。其時鹽斤用蘆席遮蓋，王孝生查問何物？周文沅捏稱係換回麥石。王孝生並不疑心，幫同搖至婁青交界火山水橋地方，張海三見有巡船，即攏岸同顧大老逃逸。周文沅、王孝生被婁青巡役會同營兵拿獲解縣，訊認不諱。查周文沅販私一千三百斤，已供明來歷，合依犯無引私鹽律，杖一百，徒三年。王孝生途遇受僱，幫搖船隻，不知販私情事，與受僱挑載有間，似未便照律擬徒。但並不查明，冒昧幫搖，亦有不合。應請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再加枷號一個月，滿日折責發落等因，彙咨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夥販私鹽多至二萬斤從重發黑龍江（邵文彩）

一起爲續獲鹽犯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淮蘇撫福咨稱，蘇州府等督審海州續獲船戶孫仁等載私案內鹽犯邵文彩一案，緣原籍碭山，附居沐陽，從未販私。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初十日，邵文彩與在逃之張代、陳文禮，路經沐陽縣山尖子地方見私鹽甚賤，商同販賣漁利。即向販戶徐棟祿買鹽二萬餘斤，分裝二百包，僱不識姓名小車，運至桃源縣會家嘴地方，又僱孫仁之船，欲過洪澤湖銷售。將鹽裝入船內，正欲開行，即經桃源縣帶同兵役查拿，邵文彩與張代等赴水脫逃，當將船戶孫仁等拿獲解縣，提省審辦。將孫仁等擬以杖徒，勘奏在案。今據海州稟獲邵文彩提解來蘇，飭委蘇州府督同長洲等縣，審明議擬詳解，審供不諱。究非積興與販，似無遁飾。查例載興販私鹽至三千斤以上者，發附近充軍。今邵文彩雖非積慣販私，但夥販私鹽至二萬餘斤之多，實屬目無法紀。僅依販私三千斤以上擬軍，不足蔽辜。邵文彩應從重發往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起獲私鹽，業已變價入官，毋庸議追。逸犯張代等緝獲另結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十五日准咨。

市塵

把持行市

朋充牙行包攬漏稅發黑龍江爲奴（魏祥林）

一起爲飭行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閔咨稱常熟縣魏祥林等，兜攬客貨，誘引漏稅一案，緣魏祥林籍隸常熟，係魏聖文即魏忝榮無服族侄。魏聖文以魏祥林出名，具領牙帖，在慶安鎮開張米牙，與魏祥林合夥朋充，各刻木戳，分別名色記認，抽用錢。常邑曾設有嚴塘莊，本地米麥有土產行票，即行驗放免稅。其別屬客貨，均到關納稅。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有江陰顧姓客人，船載糯穀三十八石，赴魏祥林行內投賣，乏人銷售。魏祥林因不能賺得行用，起意將客貨兜攬，捏作土產，賣給行票，誘引客船漏稅。與魏聖文商允，魏聖文即令伊子魏忝沅兜攬說合賣票。顧姓允出買票錢一千九百文。七月初二日，顧壽添有穀四十石，顧添生有穀三十六石，自江陰運赴該行，亦乏售主。魏祥林又兜攬賣票，顧壽添出錢二千文，顧添生出錢一千八百文。八月十四日，李元興有穀六十五石，王在忠有穀五十一石，亦係魏忝沅兜攬賣行票，李元興出錢三千二百五十文，王在忠出錢二千五百五十文，各執行票一紙開船。行抵十河灘柵口，經關役盤查，顧姓與顧壽添、顧添生、李元興、王在忠情虛棄票，各將船

貨搖回逃避。八月二十二日，夏雲觀運麥四十石至行，二十三日魏祥林又託素識之徐有招引朱虔大船米三十石，秦年船米三十八石，章定船米二十七石，同赴行內。二十四日，錢一清運穀五十石，陸聖方運穀一百三十石，往彼發賣。時值價賤，均欲別往銷售。魏忝沅同向兜攬，誘令買票漏稅。夏雲觀出錢一千文，朱虔大出錢二千二百文，秦年出錢二千四百文，章定出錢二千一百七十文，錢一清出錢二千五百文，陸聖方出錢一千文，亦各寫給土貨行票一紙。魏祥林送給徐有錢三百文。二十五日，魏祥林之妻舅蔣長林有穀六十六石，欲圖偷漏關稅，亦係魏祥林寫給行票，未經得錢。比夏雲觀等慮及關役盤查，魏祥林即令在行幫工之魏忝章領送，應許每船給錢二百八十文，被素識之龐忝祥瞰知魏祥林等賣票漏稅，乘機圖詐，聲言通知關役查拿。魏祥林等囑勿聲張，應許給錢一千四百文，俟船隻過關付錢而散。魏忝章隨領夏雲觀、朱虔大、秦年、章定、蔣長林、陸聖方、錢一清等各船，陸續開行。經關役執票盤查，錢一清乘間開船逃避。魏忝章、夏雲觀均被獲住，稟關飭發長、吳二邑，會同常熟縣，提犯魏祥林等至蘇審辦。據將起意歷次兜攬客貨，誘引漏稅各情，供認不諱。再三究詰，夏雲觀等僉稱不知稅額數目，誤信魏祥林等行票，可以免稅。是以允給錢文，實無串通偷漏情事。查律載，客商匿稅不納課程者，笞五十，貨物一半入官。又戶部則例內開，客商漏稅，照例治罪，貨物一半入官。若所漏之稅爲數無多，分別議罰，免其究治。滸關照稅倍罰。又例載，頂冒朋充，巧立名色，霸開總行，不許別投，枷號一個月，發附近充軍。又例載，無籍之徒，結黨把持，攔截生事，攬擾商稅，枷號兩個月，發附近充軍。各等語。今魏祥林與魏聖文以一人之名領帖，合夥開牙，分刻木戳記認，即係頂冒朋充，巧立名色，按擬

已干遣戍。乃復敢包攬客貨，捏作土產，漁利賣票，偷漏關稅，濟惡作奸，欺商誤課，情節殊為可惡。照例擬軍，尚不足以示儆。除魏忝榮已經病故不議外，魏祥林、魏聖文即魏忝榮，均從重改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仍於滸墅關口枷號兩個月示衆，滿日發遣。魏聖文雖年逾七十，不准收贖。徐有代為攬客，並不知賣票情事；魏忝章知情領送，訊非同夥；龐忝祥乘機圖詐，均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各杖八十，再枷號一個月。夏雲觀、朱虔大、秦年、章定、陸聖方、蔣長林所運米麥，冀圖漏稅，為數尚屬無多，已經滸關照例罰賠，應免其究治，並免照追一半人官。船戶邵長生、陸加麟、金鳳，訊不知情，應毋庸議。顧壽添、顧添生、李元興、王在忠並顧姓客人，先已逃避尚未漏稅，並免提質。魏祥林、魏聖文等賣票錢文，徐有所得攬客錢文，均照追入官。魏忝章、龐忝祥口許之錢，毋庸飭追。魏聖文所領牙帖，追出詳繳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年正月十三日准咨。

# 江蘇成案卷五

刑律

賊盜上

常人盜倉庫錢糧

駁船盜賣糧米船係旗丁自僱地方官聲請免參（莊有幅）

乾隆五十年，刑部覆蘇撫□彙咨：清河縣莊有幅盜賣駁運糧米柴一案，緣莊有幅籍隸山陽，駕船營生，僱募水手談有時、楊有生、陳三在船攬裝柴束。乾隆五十年六月內，該縣地方糧船渡黃起駁，莊有幅即同談有時等駕船前往河口攬駁。莊有幅於六月二十五日攬駁湖南三幫旗丁秦文澄船上糧米六十石，言定駁錢四百五十文，隨同大船進口交卸代錢。二十七日，莊有幅起意盜逃。是夜即令談有時等開船，行至安東吉家灘談有時門首，起米堆貯談有時家，並將船放開。莊有幅假充米客，出價招賣。該處民人

不知竊贓，零星買食，共賣出米六石六斗三升，得錢十四千九百八十四文。莊有幅得錢七千五百，楊有生得錢一千五百，陳三得錢五千九百八十四文。其餘四十三石三斗，談有時經手賒給季沅祥等各戶。下餘米十石零七升折耗潑撒吃用無存。莊有幅等將所分之錢，花用而散。經押駁之李開泰查知，稟衙移縣，緝獲莊有幅、楊有生、談有時，訊認不諱。莊有幅、楊有生在監病故。此案盜賣漕米六十石，估贓七十二兩。係莊有幅起意爲首，楊有生、談有時爲從，莊有幅應合依盜倉庫錢糧一百兩以下，不分贓數多寡俱發極邊烟瘴充軍例，應發極邊烟瘴充軍。該犯業經病故，應毋庸議。楊有生、談有時均依爲從一兩至八十兩例，各准徒五年。楊有生亦已病故。談有時先於河干枷號兩個月，滿日發配。犯父談自明擬笞。再查運入境起駁盜賣，地方官例有處分。但此案駁船非該縣代僱，係該幫自行覓僱，以致盜賣，該縣實無從覺察。所有失察職名聲請免參等因，彙咨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行竊官鉛照竊盜倉庫問擬（何 明）

一件爲捉獲贓賊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楊咨稱，江都縣何明等行竊黔省委員甘立言領運官鉛一案，緣何明籍隸湖北監利縣，向在淮揚一帶駕船度日，與宿遷縣民李添貴熟識。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李添貴投僱黔省委員甘立言第一號鉛船上爲頭工，二十四日，船泊黃泥港，李添貴上岸吃茶，會遇何明，各訴行踪。何明因債欠飯錢無償，起意糾李添貴竊鉛。李添貴應允，詢知艙口情形，何明又糾同寓之張三、許五入夥，與李添貴會面，約定二十六日夜上船行竊。是夜何明因病未往，張三、許五

走至船邊，李忝貴用腳船擺靠鉛船，張三扒上船頭，許五站立腳船，李忝貴揭開船板，搬出鉛二十塊，遞交張三轉遞許五棄水內。張三等回寓，告知何明，於四十四年正月初一日，僱李三船隻，詭稱李忝貴從貴州帶有鉛塊失落黃泥港，托其撈起賣給，可以轉賣賺錢，許給船錢二千文。李三依允，甫經撈鉛一塊，聽聞鉛船在瓜州地方停泊，何明復起意竊鉛。又糾張三坐李三船隻，行至瓜州，尋獲李忝貴，守至半夜，李忝貴又竊鉛十六塊，用腳船載至李三船邊，搬運過船。李三心疑盤問，何明詭稱向李忝貴販賣。將鉛載至揚州賣給嚴志順，當給李三船錢二千文，餘錢各犯花用。嗣李忝貴慮恐委員查出，即行辭工，尋見何明索錢一千文，潛逃儀徵縣地方躲避。何明等於初九日，仍坐李三之船，前赴黃泥港撈鉛五塊，因有客船攏泊，即未再撈，載至揚州發賣。經典史陳恭禮帶捕盤獲，解縣訊供。適該委員甘立言在高郵州地方查知，即移明沿途勒緝。當經該縣飭差會同儀徵縣兵捕緝獲李忝貴，並委員起獲鉛塊。訊供不諱，原贓起獲，正賊無疑。查例載，常人盜倉庫錢糧一百兩以下，不分贓數多寡，俱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爲從者一兩至八十兩准徒五年等語。此案初次竊鉛二十塊，估贓四十四兩一錢；二次竊鉛十六塊，估贓三十五兩二錢八分。均係何明起意爲首。查官鉛守掌在船，即與倉庫無異。何明應合依常人盜倉庫錢糧壹百兩以下不分贓數多寡，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李忝貴係該船水手，除監守自盜計入己贓輕罪不議外，應與張三、許五均合依常人盜倉庫錢糧爲從一兩至八十兩准徒五年例，各杖一百准徒五年，均照例刺面。何明並刺「烟瘴改發」四字，李三等擬杖。此案領運失防職名，係貴州青溪縣知縣甘立言，前途護送不力之儀徵縣文武員弁，已據各差兵捕協同將李忝貴

拿獲，應免開參。所有首先獲犯應議職名，係江都縣典史陳恭禮，相應一併開報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劫囚

### 行竊被獲賊兄糾衆奪犯傷人該犯雖未隨同逞兇亦應量減擬徒（許小）

刑部爲統搶毆傷事：江蘇司案呈，准蘇撫閔咨稱，審看得寶山縣趙四行竊張均祿家羊隻被獲，倪四糾衆搶犯案內，續獲許小等一案，緣許小、趙四均籍隸寶山，許小先於乾隆三十七年間行竊事主胡晋侯家刺臂，又於四十三年間行竊事主陸林、陸雨調等家犯案，因前犯在赦前，仍作初犯刺臂。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趙四見張均祿田頭羊隻，起意行竊牽走，被張均祿追獲，將趙四拴縛柱上，投鳴總甲吳添祿欲行稟解。趙四之兄趙三聞知，即央倪四往彼情懇釋放。張均祿不允，倪四氣忿，起意糾奪。相約秦昌、陸降、許小同往，各犯充後，連趙三一共五人。倪四帶菜刀，秦昌帶剪刀，陸降、許小各帶木棒，趙三帶木門檻同至張均祿門首，令將趙四釋放。張均祿懼畏走避。總甲吳添祿出而喝斥，秦昌用剪刀戳傷吳添祿右腿。適張均祿之表叔紀添錫在彼，同張均祿之母謝氏趕出喝阻。倪四用刀背毆傷紀添錫偏右，趙三亦用門檻打傷紀添錫右手背，許小用木棒毆傷謝氏左手，謝氏叫罵，秦昌又用剪刀戳傷其顱頭，倪四即將趙四解放各散。報縣驗訊，先經緝獲倪四、秦昌、趙三、陸降等，審擬統流，題准部覆，

將倪四彙入秋審，秦昌等分別發解，逸犯許小等勒緝在案。茲據緝獲許小、趙四審供前情不諱。查許小聽從已正法之倪四奪犯逞兇，應請比照官司差人捕獲罪人，聚衆中途打奪，因而傷差為從律，杖一百流三千里。趙四行竊張均祿家羊隻被獲，當倪四等聚衆呈兇，該犯雖無隨同傷差情事，但乘間潛逃，亦屬玩法，未便僅依竊盜計贗科罪，致滋輕縱。趙四應於倪四絞罪上量減二等杖一百，徒三年，仍盡竊盜本法刺字。趙四之父趙非，失於禁約，應照不應輕律，笞四十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准咨。

### 白晝搶奪

#### 船戶因僱客落河登岸輒將錢貨載逃比例擬流（倪光才）

一起為圖財坑命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楊咨稱，東臺縣船戶倪光才乘吳大勳滑跌落河，載物潛逃一案，緣倪光才籍隸東臺，偕妻曹氏駕船度日。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初六日，有通州民人吳大勳，販有棉帶、布疋、汗巾等物，欲往阜寧銷售。隨僱倪光才之船，言定船價錢四百文，於十四日由湖塗建洋一帶售賣至阜。十六日，貨已將盡，欲回歸度歲，仍僱倪光才之船，至河塗場交卸。吳大勳將賣貨錢一千六百，並帶條汗巾等物，用包袱捆置艙內。十九日晚，由東臺縣草堰場挂篷行駛，時值天雨，吳大勳因有活雞拴縛船頭，遂出艙解縛收雞，不期滑跌失足落河。倪光才趕至船頭放落半篷，見吳大勳業已渡水

登岸，倪光才即未住船。吳大勳令其將船擰回，倪光才因順風扯篷，起意載逃，當即扯篷前行。次日將衣被帶蝦糖，沿途零賣錢三千五百文。剩布兩塊，做衣兩件。存下棉帶十四餅，手巾十餘條，同布袋釘鞋，貯於船內。事主報縣詳緝，被獲起職，解縣審供不諱。查倪光才係吳大勳僱倩載送船戶，當吳大勳落河之時，見其登岸，並不停船，輒將錢貨載逃，置客人於不顧，情殊險惡，未便以拐竊計職科罪，亦未便僅以搶奪問擬。倪光才應比照出哨兵丁，見船覆溺，搶取財物傷人未致斃命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例刺字。事犯到官雖在乾隆四十一、二等年歷次恩詔以前，但該犯係船戶乘危載逃，情殊可惡。應不准其援減。起職給主，未起追賠等因，咨達前來。倪光才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七日准咨。

### 強搶堂弟載運他人米石照凡人搶奪問擬（邢孝方）

一件爲報明究緝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楊咨稱，海門廳邢孝方糾搶邢三麻子船載王家柏等米石一案，緣邢孝方係邢三麻子堂兄，邢孝方有船一隻，於乾隆四十二年六月間議價十七千六百文，賣與邢三麻子管駕，當收錢二千八百文，尚少錢十四千八百文，邢孝方屢索未還。四十三年九月間，邢孝方復向索討，邢三麻子嗔其催逼，仍未給還，邢孝方氣忿。至十月初一日，有該廳陳家鎮舖戶王家柏等，在通州買米五十一石，雇邢三麻子之船，載往舖內交卸。王家柏令侄王惠在船押運。初二日，邢孝方探知邢三麻子裝米赴鎮，即起意欲往索錢，如仍不還，即搬其米石作抵。隨走至營船巷地方，適有素識之

錢泰、陳慶，僱許四船隻，欲往陳家鎮收賣棉子，並有倪七麻子搭船在內。邢孝方即向趁船，連水手謝正、袁子財，一共七人。邢孝方上船，向陳慶等告知伊堂弟邢三麻子欠錢不還，欲往搶米情由，並懇陳慶等幫同搬搶，又許其如有餘多，即行分用。陳慶等畏懼不允，邢孝方又稱邢三麻子欠錢不還，搬米作抵，並非犯法之事，且有伊作主，不與陳慶等相干。復再三向懇，陳慶等始行允從。至上午時分，船抵新開港地方，適見邢三麻子米船行至，邢孝方令許四將船搖上。邢孝方過船，向邢三麻子索錢。邢三麻子仍無錢給還，邢孝方欲行搬米，邢三麻子以米係他人之物，出言向阻。邢孝方不理，即喚錢泰、陳慶、倪七麻子上船，將米搬搶。許四等在船接裝，共搶米四十七石。邢三麻子與王惠等，因見邢孝方船上人多，不敢攔阻。邢孝方等即將船搖開，駛至崇明，在於倪召文行內，將米變賣，得銀俵分不等而散。邢三麻子與王惠趕赴王家柏等店內，訴知情由，報廳獲犯，訊供不諱。此案贓米雖無起獲，但已據該犯等供認確鑿，且有行戶倪召文供稱賣米年月，及米石數目，悉與犯供相符，其爲正犯無疑。查邢孝方雖係邢三麻子堂兄，又因欠錢不還，是以起意搶米抵欠，與平空搶奪者有間。但邢三麻子所欠該犯船價僅止錢十四千有零，今搶米至四十餘石之多，且米係王家伯僱倩邢三麻子船隻裝運，並非邢三麻子之物，乃該犯輒行糾搶，自應仍照搶奪科斷。此案計贓一百十四兩零，邢孝方合依白晝搶奪人財物計贓重者，加竊盜罪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許四、袁子財、謝正，均照爲從減一等律，各杖一百，徒三年，均照例刺字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准咨。

糾衆強砍蕩柴照棍徒例擬遣（陳連表）

一件恃強欺藐等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崇明縣革監陳運青等夥衆強砍祝鴻章等蕩柴一案，緣陳運青有置賣永豐河蕩，於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欲赴蕩樵柴，邀同伊侄陳三星僱船至彼，適龔昌、陳學周、陳敘斌同子陳小雙，又陸三沅、施駕蒼均各駕船，先後赴蕩樵砍。陳運青越界，將毗連之祝鴻章蕩柴樵砍。經祝鴻章家人祝恩看見向阻，陳運青氣忿，起意強砍，賣錢分用。即糾允龔昌、陳學周、陳敘斌、陸三沅、施駕蒼，並伊侄陳三星，及陳敘斌之子陳小雙等相幫，將祝鴻章連王飛鵬、沈鶴齡、張烈等各蕩柴薪，盡行樵砍，分裝各船載赴吳思達家，轉託楊效廷等賣得足錢一百十四千零。祝恩等投保控縣，飭差獲犯，訊供不諱。查陳運青越界將祝鴻章等蕩柴砍砍，已屬不合。及經祝恩阻罵，輒起意強砍，糾同龔昌等多人，將毗連各姓蕩柴，罄砍賣錢，殊屬兇橫，未便僅照搶奪擬徒，致滋輕縱。陳運青即陳鳴玉應照兇惡棍徒擾害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以爲沿海糾衆恃強滋事者戒。監生已經斥革，應毋庸議，照例免其刺字。龔昌、陳學周、陳敘斌、陸三沅，聽從強砍，均屬助惡，陳小雙雖由伊父主使，但事屬侵損，未便以罪坐尊長，致滋寬縱。龔昌、陳學周、陳敘斌、陸三沅、陳小雙均應於陳運青軍罪上減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各犯事犯到官，雖在乾隆五十年正月初一日恩詔以前，但係恃強樵砍，陳運青等軍徒各罪，均不准援減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年十月十三日准咨。

糾夥搶奪三案比照積匪例擬遣（劉五）

一件爲獲犯究詳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睢寧縣詳劉五等搶奪事主靳百年等一案，緣劉五、劉三同姓不同宗，籍隸豐縣，郭二、馬二駄籍隸山東，與在逃之顧三、陶二、陶四，俱因販賣糧食，彼此熟識。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劉五等因販糧折本，各欲回家，路遇同行。劉五攜帶屠刀，與劉三、郭二、馬二駄在前先走，顧三、陶二、陶四在後跟隨。走至睢寧縣胡家集地方，遇見事主靳百年同工人張壽，各牽驃頭走至。劉五因盤費缺乏，起意搶奪變錢分用。即向劉三、郭二、馬二駄商允，一同上前，將驃頭行李搶奪奔逃。事主追趕不及，顧三、陶二、陶四趕上問知情由，一同逃至荒墳，將贓俵分而散。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劉五路遇郭二、馬二駄一同行走，至蘇堂營地方，見有事主梁永進趕馬駄負錢褡，在前行走。劉五見其孤身一人，復起意搶奪。與郭二、馬二駄商允，趕上將馬匹行李搶取奔逸。事主因孤身一人，不敢追趕。該犯等將贓俵分花用。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劉五途遇未獲之黃三、許二、陶二，一起同行，至董家莊事主劉顯民門首，見其門外木樁拴驃三頭，劉五起意搶走。即用身帶屠刀將繩繩割斷，分趕跑走。事主劉顯民看見，喊同鄰佑追趕不及。該犯等將驃頭變錢花用。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傍晚，劉三路遇黃三、許二，一起同行至沙河地方，適有事主戴士登騎驃前行，黃三起意搶奪。同許二趕上，拉住驃頭，戴士登跳下，黃三等將驃頭同駄載行李飛趕跑走，將贓變賣俵分而散。事主劉顯民、戴士登報縣，訊供詳緝，其靳百年等未經報案，旋據捕獲劉五等到案，傳

主補報，起贓審供不諱。訊無拒捕傷人情事，贓經主領，正賊無疑。事主靳百年等被搶各案，計贓均在三十兩以上，查劉五等在途截搶，雖係白晝，亦無持械逞兇拒捕情事，但劉五截搶驟馬三案，均係該犯起意爲首，殊屬不法。若僅照搶奪本律問擬滿徒，不足蔽辜。劉五一犯，應比照積匪猾賊擬遣例，發極邊烟瘴充軍，仍照搶奪本例刺字，並刺「改遣」二字。劉三、郭二、馬二馱職從搶奪一案，均照搶奪爲從減一等律，各杖九十，徒二年半，均照例刺字。郭文富等擬杖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十九日准咨。

# 江蘇成案卷六

賊盜下

竊盜

## 三犯竊盜應擬流罪因圖脫拒傷事主比例加等擬軍（周阿盤）

一起爲帶侄叩驗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楊咨稱，荆溪縣賊犯周阿盤等行竊事主費添榮米物，追獲圖脫拒捕一案，緣周阿盤與劉玉林均係舊匪，周阿盤先於乾隆三十九年五、六月內犯竊事主范明文等家刺臂，又於四十年六月犯竊事主葉明高家刺面，四十一年八月又竊事主錢鴻儒船上錢文被獲。因前犯兩次係在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初一日恩詔以前，仍作初犯，定擬杖責刺臂。又於四十二年四、五兩月，犯竊事主沈岳林、高敬常兩家，同時並發。照再犯審擬枷責刺面，交保王正管束。劉玉林亦先於乾隆三十八年犯竊宜興縣事主王子隆等家刺臂，又於三十九年犯竊徐飛明家刺面，又於四十二年五月行竊高敬常家被獲，因前犯係在乾隆四十一、二兩年赦前，仍作初犯，寂擬杖責刺臂，遞籍漂陽縣交保管束後，

仍潛至荆邑求乞。詎該犯等不知悛改，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周阿盤途遇劉玉林，談及窮苦，周阿盤瞞知費添榮修船，搭棚居住，起意糾竊。劉玉林應允，即於是夜同夥兩人潛至事主棚邊。劉玉林在外守候，周阿盤拆開蘆席鑽進，竊出夾被、衣裙等物，遞交劉玉林接收。復又進竊米石，事主驚覺起喊，劉玉林携贓先逃，周阿盤亦即棄米奔逸。經事主費添榮之侄費舜年隨後追趕，至西首河岸，周阿盤絆跌站起，致被費舜年趕上，扯住束腰搭膊，周阿盤情急圖脫，拾取缸片，毆傷費舜年右膝。費舜年仍拉不放，周阿盤即解脫搭膊逃走。次日同劉玉林將贓變賣俵分花用。事主費舜年等稟縣驗傷會勘，先後捕獲周阿盤、劉玉林到案，據將被獲圖脫拒捕各情供認不諱。贓經主認，正賊無疑。此案估贓六錢七分。查律載，竊盜事主知覺，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傷者，依罪人拒捕律，於本罪上加二等。又例載，竊盜三犯，如銀不及十兩，錢不及十千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載，罪人事發在逃，被獲時有拒捕者，如本罪已至滿流，而拒毆在折傷以下者，改發近邊充軍等語。此案係周阿盤起意爲首，該犯於赦後又已兩經犯刺，今屬三犯，計贓罪應滿流。惟是該犯因事主驚喊，棄贓逃奔，被事主之侄費舜年追獲，輒拾缸片拒毆，雖係已離盜所，由於圖脫情急，並非臨時護贓格鬥，但僅照三犯計贓擬流，置拒捕於不問，殊不足以示懲警。周阿盤應比照罪人事發在逃拒捕，本罪已至滿流，而拒毆在折傷以下者，發近邊充軍例，發近旁充軍，照例刺字。劉玉林等擬杖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十一日准咨。

莊民僱倩巡緝之人撞遇携贓賊匪並不稟官

復圖財代變贓牛比例擬徒（林旭山）

一件爲稟報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楊咨稱，高郵州拿獲逃徒喬來富子行竊王子鳴家牛隻一案，緣喬來富子籍隸興化，先於乾隆三十六年行竊興化縣李朝訓家，杖責刺面；又於三十八年行竊興邑孫宗苑等家，枷責刺面。至四十年八月復竊興邑解有得家，審依三犯擬流，援赦減徒，四十三年二月初三日，發配武進縣毗陵驛，折責擺站交夫甲王太收管。該犯因在配窮苦難度，即於六月初二日夜，乘間扭鎖脫逃。沿途求乞，至東臺地方，途遇素熟之王獸子，告知自配逃回。此時王獸子借住劉文慶船上，遂留喬來富子同住在船。二十一日搖抵高郵，王獸子登岸，前赴伊繼父林旭山家探望，並令喬來富子、劉文慶一同前往。林旭山見喬來富子面有刺字，詢係逃徒，因該犯與王獸子相好，即未聲張，留飯而散。劉文慶先自回船。喬來富子、王獸子走至事主王之鳴門首，見繫有牛隻，王獸子起意行竊，喬來富子允從。迨至更深，偕抵事主家內，竊得牛三隻，牽回船邊，喬來富子因中途閃足難行，坐於船內，喚起劉文慶令其代變分贓。劉文慶即與王獸子牽牛赴鎮變賣。路經林旭山屋後，林旭山因得受莊民工食，代爲巡緝，聞知有人走過，出外查問。王獸子捏稱係在興化竊來，囑勿聲張，許其分給贓錢。林旭山因非本莊所竊，遂令伊子林士義同往變賣。經事主協同地保追獲，稟州訊供不諱。贓經主認，正賊無疑。查喬來富子先經犯竊擬流，援赦減徒，在配潛逃，與劉文慶等行竊無名事主西瓜，又聽從王獸子行竊王

之鳴家牛隻，同時並發，應從二科斷。喬來富子合依竊盜問徒在配，逃回復又行竊不論次數贓數，擬以滿流例，杖一百，流三千里，仍照例刺字。林旭山雖未夥竊，但既得錢巡緝，乃明知喬來富子係屬逃徒，不即稟首，復聽許分贓，令子林士義幫同代賣，賣屬不法，未便以贓未入手，稍爲寬縱。林旭山應比照知情藏匿罪人減一等律，於喬來富子流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劉文慶等擬杖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四正月初二日准咨。

### 再犯之賊疊竊四案又勒贖贓物照積匪問擬（王奉珍）

一件爲窩棍流殃等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武進縣賊犯王奉珍等行竊事主周桂林等家牛隻衣物，王勝榮說合贖贓一案，緣王奉珍與陳傳玉、陳忝成、楊喜郎、毛世玉、楊順了頭即楊順受均係刺匪。王奉珍先於乾隆四十三年行竊朱沅隆、孟景濂、朱詩正等家犯案刺臂，交陳廷章保領；陳傳玉亦先於四十三年行竊徐廷芳、孟景濂、朱詩正等家犯案刺臂；又於四十四年犯竊顧沅祿家，枷責刺面，交陳亭玉保領；陳忝成即顧忝成，先於三十九年犯竊陽湖縣閔堯章、董元瑞兩家刺臂，又於四十四年犯竊陽湖縣曹張氏家，因前犯係在赦前，免其併計仍作初犯刺臂。該犯將初次字迹銷毀，又於四十五年正月，夥同施棉郎等行竊武進縣施萬松家牛隻，獲審枷責刺面，補刺右臂，交陳加峰保領。楊喜郎先於四十三年犯竊張太興家刺臂，毛世玉於四十三年犯竊唐奉來、孟景濂、朱詩正等家刺臂，同楊喜郎均交楊志林保領。楊順了頭即楊順受，於四十三年夥同陳傳玉等犯竊徐廷芳、孟景濂兩案刺臂，同楊喜郎均交楊志林保領。

領。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初五日夜，王奉珍聽從未獲逸犯小道士起意，夥同楊順子頭等行竊居奎年家衣物，變賣俵分。六月二十八日，楊喜郎並逸賊戈大雙至王奉珍家閑談，王奉珍起意糾竊。即於是夜共夥三人，偕抵事主周桂林屋後。戈大雙用鑿挖洞進內，偷出黃牛一隻，牽回王奉珍家。周桂林當夜驚覺，照依牛跡尋至王奉珍村內而止。因素知王奉珍係屬賊匪，即於二十九日前至該村，央與王奉珍同村居住之王勝榮與周桂林本有親誼，又屬相好，即喚同在家幫工之族兄王仲儀，往向王奉珍查問。王奉珍先不承認，因王勝榮許其贖贓，決不首告，始行認竊，並索錢六千五百文取贖。王勝榮向周桂林說和，如數將錢付與王勝榮，令王仲儀捎至王奉珍家交收。王奉珍將牛牽繫屋後墳上，王勝榮領同周桂林牽回。王奉珍將錢與戈大雙、楊喜郎俵分。周桂林送給王勝榮錢一百文，以作酬謝。是月二十九日，有逸犯顧川玉起意，糾同陳傳玉、戈大雙行竊事主葛洪沅家。三更時分，前至事主屋後，顧川玉用鑿挖洞入室，竊得衣物布疋等贓，遞交戈大雙等接出，分運至陳傳玉家。次日陳傳玉將衣服裙褲十一件並布疋緞帶、順袋賣錢，同竊得錢文俵分花用。餘剩衣褲裙被二十一件存留未變。七月十二日，葛洪沅訪知周桂林被失牛隻，係王勝榮代爲查贖，亦託王勝榮查問。王勝榮查係陳傳玉偷竊，往向查問。陳傳玉索錢七千文取贖，王勝榮回覆，葛洪沅照數將錢交給轉付。陳傳玉僅將變存衣被二十一件給還，餘贓約俟緩日賠償。共贖贓錢交陳傳玉與顧川玉、戈大雙三股分用。葛洪沅邀請王勝榮酒飯，未經送給錢文。七月三十日，楊喜郎、毛世玉、陳忝成、楊順子頭、戈大雙俱在王奉珍家閑談，戈大雙起意收竊，各皆允從。即於是夜，共夥六人，偕至蔣蒼成屋後。戈大雙用鑿挖洞，與楊喜郎進內，偷得猪隻衣褲鋤鉗，遞交毛世玉、

楊順了頭接出，與楊喜郎先運回王奉珍家。王奉珍又與陳忝成、戈大雙三人，行竊朱勝儀家牛隻、衣被而回。次日王奉珍將朱勝儀家衣服被單，賣錢買酒菜同食，牛隻飼養在家。朱勝儀亦託王勝榮同王仲義代查，出錢九千二百文，向王奉珍贖出原牛。王奉珍將錢與陳忝成、戈大雙分用。朱勝儀酬謝王勝榮錢一百二十文。其蔣蒼成家贓物，王奉珍留存衣褲二件，餘俱變賣，與楊喜郎、楊順了頭、毛世玉、陳忝成、戈大雙六股俵分。因王奉珍將蔣蒼成案內贓物携出變賣，曾遇舊匪夏奎沅查問，告知實情。嗣蔣蒼成亦託王勝榮查贖未允，途遇夏奎沅託其往查。因王奉珍已將贓物賣去，未經取贖，蔣蒼成即同圖民周在四十五年正、二兩月歷次恩詔以前，例免併計，此次應仍作初犯論。查該犯行竊事主周桂林家耕牛一隻，估值銀八兩；蔣蒼成家衣物估值銀六兩零；朱勝儀家牛隻、衣物估值銀九兩零；屠奎年家衣物，估值銀二兩零。均不及十兩，但該犯於犯竊刺字之後，復又疊竊四案，及經事主周桂林、朱勝儀央人查問，膽敢勒錢贖贓，實非尋常鼠竊可比，未便存留內地，貽害地方。王奉珍應從重照積匪猾賊擬遣例，發往伊犁、烏魯木齊等處，給與兵丁爲奴，照例刺字。陳忝成等三犯擬流。陳傳玉擬徒。王勝榮等擬杖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准咨。

### 竊盜救夥持械拒傷事主即照臨時拒捕科斷（盛啞叭）

一起爲被竊受傷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吳咨稱，興化縣賊犯盛啞叭等行竊拒傷事主僧佛源一

案，緣盛啞叭即盛或祥，姚二即方才，姚大即姚瑞，朱羊子，李二即李雲臺，俱籍隸興化。盛啞叭先於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夥竊無名事主船隻，及船上衣物，杖責刺臂，交盛伯選保領。姚二先於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夥竊事主黃有亮、郭家慶等家杖責刺臂，交朱士傑保領。姚大先於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夥竊事主孫教人、陸成遂等家，審擬杖刺，遇赦援免。又於四十三年十一月，夥竊無名事主船隻，仍照初犯杖責刺臂，交朱士豪保領。朱羊子先於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夥竊事主僧如春、陳宗宛等家，杖責刺臂；又於四十年八月，夥竊事主吳永年家，枷責刺面，交朱老保領。李二於乾隆三十年八月，夥竊事主僧鼎修、沈履坦等家，杖責刺臂；又於四十三年十二月，行竊無名事主船隻，因前犯在赦前，例免併計，仍作初犯，杖責刺臂，交陳有富保領。該犯等不知悛改，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初三日，盛啞叭至姚大家閑坐，姚二、朱羊子、李二踵至，各道貧難。朱羊子稔知奉親庵僧人佛源殷實，起意糾竊，俱皆應允。即於是夜，共夥五人，坐船搖至庵前停泊。留李二看船，姚大等登岸。姚大扒牆入院開門，放姚二等進內。姚大探知佛源在於韋駄殿睡熟，臥房鎖閉。即拔開窗門進房，復將房門掇開，同盛啞叭進內。姚二、朱羊子在房外接贓。姚大竊得箱內銀包，私行藏匿；又竊衣服錢文，同盛啞叭打包遞交姚二，轉交朱羊子運送船上。姚大用火煤焜照，見無別物，與盛啞叭出房，正欲外走，事主僧佛源聽聞門響，起身携取扁擔出院喊捕。姚大先行奔逃，盛啞叭、姚二逃走不及，被事主在院截住，用扁擔毆傷姚二偏左。姚二情急，拾取窗櫈拒傷事主額顴。事主奪地窗櫈，將姚二按捺倒地。盛啞叭見姚二被獲，上前救護。拾取庵內木棒，毆傷佛源右腿。佛源護痛鬆手，盛啞叭即同姚二奔逃回船。開至僻處，先將偷竊錢

文俵分，餘賊存在姚大家變賣而散。事主報縣，先後獲犯，訊供不諱，贓經主領，正賊無疑。查律載，犯罪拒捕者，各於本罪上加二等。又例載竊盜臨時拒捕，傷非金刃，又傷輕平復之首犯，改發邊遠充軍。又律載，共犯罪而首從本罪各別者，各依本律首從論。各等語。此案盛啞叭等所竊贓物，已先交夥犯朱羊子携回船內，拒捕時已屬無贓可護。姚二被獲之時，盛啞叭因欲求黨，輒持械拒傷事主，未便僅以圖脫拒捕科斷。盛啞叭即盛或祥應照竊盜臨時拒捕傷非金刃傷輕平復之首犯發邊遠充軍例，改發烏魯木齊等處酌撥種地當差，照例刺字，並刺「外遣」二字。姚二情急圖脫，並非護贓格鬥，應仍照本律科斷。此案計贓二十八兩一錢四分，姚二合依竊盜二十兩以上為從減一等律，杖七十上加拒捕罪二等，杖九十。朱羊子、姚大、李二俱不知拒捕情事，應照竊盜擬杖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初五日准咨。

### 目擊夥犯拒捕並不棄贓逃逸照拒捕為從問徒（陸貴生）

一起為被賊拒傷叩究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閔咨稱，審看得上海縣賊犯顧張喜等行竊事主范陳氏家臨時拒捕一案，緣顧張喜、張全、顧德籍隸青浦，陸貴生籍隸上海，與在逃之陳換生素相認識。顧張喜先於乾隆三十七年行竊青浦縣事主瞿德全家，杖責刺臂；又於四十二年行竊事主馮炳泉家，因前犯在四十一年恩詔以前，仍作初犯，杖責刺臂，交方受桂保領。陸貴生先於四十四年行竊青浦縣事主何維周家，杖責刺臂；又於四十六年行竊華亭縣事主李坤煥家，因前犯在四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恩詔以前，

仍作初犯，杖責刺臂，交王三保領。張全亦先於二十八年行竊上海縣事主金瑞英家杖責刺臂；又於三十一年行竊青浦縣事主王倫音家，因前犯在三十年恩詔以前，仍作初犯，杖責刺臂；又於三十二年行竊事主陳三觀家，照再犯枷責刺面，交張朝保領。詎該犯等不知悛改，四十七年六月三十日，陸貴生、張全、陳換生前至顧張喜、顧德家閑談，各道貧苦。陸貴生起意糾竊事主范陳氏家，各犯應允。即於是夜共夥五人，偕抵事主屋後。留張全、顧德、陳換生在外接贓，顧張喜用鐵鍬挖洞，同陸貴生進內，陸續竊得錢文衣物，遞與張全等接收。陸貴生又進房在櫈內竊得衣服，用魚網打包，正欲携走，適經事主范陳氏知覺起捕，將陸貴生髮辮扭住喊叫。顧張喜見陸貴生携贓恐被獲住，即用所帶鐵鍬毆傷范陳氏右眉稍連太陽，范陳氏負痛釋手跌地，擦傷左肩甲。陸貴生等携贓逃逸，時張全、顧德、陳換生聞喊，先已逃回，將贓俵分而散。事主報縣捕獲顧張喜等起贓，驗明范陳氏傷痕早已平復。逸犯陳換生弋獲無期，先就現犯審擬，提犯訊供不諱。贓經主認，正賊無疑。查顧張喜因見陸貴生偷得贓物，被事主扭獲，輒用鐵鍬毆傷事主，實係臨時拒捕，傷非金刃，又傷輕平復，發邊遠充軍例，改發新疆種地當差，照例刺字。陸貴生雖未幫同拒捕，但在場目擊顧張喜拒傷事主，不將原贓棄還，亦難輕縱。陸貴生合依爲從減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刺面。張全等擬杖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七准咨。

## 江蘇成案卷七

賊盜下

竊盜

### 革捕窩竊仍照捕役參賊例擬軍（余鳳）

一起爲訪拿等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邳州革捕余鳳窩留張子旺等，行竊漕船跟役張元衣物一案，緣余鳳曾充捕役，與張子旺、袁桂、張二素相熟識，因病後耳聾，經前州李牧革退。余鳳因革役無業，遂起意窩分贓。乾隆五十年七月初一日夜，袁桂獨自行竊無名事主客船銀錢，携帶回歸，時已天明，路遇余鳳，向其盤問，袁桂述知竊情，同至空廟，查點贓物。該犯令其將銀交伊收存，餘錢二百文袁桂留爲自用。余鳳復囑令袁桂，竊得贓物，均交伊收，可免破案。袁桂允從，旋即走散。初三日張子旺至余鳳家探望，道及貧苦。余鳳令其行竊窩頓分贓。十四日，張子旺同袁桂、張二至余鳳家閑談，張子旺起意糾竊，說明在余鳳家窩贓。袁桂等俱各允從，即於是夜偕至河下。見運弁張千總漕船定

泊，張子旺即與袁桂撥開船門，將張千總跟役張元衣物竊出，遞交張二接收，運至余鳳家查點。各犯欲將贓物當分，張子旺因不識路徑，余鳳又因恐人識破，不肯與行。適伊表弟陳三拉縛回歸走至，余鳳告知竊情，並許給錢文，囑令同張子旺等携贓往當。更餘時分，張子旺、袁桂各携贓包，陳三帶一縛板，路遇張千總帶同跟役張元等，催船過淺。張千總因見張子旺等形踪可疑，即將張子旺擒獲。袁桂、陳三奔逸，被張元追趕，陳三情急，轉身將所帶縛板擲打，適傷張元左腿脫逃。袁桂亦即逃走。經張千總將張子旺移解到州。該州先經訪聞余鳳有窩竊情事，親往搜獲原贓，捕獲各犯，訊供不諱。究無另竊別案，贓經主領，正賊無疑。查余鳳曾充捕役，膽敢窩竊分贓，殊屬不法。未便因其革役在先，僅照竊盜窩主問擬，致滋輕縱。余鳳合依捕役參竊一、二名至五名，發極邊烟瘴充軍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面刺「烟瘴改發」四字。張子旺等分別杖枷等因，咨達前來。均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准咨。

### 竊盜三犯行竊之家係無服族弟照三犯減等問徒（周子大）

乾隆五十二年，刑部覆蘇撫閔彙咨：宜興縣賊犯周子大行竊事主周立夫家一案，緣周子大即周芝大，係周立夫無服族兄。周子大先於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內，行竊事主周正沅家杖責刺臂，四十五年正月，復竊事主張萬安家，遇赦將前犯援免，仍作初犯刺臂。是年八月，又竊事主芮叙山等家，枷責刺面，交保王成管束。詎該犯不思悛改，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一日，途遇素識之張咬二，談及貧難，該犯

起意糾竊族弟周立夫家，張咬二允從。即於是夜，同夥二人偕至事主屋邊。周子大用鑿撬門入室，甫竊錢文衣物，即被周立夫驚覺喊捕。該犯等携贓逃出，當經周立夫將周子大追獲，解縣訊認不諱。此案計贓三兩零，係周子大起意爲首。查周子大於遇赦免計之後，復又犯竊兩次。今又行竊，係屬三犯。但事主周立夫係該犯同宗無服之弟，律得減等免刺。周子夫應合依竊盜二犯，銀不及十兩，錢不及十千，杖一百流三千里例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照例免刺發配。原保王成擬杖等因，彙咨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竊盜拒捕犯案後復行竊圖脫拒捕夥犯持仗幫毆均從重

照臨時拒捕例量減問徒（楊得祖）

乾隆五十二年，刑部覆蘇撫閔彙咨：武進縣賊犯楊得祖等行竊事主潘順先家一案，緣楊得祖本係刺匪，先於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犯竊丹陽事主瞿秉秀家，圖脫拒捕，審依竊盜本罪上加二等，枷杖刺臂發落。前任丹陽縣周令誤將該犯刺面，遞回武邑，交潘受長保領，與兄楊喬保同居。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有素識汪川林即張祖，至楊得祖家探望，各訴貧苦。楊得祖稔知事主潘順先家道殷實，起意料竊，汪川林、楊喬保允從。是夜三人分帶扁擔等物，潛至事主屋後。楊得祖、汪川林越牆入內，竊出衣服開門，交楊喬保接收。復又入內偷出牛、猪。事主之弟潘隆三聽聞猪叫驚起，携取竹竿喊捉。楊得祖等見追，將賊具贓物棄地奔逃。事主向前追趕，將楊得祖拉住，用竹竿向打。楊得祖圖脫，亦用手向扯

潘隆山之臂，冀其放手。潘隆山用力一推，同跌在地。潘隆山先行爬起，順勢以右手揪其髮辮。楊得祖被揪喊痛，楊喬保聞喊，恐弟楊得祖被獲破案，希圖一同脫逃，隨轉身用扁擔毆傷潘隆山手腕。潘隆山即喊經事主潘順先偕鄰踵至，楊喬保先與汪川林奔逃，捉獲楊得祖並贓物，解營移縣。續獲楊喬保，訊認不諱。此案除牛隻例不估計外，餘贓估值銀三兩零四分，係楊得祖起意爲首。查楊得祖先經犯竊圖脫，拒捕枷杖發落之後，今復起意行竊，因被事主拉住，尚敢向扯事主之臂，即屬首先拒捕。楊喬保因見伊弟被獲，轉身用扁擔毆傷事主，希圖同逃，雖已離盜所，情非護贓，而持擔逞兇，未便僅照圖脫拒捕，於盜牛枷杖本罪上加等，致滋輕縱。楊得祖、楊喬保均應從重依竊盜臨時拒捕，傷非金刃傷輕平復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刺字發配。原保潘受長擬杖。犯兄欠已出贊，聲明免議等因，彙咨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竊盜未經得財救夥拒傷事主仍以圖脫拒捕科斷（孫二）

一起爲獲賊稟報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嘉定縣事主顧應陞家被賊拒捕，續獲逸犯孫二案，緣孫二籍隸嘉定，先於乾隆三十五年行竊鎮洋縣事主沈三家，杖刺發落；又於四十八年行竊嘉定縣事主張貴生家。因前犯在四十九、五十兩年恩詔以前，照例援免，交孫岳保領。詎該犯不知悛改，於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途遇先經審結之毛阿大，道及貧苦，孫二起意糾竊事主顧應陞家，毛阿大允從。孫二又糾在逃未獲之徐二、陸大入夥。是夜在孫二家會齊，二更時分，同夥四人，潛至事主店前，

留徐二、陸大在外接贓，孫二用鑿挖門同毛阿大進內。毛阿大又接過孫二鐵鑿挖壁，事主驚覺起捕，孫二等未及行竊，逃出門外，被事主趕上，一齊獲住。毛阿大情急圖脫，用鑿戳傷事主左手腕、左手手臂、左手指等處。事主喊救，孫二乘勢掙脫，事主將毛阿大抱住不放。孫二恐被獲破案，隨接過毛阿大手內鐵鑿，戳傷事主左肋、左臂。事主護痛鬆手，孫二、毛阿大奔逸。此時除二、陸大在外聽聞喊捕，先已逃遁。該犯等追上，告知拒捕情由，分路逃逸。報縣會營勘訊，緝獲毛阿大訊擬勘題，聲明勒緝逸犯孫二等務獲另結，尚未奉有部覆。今據捕獲逸犯孫二到案，訊審供認不諱。究無窩夥另竊別案，逃後亦無行兇爲匪情事。查孫二糾同毛阿大行竊，因毛阿大被獲拒傷事主，仍抱往不放。該犯輒敢接過毛阿大鐵鑿，幫同拒戳致傷，自應照爲從問擬。孫二合依竊盜未經得財逃走，事主追逐，逞兇執持金刃戳傷事主者擬絞例，爲從減二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到配折責安置。原保孫岳擬杖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准咨。

### 竊賊携贓用言嚇禁事主即屬護贓照臨時拒捕科斷（王二）

一起爲委審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淮蘇撫福咨稱，蘇州府督同元和等縣，審解山陽、高郵二州縣拿獲賊犯王二即夏有才等行竊事主尚勤船上衣物，臨時拒捕一案，緣王二即夏有才，籍隸高郵，王老漢、楊山均住居山陽，王二先於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在高郵州犯竊事主劉方船上衣物，杖責刺臂，交費有才保領。王老漢亦於五十三年犯竊江都縣不識姓名事主船上一案，杖責刺臂，遞籍交保張添有保領。楊三素

未犯案，與逸犯宋得即宋禿，均彼此熟識。五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該犯等途遇閑談，各道貧苦，王二起意糾往高郵一路行竊。王老漢即僱坐陸萬成小船，捏稱往尋糧船上人討賬，講定每日船錢三百文。當日開船，二十七日晚，船至高郵六安溝地方停泊。該犯等上岸，王二攜帶小刀，餘俱徒手。二更時分，見事主尚勤船隻，泊於空板船邊。王二即起意行竊，命王老漢在岸照應，楊三在空船接贓。王二走至事主船上用刀割斷拴席麻繩，撥開船門。宋得亦即上船。王二進艙，竊得錢物遞交宋得等接收，轉遞上岸。因碰動船板，事主驚醒喊捉。水手謝中培在船頭睡臥亦聞聲接應。宋得等先自携贓逃走，王二落後，恐事主起捕，一時情急，用言嚇禁聲張。事主不敢追捕，王二旋即逃逸，趕上王老漢等告知前情，一同回船。陸萬成盤問，王二訴知竊情，許分贓物，促令開行，次早王二將贓銀換錢俵分而散。事主尚勤報經清河縣勘訊，移明高郵州通詳飭緝。嗣據山陽縣、高郵州獲犯王二、楊三、王老漢，並起出原贓銀兩衣物，經主認明，確審錄供通詳。究非臨時行強，及另有窩夥竊劫別案，再三究詰，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此案王二行竊得贓，被事主驚覺喊捉，恐被起捕，輒敢用言嚇禁，携贓潛逃，雖無持械拒捕情事，但携贓在手，嚇禁事主，即屬護贓格鬥，自應以臨時拒捕科斷。查例載，竊盜臨時拒捕不傷人首犯，發遠邊充軍等語。此案計贓八兩零，訊係王二起意爲首，王老漢、楊三爲從。王二即夏有才，除行竊計贓輕罪不議外，合依竊盜臨時拒捕不傷人首犯，發近邊充軍。照例刺字，到配杖一百，折責安置。楊三、王老漢仍照竊盜本律擬杖等因，咨達前來。王二等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初十日准咨。

### 行竊收貯在場稻穀與在田野不同應照竊盜本例定擬（孫髻願）

一件爲被竊報明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奇咨稱，溧陽縣賊犯孫髻願等行竊事主潘昭稻穀一案，緣孫髻願即孫長春，與潘添林均籍隸該縣。孫髻願先於乾隆三十七年犯竊事主潘其千家，杖責刺臂；又於三十八年犯竊事主朱心正家，枷責刺面；又於四十四年犯竊事主史又能家，因前犯俱在四十一、二等年恩詔以前，免其併計，仍作初犯杖責刺臂；又於四十七年犯竊事主僧書明案，照再犯枷責刺面，交孔大可保領。潘添林素未犯案，乾隆五十五年十月初一日，途遇現獲之潘添林并已故之蔣喜孫，各道貧苦。孫髻願起意料竊事主潘昭家場上稻穀，潘添林等允從。即於是夜一共三人，各帶布袋，三更時分偕至事主場上，竊得稻穀九石，運回空廟藏放，陸續變賣俵分而散。事主報縣飭緝，據捕獲犯訊供通詳，奉批飭審。嗣因承審正限屆滿，未經詳解，業將遲延職名開報詳參在案。茲復提犯研鞫，據將起意糾竊，得贓變分各情，供認不諱。究無另竊別案，原贓雖無起獲，但犯供確鑿，其爲正賊無疑。此案估贓五兩四錢，係孫髻願起意爲首，潘添林爲從。查事主潘昭家稻穀，業經收貯在場，與在田野不同，應照竊盜本律定擬。除蔣喜孫一犯已故不議外，孫髻願於赦免併計之後，兩經犯刺，今復行竊，係屬三犯。孔髻願即孔長春，合依竊盜三犯，銀不及十兩，錢不及十千，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例刺字，到配折責安置。潘添林合依竊盜贓一兩以上杖七十，爲從減一等律，杖六十，係事主本宗無服之親，照例再減一等，笞五十，折責免刺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盜馬牛畜產

### 知情故買贓牛宰殺即照盜宰擬軍（周勝元）

一件爲喊稟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據撫楊咨稱，華亭縣賊犯吳通等行竊張鶴山家牛隻，周勝元知情故買宰殺，並拒捕毆傷事主之弟，暨鄰佑沈彩南等一案，緣張鶴山本係沈姓，出繼姓張，與本宗胞弟沈彩南同屋居住。吳通籍隸華亭，傭工度日，與朱五、陳元素相認識。陳元先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一、二等月行竊金山縣沈紹安等家，杖責刺臂，交王希文保領。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吳通會遇朱五、陳元，談及貧苦。吳通起意糾竊張鶴山家牛隻，朱五等允從。即於是夜，吳通攜帶鐵鑿，餘俱徒手，共夥三人，偕至事主牛棚門首。吳通用鑿挖開門樁進內，偷出水牛一隻，交給朱五將牛牽至素識之高六家，告知竊贓，託其變賣，議價六十串錢六兩。高六即同朱五將牛牽至周勝元家，亦向說明行竊情由，糾其合買。周勝元貪賤應允，起意宰賣獲利，朱五等應允，周勝元隨命朱五、高六用繩將牛捆縛，周勝元用家中菜刀宰剥，剝碎牛肉，連繩撩於門首河內，正欲洗淨，適事主張鶴山聽聞牛棚響動，喊命伊弟沈彩南起身看視，查知被竊，喊同親鄰郁文審、蔣友漋跟尋至周勝元門首。時已天明，因見河內泛起血水，撈獲牛繩、牛腳，高六、朱五當即逃逸。周勝元走出，亦欲逃避。郁文宰上前扭捉，周勝元用手向推，致指甲抓傷郁文宰腮脰。沈彩南、蔣友漋趕上幫拿。周勝元情急，順取家內鐵鋤，用鋤背毆傷沈彩南偏

左右肩而逸。事主張鶴山邀同保正趕至周勝元家，起出原牛皮角、菜刀等物，赴縣喊稟，緝獲各犯，供認不諱。贓經主領，正賊無疑。沈彩南、郁文宰傷痕均經平復。查例載，屠戶將竊盜所偷堪用牲畜買去宰殺者，與竊盜一同治罪。又例載，盜殺者枷號一個月，發附近充軍。又例載，罪人拒捕，若本罪已至滿流，而拒捕在折傷以下者改發近邊充軍，犯該充軍者，各以次遞加等語。今查此安周勝元知情故買竊賊贓牛起意宰賣，復拒傷事主之弟，與鄰佑人等。周勝元合依盜牛宰殺，枷號一個月，發附近充軍例，再加拒捕罪二等，改發邊遠充軍。朱五、高六訊非幫同拒毆，但朱五同夥行竊。高六知情買牛，俱幫同宰殺，均合依盜殺例爲從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朱五刺字，高六免刺。賊犯吳通、陳元竊得牛隻，交給朱五變賣，先即走回，並不知周勝元等宰殺拒捕情事，應仍各照本罪科斷。此案訊係吳通起意行竊，吳通應照盜牛一隻例，枷號一個月，杖八十。陳元爲從減一等，枷號二十五日，杖七十，俱照例刺字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初十日准咨。

### 疊次盜宰照積匪擬遣（蔣朝珍）

一件爲訪拿詳究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武進縣賊犯蔣朝珍行竊事主趙勝沅等家牛隻宰殺一案，緣蔣朝珍籍隸武進，未爲匪，乾隆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該犯因貧難度，遂起意行竊事主趙勝沅家。隨買備鐵鑿尖刀，即於是夜，獨自攜帶鐵鑿，抵至事主屋邊，挖洞進內，竊得水牛一隻，並衣服等物携回，同子蔣去林等，將牛宰剥，賣與知情之法太和得錢，同變賣餘錢文花用。四十八年五

月三十日夜，該犯至陽湖縣東倉橋邊經過，竊得空船一隻，租與調瑞林撐駕。經事主周國山認獲，稟解陽邑，訊明給領。該犯脫逃未獲，四十九年正月初一日夜，蔣朝珍又竊江陰縣事主周子發家黑牛一隻，牽回賣與法太和得錢花用。又於是年七月二十九日夜，獨竊江陰縣事主曹勝德家水牛一隻牽回，抵給不知情之阿雙欠項，又找得錢文花用。又於八月初三日夜，獨竊事主李文宗家水牛一隻，同子宰賣與法太和，得錢花用。又於八月二十三日，獨竊事主戴蔡氏家水牛一隻，同子宰賣與法太和，得錢花消。又於八月二十七日夜，獨竊事主趙勝沅家水牛一隻，同子蔣雲林等宰賣與法太和，得錢花用。事主趙勝沅報案，估贓詳緝，事主周國山認獲原船，具報給領，勒緝該犯未獲。其餘各事主均無報案。經縣該聞訊供起贓，傳主補報，審供不諱。查曹勝德贓牛已起，其趙勝沅等案，贓雖無起，犯供確鑿，其爲正賊無疑。查蔣朝珍盜牛宰殺，例止發附近充軍，今該犯疊次肆竊耕牛宰殺，又復受寄吳阿七竊贓，並竊留周新正等行竊分贓，若僅照盜牛宰殺例擬軍，不足示儆。蔣朝珍應合依積匪猾賊例，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該犯年逾五十，照例免刺「改遣」二字，仍刺事由。蔣雲林、法太和均照爲從問擬杖徒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准咨。

## 江蘇成案卷八

賊盜下

親屬相盜

嗣後卑幼竊財如尊長素有周恤卑幼昧良負義有服親屬照減等  
本律遞加一等治罪無服之親即以凡論新例（陶仁廣）

一件爲遵旨酌議條例改擬具奏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兩江總督書等奏稱，溧水縣知縣陳璜於縣民陶仁廣竊物潛逃，訛傳自縊身死案內，並不虛衷研鞫，輒事刑求一案，緣陳璜籍隸浙江山陰縣，由監生捐納知縣，補授溧水縣。有該縣貢生陶宇春，開張典舖，令無服族侄孫陶仁廣、店夥周記爽同管首飾。乾隆五十七年閏四月二十日，陶仁廣經手當物，失記登號，周記爽將其責罵。陶仁廣不服，起意竊貨潛逃。於閏四月二十四日，竊取金珠銀兩，逃往湖北荊州。陶宇春等四路尋訪，尚未呈報。該處村民因陶仁廣驟然無踪，訛傳在典自縊，地保方正喜往查無據，未經報縣。閏四月二十六日，該縣陳璜因公下

鄉，風聞其事，當向地保查問，亦以訛傳之言面稟。陳璜因事關命案，恐干失察之咎，無論虛實，均應查究。遂面署傳訊，周記爽供指陶仁廣竊物逃走，不知下落，並非縊死。陳璜以周記爽既與陶仁廣同管首飾，若果陶仁廣竊取多贓，正應報官以脫干係，乃隱匿不報，已屬可疑。且以陶仁廣少不經事，即使在逃，必有踪跡可尋，何致竟無下落？恐自縊之說，不爲無因。當加詰訊，周記爽剖辯不明。陳璜隨將周記爽套夾訊問，周記爽畏刑，混供縊死。陳璜究追屍身下落，周記爽混指茆明太、王茂林擡埋，及查提茆明太等質訊，又以畏累逃避。陳璜愈疑自縊屬實，復提陶仁廣之兄陶仁慶，並工人芮紅住等質訊。因不能指出陶仁慶實在踪迹，屍身又無着落，供涉游移，遂將陶仁慶、芮紅住掌責跪鍊踹腿，未得實供。正在確訪，尚未定案，適陶宇春遣人尋至荊州地方，將陶仁廣尋獲，赴府稟解。經江寧府知府李堯棟評明，詳揭審辦。此陳璜糊塗濫刑之實情也。臣等先後提犯研審，各供前情不諱。恐有藉端嚇詐，有心故勘情弊，反覆究詰，據陳璜供稱，實因事干人命，迹涉可疑，是以用刑訊問，實無嚇詐故勘情事。如果另有別情，陶宇春等焉肯不行供出等語，質之陶宇春等供亦相符。提訊陶仁廣，將起意行竊，得贓潛逃變用各情，供認不諱。此案計贓三百六十九兩零，陶仁廣係事主陶宇春無服族侄孫，陶仁廣合依竊盜贓一百二十兩以上綾，無服之親減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該犯犯罪時，年雖十五，但偷竊多贓，遠遁二千餘里，未便仍以幼稚斷贖。且本年已經及歲，應請定地解配，不准收贖，仍免刺字。至已革溧水縣知縣陳璜，因聞陶仁廣自縊匿報，恐干失察處分，用刑訊問，雖無嚇詐故勘情事，但於拘審時，不容分辯，輒事刑求，實屬糊塗不職，已於本案革職，應毋庸議等因。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奉

上諭：書麟等奏審擬溧水縣知縣陳璜，於縣民陶仁廣在無服族叔祖陶宇春典舖內爲夥，竊物潛逃。該縣將陶仁廣之兄陶仁慶，及同典之周記爽，輒用刑求一案，將陶仁廣依竊盜贓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無服之親減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陳璜訊無嚇詐故勘情事，已經添革，應毋庸議。所擬均未允當，夫律設大法，理順人情。親屬相盜較之尋常竊盜，得邀末減者，原因孝友睦姻任恤之道，本應調急。如果嫡近卑幼貧乏不能自存，而尊長置之膜外，其卑幼因而竊取財物者，律以親屬相盜免議之例，情屬可原，自應末減其罪。今陶仁廣係陶宇春無服族侄孫，支屬甚遠，陶宇春令其在典管理首飾，並非素無照應者可比，乃陶仁廣輒敢竊取金珠銀兩，潛逃楚省，以致同典商夥周記爽，及伊胞兄陶仁慶，均被嚴刑。況村鎮典舖，資本不過千餘金，而陶仁廣所竊估贓竟至三百餘兩，致累陶宇春照數暗補，又遭訟累，中人之產，不因此而蕩盡耶？此而尚得照律減流，其何以懲竊盜而安善良？嗣後親屬相盜五服以內者，自應照律末減，其五服以外，贓逾滿貫者，仍應按律問擬絞候。但念其究屬本支，秋審時入於免勾，情理實當。所有陶仁廣一犯，即應照此辦理，蓋明刑所以弼教，朕之所以從嚴辦理者，正恐愚民無知，恃有親屬議減之條，肆意攘竊，如陶仁廣之贓數逾貫，累及尊長受刑，並至破家，不得不加重懲治，正以維持孝友婚姻任恤之道，而定擬絞罪後，復予免勾，是於懲創姦宄之中，仍不失孝友婚姻任恤之義，庶情法兩得其平。着刑部即將期功總麻，以及無服相盜之案，另行分別差等，並按照贓數，妥議具奏。不得不仍照舊例，概予減等免議。至該縣陳璜於陶宇春被竊一案，事主並未控告到案，而該縣以無據風聞，輒將無辜之陶仁慶及周記爽疊事刑求，自因陶宇春係開設典舖之人，意圖訛索，情節顯然。該督撫摺內所

稱，以事干人命，迹涉可疑，是以該縣用刑訊問，實無嚇詐故勘等語，不過曲爲開脫，殊不可信。此等貪酷劣員，僅予革職，不足蔽辜。陳璜着發往軍臺效力贖罪，餘着照擬完結。摺並發。欽此。除已革知縣陳璜，行文該撫欽遵諭旨，發往軍臺，餘着照擬完結外，臣等覆查律載，各居親屬相盜財物者，期親減凡人五等，大功減四等，小功減等，缌麻減二等，無服之親減一等，並免刺等語，蓋以親屬有相周之誼，故無論尊長卑幼相盜財物，皆視服屬之遠近，以定罪名之重輕。服愈親則罪愈減，雖至無服之親猶以係出同支，推親親之義，得減凡人一等。至尊長平日之有無周恤，及卑幼之是否昧良，律例並無分別之文。伏讀聖諭，如果嫡近卑幼貧乏不能自存，而尊長置之膜外，其卑幼因而竊取財物者，律以親屬相盜免議之例，情尚可原，自應未減其罪。若陶仁廣係陶宇春無服族侄孫，陶宇春命其在店管事，並非素無照應。乃陶仁廣竊取金珠，估贓三百餘兩，致陶宇春照數賠補，又遭訟累，此而尚得減流，何以懲竊盜而安善良？嗣後親屬相竊，五服以內者自應照律未減，其五服以外而贓數逾貫者，仍應按律問擬綏候。但念其究屬本支，秋審時入於免勾。飭令臣等另行分別妥議具奏。仰見我皇上準情定讞，明允協中，於懲創姦宄之中，仍不失睦婣任恤之義，仁至義盡，情法適平。臣等不勝欽服之至。謹公同酌議，嗣後尊長與卑幼分門各居，如卑幼貧不能存，置之膜外，以致卑幼竊其財物者，此乃尊長刻薄自招，非卑幼之妄生覬覦，自不可重加其罪。仍各按服制，照舊律分別辦理。若尊長素有周恤，或託以心腹，管理田產，或委以生理，經管財物，而卑幼不能安分，尚敢肆竊肥己，貽累尊長受害者，此則卑幼之昧良負義，法不容寬。係有服親屬應各照減等本律遞加一等治罪。係無服之親，應即以凡人竊盜計贓科斷，

至滿貫者擬絞監候，概不准仍援舊律親屬相盜減等之文。如此分別明立科條，則尊長知卑幼貧乏之當恤，而卑幼亦當知尊長之情義不可負，庶足以維持敦睦而禁止族匪矣。如蒙諭允，臣部載入例冊遵行，並通行直省各督撫、將軍、府尹，一體遵辦。所有兩江總督書等具奏行竊無服族叔祖陶宇春典鋪金珠銀兩計贓逾貫之陶仁廣即遵奉諭旨，照新定之例，改爲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欽遵諭旨，念其究屬本支，於秋審時，將該犯入於緩決，不准照尋常滿貫之案，緩決一次，即予減等。應俟緩決三次以後遇有恩旨，再行減發充軍。嗣後有似此贓逾滿貫，又致尊長到官受害者，即照此辦理。奉原批：依議，欽此。相應行文兩江總督遵照辦理可也。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一日准咨。

### 恐嚇取財

#### 聽從割頸圖詐不得照故自傷殘問擬（黃均爵）

一件爲喊稟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通州民蔡松與黃均爵商謀割頸圖詐，郁武周一案，緣蔡松賦性兇橫，素無營業，乾隆四十四年九月十九日，向董有成借錢不遂，將伊家存棉花八十餘斤，硬行背回，變錢花用。四十八年四月間，又向董有成借錢不允，硬取衣服二件，當錢使用，並於四十九年三月初二日、十二月十六日，兩次詐騙，共成錢共二千五百文。四十九年閏三月初四日，該犯路遇孫遂三肩有錢文，向借不允，即行搶回。洪二喜等畏其兇橫，俱隱忍未控。五十年二月十四日，蔡

松携帶刀籃挑菜，在郁武周田旁，遇見黃均爵。該犯素知郁武周家道殷實，起意訛詐。與黃均爵商議割頸詐錢分用，黃均爵允從。蔡松即用小刀割傷黃均爵咽喉倒地，保巡宋林、羅文適至巡見，蔡松畏懼潛逃。宋林等即向黃均爵盤悉前由，帶同稟驗，飭緝招告。洪二喜等先後稟首，並獲蔡松到案，訊供不諱。查蔡松先經叠次強借搶詐洪二喜等棉花衣服錢文，已屬不法，今見郁武周家道饒裕，又敢誘允黃均爵割頸圖詐，尤屬兇惡，未便輕縱。蔡松合依凶惡棍徒生事行兇無故擾害良人發遣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當苦差，面刺「烟瘴改發」四字。黃均爵聽從圖詐，被人傷殘，即與自傷無異，應照無避罪之情，但以恐嚇詐賴，故自傷殘律，杖八十。年逾七十，照例收贖等因，咨達前來。查黃均爵聽從蔡松割頸圖詐，即屬爲從，未便僅照故自傷殘律擬杖，應照棍徒擾害爲從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年逾七十，照例收贖。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准咨。

### 賄買文卷圖詐照訟棍恐嚇例擬遣得財賣卷之縣書與本犯同科（傅濂）

一起爲詳報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福咨稱，蘇州府督同長、吳二縣審詳興化縣傅濂串通縣書鄭邦寧，賄買孫傳鑰罪狀，捐文卷，希圖勒詐一案，緣傅濂本係廩生，先於乾隆二十九、三十二、三等年，因索詐李鳴謙錢文，捏控李澄、李明錦等，屢經發學戒飭。四十四年，又毆傷吳解氏，擬以杖枷褫革有案。與孔傳鑰闢有親誼，孔傳鑰曾於乾隆三十年正月內，因伊父孔毓璠所開油坊不俟分授竟挈妻住入，被父孔毓璠控縣，訊明杖責。是年四月，孔傳鑰意欲捐監，因恐刑傷有礙，稟縣請示。經該前縣朱

洛臣，以孔傳鑰所犯尚無大過，批准立案報捐。孔傳鑰即于八月內赴部捐納監生，給有部監二照。至四十九年，加捐州同職銜，亦給有部照。五十五年十月內，傅濂知其犯責有案，起意訛詐，商之縣書鄭邦寧，私取卷據，議價二十千，將卷賣與傅濂，當交七折錢八千，餘錢立票未付。傅濂即持卷向孔傳鑰嚇詐，欲命出錢五六千文，買卷銷毀，可以消彌其事。孔傳鑰以報捐時曾在縣呈明，並非諱罪蒙捐，不允出錢。傅濂無奈回家，旋經前署縣湯燾訪知，鄭邦寧先已逃避，移交接任中令，比差勒拘。傅濂因不能嚇詐，反自出錢買卷，又恐獲到鄭邦寧供出卷存伊手，愈有不合。隨捏稱拾獲卷據，命子傅山榛赴縣呈首。經該縣中令，究出前情，錄供通詳請革。因孔傳鑰既經杖責有案，何以前縣批准報捐？恐有賄囑情事，飭提犯卷來省，檄委蘇州府督縣審擬詳解，審供不諱，究無受賄批准報捐情事，似無遁飭。查傅濂本係歷犯有案，不知悛改，輒敢串通縣書鄭邦寧，賄買文卷，希圖索詐，殊屬不法。應照積慣訟棍，串通胥吏恐嚇詐財，依棍徒生事擾害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當苦差，面刺「烟瘴改發」四字，到配杖一百，折責安置。鄭邦寧，身充縣書，膽敢聽從傅濂私取文卷，得賄賣給，厥罪維鈞。除計職輕罪不議外，應與傅濂同罪，並發極邊足四千里充當苦差，面刺「蠹役」二字，到配杖一百，折責安置。孔傳鑰於報捐時雖將犯罪情由呈明請示，與諱罪蒙捐者有間，但究係刑餘之人，應將所捐職銜及監生，一併咨革，免其治罪。傅山榛雖未通同索詐，但明知伊父詐錢不遂，不行勸阻，反出名遞呈，實屬行止有虧。應將附貢生斥革，究係聽從父命，免其治罪。再此案違例批准報捐職名，係前任興化縣知縣朱洛臣，不行查明，率取捐監捐職供結職名，前任興化縣知縣林光熙、黃毓彩，相應開送。再傅山榛同孔傳鑰貢

監，及加捐州同各執照，俟按季彙繳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准咨。

### 船戶於中途嚇詐僱客錢文照棍徒例問擬（陳幅受）

一件爲移解訊究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長洲縣船戶陳幅受等嚇詐史性雄等錢文一案，緣陳幅受籍隸長洲，撐駕渡船爲業，僱有水手楊富、薛七在船幫工。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該犯船泊虎邱河下，史性雄、王方興、姜大章並不識姓名二人，先後走至，僱搭陳幅受之船，前赴關鎮，言明每船錢七文，當即開行。該犯因思時已近年，貧難度歲，且見史性雄等均係鄉懦，遂起意嚇詐，將船擰至黃花涇地方，見無船過往，該犯將船停歇，聲稱時已歲暮，勒令各給錢五百文。史性雄等不允，該犯將船側擰恐嚇。史性雄畏懼，各許錢三十文。陳幅受嫌少，史性雄欲行上岸。陳幅受攔住，楊富等從旁勸命添給。史性雄等情出無奈，遂與王方興湊給錢三百文，姜大章給錢五百文，不識姓名兩人亦湊給二百四十文，該犯始放史性雄等上岸各散。該犯將錢分給楊富、薛七各一百三十三文，餘錢自行花用。史性雄等因被詐不甘，赴營喊稟，獲犯解縣審供不諱。查陳幅受擾載客船，因見鄉懦，輒起意訛詐，提船恐嚇，詐錢烹分，實屬生事擾害。陳幅受合依棍徒生事擾害發遣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面刺「烟瘴改發」四字。楊富、薛七雖非預謀索詐，但幫同勸令出錢，分贓入己，亦未便輕縱。楊富、薛七均應於陳幅受軍罪上量減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各該犯等先於犯事河干，各枷號一個月示

衆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准咨。

### 疊次詐擾縣擬枷杖完結控經臬司查照擾害例擬遣縣無處分（吳順觀）

一件爲委審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奇咨稱，荆溪縣民吳順觀疊次誣告詐擾一案，緣吳順觀籍隸荆溪，素不安分。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吳順觀因向錢進全索欠無還，即自扯破衣服，赴縣捏告錢進全毆打，經前縣訊明責處。又於四十八年十一月，吳順觀與朱開夏口角互毆，控經前縣責懲。又於五十一年十一月，吳順觀因佃種僧大珍田畝欠租被追，即捏控僧大珍強搬物件，希向圖賴，經前縣審明責懲。又於五十二年正月，丁悅義契買吳順觀之田，欲於田價內扣除借項錢文，吳順觀不允，控告丁悅義局賭未成，經前縣訊明枷責。各在案。至五十五年十一月，該犯因貧雖度，憶及族叔吳咬臍曾將田畝絕賣，俞仲山轉賣吳遵訓爲業，起意圖詐，遂假稱田係公產，爲吳咬臍獨賣，向吳遵訓找價不允，吳順觀吵鬧，經董日義調處，勸給七折錢十四兩花用。吳遵訓不甘控縣，審明責懲追錢。詎吳順觀因索詐未遂，復控稱向吳遵訓索找田價不允被毆等情，越赴同城之宜興縣混告，吳遵訓之子吳樞，具控荆邑。經該縣關查提訊，將吳順觀枷責完結。嗣吳樞恐吳順觀挾嫌報復，查出吳順觀積年犯案，赴飭司衙門開單呈首，經該司飭提犯卷來蘇，委蘇州府督同長洲縣審擬詳解，研鞠供明不諱。查吳順觀疊次誣告詐擾，該縣止就本案枷杖完結。但該犯屢責屢犯，實屬怙惡不悛。今既查訊積次犯案，擾害屬實，未便姑容。吳順觀合依棍徒生事無故擾害良人發遣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面刺「烟瘴改發」四字，到配杖一

百，折責安置。吳遵訓被吳順觀所詐錢文，照追給領。董日義訊無通同詐錢情事，請免提訊。擬合咨達等因前來，應如該撫所擬完結。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准咨。

### 竊取逆犯屍頭圖詐發黑龍江（丁大坤）

一件爲報明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東臺縣民丁大坤，竊取逆犯徐述夔首級，圖詐仲之踪一案，緣丁大坤籍隸東臺，在如皋縣西場鎮賣魚度日，稔知該地仲之踪即仲蒼壁家道稍裕，蓄意訛詐。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丁大坤由東臺縣北門外地藏庵旁經過，見逆犯徐述夔首級尚貯木籠懸杆示衆，該犯遂起意竊頭圖詐。二十三日，在不識姓名收荒擔上買備鐵鋸，即於是夜二更時分，獨自攜帶魚籃、鐵鋸，潛至庵旁，鋸斷木杆，木籠跌散，當將頭籠放於籃內挑行。木杆、鐵鋸，沿途掠棄。思想無計圖詐，行至梁垛場義塚地方，計尚未定。素知該處有遷空破棺，隨將頭籠藏匿棺內。至四十六年正月十六日，丁大坤憶及仲之琮家混堂內工人殷大魁，與伊認識，欲將屍頭放於仲家田內，托名有人要將人頭撩在仲之琮田內，令其送信說合。計劃已定，遂於是夜，至梁垛空棺內取頭，仍放籃內，用蒲包蓋好。十七日黎明，潛至仲之琮田間，將頭籠安放。恐仲之琮不知徐述夔屍頭，不能畏懼，當將隨身所帶記帳筆硯，用在路拾得燈架廢木，四面俱寫徐述夔別號「徐庚也回家」五字，同木籠放於一處，即行走回。是夜黃昏，赴仲之琮混堂內洗澡，捏稱聞得有人欲將人頭撩在仲家田內貽害之語，向殷大魁說知，命其轉告仲之琮，出錢代爲了事。殷大魁誤信爲實，轉向仲之琮說知。仲之琮以語涉荒唐，

置之不理。十八日早，仲姓佃戶吳忝瑞見田內有屍頭木籠等物，報知仲之琮，指名稟控。丁大坤畏懼潛逃，經如皋縣勘訊詳緝，前署東臺縣王耀先，據保正姜昌林稟報徐述夔首級被失，亦經勘訊通詳。嗣經捕獲丁大坤到案，審供不諱。究無同夥另犯不法情事。查比引律條內載，偷盜所挂犯人首級丟棄水中，比依拆毀申明亭板榜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查逆犯徐述夔懸掛示衆首級，非尋常梟示屍頭可比。丁大坤膽敢竊取圖詐良民，實屬不法，照例擬流，不足蔽辜。丁大坤請從重發往黑龍江等處，給與披甲人爲奴。保正姜昌林將懸示首級失於看守，致被匪竊，殊屬疏玩，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再加枷號一個月，滿日折責革役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准咨。

抗租毆業復藉母失跌勒索照棍徒例量減擬徒（陳有功）

乾隆五十九年，刑部覆江蘇司案呈：據蘇撫奇彙咨長洲縣陳有功短租毆業索詐一案，緣陳有功籍隸長洲，佃種陳南蕃屯田二畝七分六毫，照額每畝應還租米一石。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陳南蕃寓居催甲于文榮家，收取租米，欲行照額全還。陳有功不允，經于文榮議令陳有功每畝納還租米九斗六升，陳南蕃寫給收票。因租未足額，票內註明暫收字樣。初十日，陳有功慮恐再向索找，前赴于文榮家，命陳南蕃換給全還收票。陳南蕃不允，致相爭扭。陳有功揪落陳南蕃髮辮一縷，又毆其左眼胞一拳。適陳有功之母朱氏趕至幫護，失跌倒地，磕傷右眼胞，年老昏暈。陳有功輒謂陳南蕃將母推跌致傷，隨將陳南蕃身穿皮袍馬褂剥下，勒寫毆傷伊母筆據，索錢一千四百文，爲醫治之費。陳有功扶母回

歸而散。陳南蕃心懷不甘，赴衛具呈，移縣驗傷訊詳，飭審供認不諱。查陳有功佃種陳南蕃屯田，先既短少租米，繼復逞兇毆傷業主，且藉伊母自行失跌，輒敢勒據，剥衣索詐，情殊兇橫，未便輕縱。陳有功應合依兇惡棍徒生事擾害良民發遣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定地發配，折責安置。陳有功佃種田畝，於是年照額還租後，退還另佃。陳有功所剥陳南蕃皮袍馬褂，及所得藥資，一併給還陳南蕃收領。陳南蕃、陳朱氏各傷痕，均經平復等因，彙咨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江蘇成案卷九

賊盜下

詐欺官私取財

假冒官員長隨承差圖詐從重發黑龍江從犯因無端

肇釁亦從重照棍徒例問擬（陳奎）

一件爲盤獲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震澤縣陳奎冒充長隨，串詐吳大有誣良爲僕，並假充承差嚇詐一案，緣陳奎籍隸浙江，流寓無錫；董士元、徐連芳、沈士才均在蘇織匠手藝。董士元籍隸震澤，有祖遺前明吳茂靠身文契一紙，素知同縣之吳大有家道饒裕，欺其鄉愚，欲冒指爲吳茂子孫，圖詐銀錢。又慮係前明發契，未得代爲說合之人中止。乾隆四十六年七月間，與徐連芳、沈士才閑談，各道貧苦。董士元告知前情，徐連芳即以素識之陳奎，言語能幹，不如邀約商量。董士元遂託徐連芳轉邀。適有張廷欲往無錫，路遇徐連芳。徐連芳浼其順帶口信，命陳奎到蘇。是月二十五日，陳奎至徐連

芳家領與董士元會面，許以詐得銀兩，分給兩股。陳奎即起意假藉聲勢訛詐，令其捏爲吳大有轉賣與無錫嵇宅爲僕身契，冒充嵇宅長隨，往喚吳大有服役，使其畏懼出錢。董士元應允，約其同回震澤。陳奎隨代僱姚廷魁船隻，並用文淵閣大學士旗號，於二十七日，偕董士元、徐連芳、沈士才下船。二十八日，姚廷魁因風大水溜，恐旗號兜風收下。行至震澤下塘地方，轉泊。陳奎見該處熱鬧，又起意冒充承差，訪拿娼賭，嚇詐圩甲銀錢使用。當命董士元將圩甲朱懷珍喚至，用言恐嚇，旋命董士元說合，騙其出銀送給息事。朱懷珍因無牌票，識破係屬假差，赴巡檢衙門稟首。董士元跑脫下船，告知陳奎，即開船逃避。三十日，至八都地方，陳奎將旗號掛起，齊至董士元家，看明老契，創立轉賣契稿，令徐連芳謄寫。又令沈士才照錄原契，換寫順治十二年字樣。回船開至吳大有門首，時已黃昏。陳奎走入，聲言伊祖投靠董家，今已轉賣嵇宅，奉差喚命服役。吳大有以被誣不服，陳奎又嚇令出銀贖契，吳大有情極喊叫地鄰。陳奎欲拉其下船，再爲嚇騙。適遇巡檢武越駿查拿至彼，吳大有喊稟。起出假契，連犯稟解到縣，訊供前情不諱。查律載，冒認良人爲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又例載，假充大臣官員家人名目，豪橫鄉村，生事害民，犯該徒罪以上者，發近邊充軍。又例載，兇惡棍徒生事行兇，無故擾害良人者，發往寧古塔烏喇地方，分別當差爲奴。各等語。此案串詐，雖係董士元起意，未經得財。但陳奎冒充大學士嵇宅長隨，假張旗號，捏寫吳大有轉賣文契，誣良擾害，復起意假充承差，混以差訪爲由，圖詐圩甲，實屬目無法犯，應以陳奎爲首。陳奎除冒充承差圖詐圩甲輕罪不議外，應依假充大臣官員家人名目，生事害民，發近邊充事例，從重發往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董士元冒認良人爲僕，復聽從陳奎

假差訛詐，亦請從重照兇惡棍徒生事行兇，無故擾害良人發遣例，仍照名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面刺「烟瘴改發」四字。徐連芳轉糾陳奎串詐，沈士才聽從同行，應照爲從減一等律，各杖一百，徒三年。船戶姚廷魁，訊非知情，但不察來歷，混行受僱搖載，亦有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所得船錢，免其着追。順寄口信之張廷，訊不知情，毋庸議。假契、布旗銷毀，發契筋縣塗銷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四日准咨。

### 指稱營求進學銀已封貯即照已成問擬（湯淮有）

一件爲審擬撞騙匪徒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山陽縣湯淮有等，隨棚撞騙童生陳文筠銀兩，未經得贓，並串騙沈耀南捏控一案，緣湯淮有與已革武生湯吉先即湯慶，籍隸安徽旌德縣，湯吉先售賣字貼營生，伊兄湯廷章鏤碑手藝。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湯廷章在籍，曾向湯淮有借七折錢二兩，作盤費赴蘇。四十七年三月，受僱與江陰學院衙門鏤碑，在宅門外空屋工作。四月初間，湯淮有欲投湯廷章尋覓生理，湯吉先亦欲赴蘇趕考賣貼，即一同起身。在途探知學院現考淮安，偕抵淮上，寓歇黃澄清店內。探知湯廷章並不赴淮，湯淮有因盤費缺乏，起意商同湯吉先，借湯廷章在學院衙門鏤碑爲名，捏稱與場內看文之人熟識，包攬童生營求進學，希圖撞騙。湯吉先因在張克殷書店，寄賣字帖往來，將實情告知，託令招攬得銀均分。張克殷向童生陳文筠說合，陳文筠信以爲實。湯吉先等索銀五百兩，陳文筠嫌貴。四月二十三日，張克殷邀湯吉先，湯淮有面同陳文筠議定元絲市平銀三百兩，封存張克殷店

內，言明俟進學交付。湯吉先等復託黃澄清招攬撞銀。黃澄清轉向蕭喬年述知，蕭喬年知沈耀南家道饒裕，文理尚通，可以撞騙。五月初六日，同湯淮有等，向其索銀六百兩，代爲打點。沈耀南欲命抄出場中所作原文爲憑。湯吉先等詭稱學院關防嚴密，不能遞出。沈耀南見其言語支吾，未成而散。嗣學院發案，陳文筠未進，將銀收回。湯吉先等查知沈耀南已進，因其人柔懦可欺，商同蕭喬年挾制案銀，並索飲喜酒。沈耀南以並無成說不允。湯吉先商同捏欠告追，僞立各欠六百兩會票。蕭喬年知沈耀南有叔，因不知名號，復捏填沈楷之名，作爲沈耀南胞叔，寫立票稿，浼素識之林鳳儀照樣謄錄。湯吉先改名湯德，粘連假票，在山陽縣控追。經前任孫令拘訊，沈耀南不承，究訊會票來歷，湯吉先等混供係林姓假捏。查提林鳳儀，因先期出外，懸案未結。嗣湯吉先回籍，湯淮有乏費，至江陰投奔湯廷章，借寓鄉親俞柳木匠店內。適俞柳趕學院衙門工作，託令告知湯廷章，代籌生理，並索前欠。湯廷章清還借銀，囑其回籍。湯淮有復託俞柳寄信，向湯廷章借取盤費。奉學院查知，湯廷章與外人交往，恐有招搖情事，飭發江陰縣查訊，拘到湯淮有，究出前情，並關提犯卷訊供通詳。蒙學院斥革發訊，並將查出緣由奏明在案。茲提犯逐一研鞠，據將起意串同撞騙圖詐捏控各情，供認不諱。反覆研訊，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查湯淮有起意商同湯吉先指稱營求進學，撞騙陳文筠銀兩，雖未入手，但業經封貯，應照已成間擬。其誑騙沈耀南銀兩，雖屬未成，亦無封銀抵押情事，但因誑不到手，復敢串通圖詐，捏票控追，情殊詭詐。湯淮有、湯吉先即湯慶，均合依生童考試，積慣棍徒誑騙財物，照撞騙已成例，枷號三個月，發烟瘴充軍，從重改發伊犁、烏魯木齊等處。湯淮有給種地兵丁爲奴，例刺字。湯吉先即湯慶，係已革

武生，照例充當苦差，免其刺字。張克殷隨從湯吉先等撞騙陳文筠銀兩，封貯伊家，黃澄清、蕭喬年聽從串誑沈耀南未成，復假捏欠票，扛幫控詐，均難輕縱。張克殷、黃澄清、蕭喬年，均照撞騙已成例枷號三個月，發烟瘴充軍。陳文筠合依被騙之童生滿徒例，杖一百，徒三年。沈耀南應試人學，覆核試卷，文理通順，當蕭喬年向其說合包攬，並未承允，但既知騙情事，不即首告，湯廷章雖訊不知撞騙情事，但於湯淮有屢向寄信借銀纏擾之時，不即查察稟明，均屬不合。請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沈耀南衣頂已經斥革，應毋庸議。林鳳儀冒昧照贍會票，訊非知情，已經病故，應毋庸議。陳文筠所封銀兩，追繳人官。湯吉先偽捏假票塗銷，所有失察武生湯慶撞騙之教官職名，係寧國府學教授汪佑煌並告病回籍之訓導王金英，其失察棍徒隨棚撞騙之地方官，並不能審出設騙及捏控偽票實情各職名，係前任山陽縣知縣孫儒相應開報等因，咨達前來。湯淮有等應如所咨完結。至議處文職，事隸吏部，應聽吏部查議，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 指稱打點衙門誑騙財未得受減等問徒（趙溶）

乾隆五十二年，刑部覆蘇撫□彙咨：高淳縣趙溶誑騙劉慶福等一案，緣趙溶與趙同鶴係無服叔侄，趙同鶴之表兄李化成與劉慶福同村居住，村後係陳起昭契賣山場。五十二年二月初間，陳起昭在山造墳安葬，劉慶福等誤聽堪輿之言，謂有礙合村風水，向陳起昭爭阻，陳起昭不理。二月補六日劉慶福、劉慶餘、劉朝春、李化成赴縣呈告，路過趙同鶴家進內閑坐，適趙溶亦至，劉慶福等言與陳起昭訟訟，趙

溶因劉慶福等均係鄉愚，起意捏稱打點衙門騙錢，稔知李化成係趙同鶴表兄，隨與趙同鶴相商，同往說合，騙錢分用，趙同鶴應允。二十四日趙溶、趙同鶴前至李化成家，趙同鶴捏稱趙溶素知地理，李化成往告劉慶福等，邀同趙溶往山查看。趙溶聲稱山上做墳，有傷合村來脉，若用錢一百六十千料理衙門，可使陳姓不葬。趙同鶴亦在旁慇懃，劉慶福等以錢多不允而散。十六日，趙溶、趙同鶴復至李化成家，邀同劉慶福等議明七折錢一百千包辦。劉慶福等因無現錢，趙溶令其寫給借票，言明官事贏後，照票交錢。劉慶福等隨央劉慶壽代筆，寫立借票一紙，交與趙溶收執。嗣經陳起昭訴縣，劉慶福等續控，即央趙溶代作詞稿二紙。旋經該縣訊明，山係陳起昭契買，斷令陳姓葬墳。劉慶福等以官事審輸，知被趙溶等誑騙，即赴縣首告，獲犯審供不諱。查例載，指稱各衙門打點使用名色，誑騙財物，計贓犯該徒罪以上者，俱不分首從，發近邊充軍。又律載，詐欺官私取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竊盜贓七十兩杖八十，徒二年。又律載，聽許財物，未接受減受財一等。又例載，所許財物，寫立議單文券，向許財人追取入官，許財營求者，止問不應重律。又例載，詐騙抑勒被害人自首告，追給原主。各等語。此案趙溶因劉慶福等爲墳山訟訟，商同趙同鶴捏稱料理衙門，誑騙錢文。雖未接收，但劉慶福等寫給借票，贓有確數，自應按律科罪。查借票所開七折錢一百千文，計贓七十兩，律應杖徒。趙同鶴雖係被騙之李化成總麻表弟，但與劉慶福並非親屬，應以凡論。趙溶、趙同鶴均合依指稱各衙門打點使用名色，誑騙財物，計贓犯該徒罪以上者，俱不分首從，發近邊充軍例，財未接受，應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發配。劉慶福等以財營求，係自行首告，照律免罪等因，彙咨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略人略賣人

調戲誘逃致令失足溺斃照誘拐問擬（金四）

一起爲報明求驗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楊咨稱，崑山縣傅吉姐被金四誘逃，失足落河溺死一案，緣金四籍隸吳縣，木匠爲業，乾隆四十年十一月，金四僱傅公一之女吉姐，常送茶飯，不避嫌疑。十二月初五日夜，吉姐送出蠟燭，金四接取，捻手調戲。四十一年正月初六日，金四央同夥張蘭生說媒，欲聘吉姐爲妻，傅公一不允。金四曾兌換手鐲一副，送給吉姐，願爲夫婦，兩無異心。迨工竣歸家，懷念吉姐，於四月二十日，復至傅公一家借住。是晚私與吉姐訂期，二十五日晚迎接，令吉姐在螺螢浜小木橋等候，被傅公一撞破喝散。次日金四不別而行。至二十五日，金四僱宋隴等船隻往載，上岸找尋未遇。吉姐是晚携包潛出，至木橋失足落河殞命。金四未知其情。次日復赴傅公一門首探信，經傅公一遇獲，並認獲女屍報縣，金四聞知畏罪，將佩帶剃刀刎傷頸項。報縣驗訊，供認不諱。查金四與傅吉姐調戲誘逃，致吉姐失足落河溺死，自應照誘拐問擬。金四除畏罪故自傷殘，輕罪不議外，合依和誘知情爲首例，發雲貴、兩廣極邊足四千里充當苦差，面刺「烟瘴改發」四字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初十日准咨。

姦拐他人誘逃之婦以塗從論（陳老漢）

一件爲稟明叩究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楊咨稱，海州趙子盛誘拐王徐氏轉給陳老漢通姦同逃一案，緣趙子盛與徐氏之翁王有禮，鄰村居住，徐氏賦性懶惰，常被伊姑訓責。乾隆四十年八月間，徐氏被姑劉氏斥責後，赴地拾草，適趙子盛在彼，見其流淚，詢悉前情，趙子盛起意誘拐嫁賣，語以外出逃生，徐氏聲言無處投奔而散。越數日，徐氏復被姑毆，哭赴井邊汲水，適趙子盛亦在井邊，勸氏同伊逃走。徐氏慮及翁姑追回打死，趙子盛又以不妨之語擔承，見有人來各散。迨至二十三日，趙子盛候見徐氏，約其次日領逃，徐氏應允。二十四日早，趙子盛在徐氏門外，將火紙擲入牆內。徐氏見而走出，一同潛逃，至村鄰王高氏車屋內停歇。經王高氏看見，趙子盛慮恐敗露，又因徐氏一時無處嫁賣，急欲脫身免累，當將徐氏領交素識之陳老漢爲妻，陳老漢未允。趙子盛令徐氏跪求，陳老漢始允留下。趙子盛旋即回歸。陳老漢即與氏成姦，捏稱夫婦，逃至阜寧縣地方，搭棚居住。王有禮因未知伊媳係何人拐逃，未經報緝。至四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前赴王高氏家閑談，道及伊媳被拐遍訪無踪，王高氏以曾見趙子盛帶有年少婦女，歇伊車屋之內告知。王有禮即赴州具控，獲犯訊供不諱。查趙子盛雖未與徐氏通姦，但聞徐氏被姑打罵，即起意拐逃，疊次引誘，冀圖嫁賣。及至誘拐逃出，因被王高氏看見，恐破案受罪，將氏轉給陳老漢爲妻，使其通姦逃匿，實屬不法。趙子盛合依和誘知情爲首發遣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面刺「烟瘴改發」四字。陳老漢雖與徐氏通姦同逃，究由趙子盛起意，將氏拐出領交所

致，陳老漢應與被誘之王徐氏，均合依爲從減一等律，各杖一百，徒三年。王徐氏係犯姦之婦，杖罪的決，徒罪收贖，交給伊夫，聽其去留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二十八日准咨。

### 姦拐婦女致姦婦被父勒斃姦拐之犯從重改發黑龍江塗奴（王黑網）

一起爲報明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淮蘇撫閔咨稱，邳州民王黑網姦拐王檠之女娜姐，致王檠將女勒死一案，緣王黑網與王檠同姓不宗，素日相好，乾隆五十二年三月，王檠因田內工忙，即請王黑網幫同耕作，議明八月內歇工，謝錢三兩。平日共坐同食，仍係兄弟稱呼。王黑網即住宿王檠家，與王檠之女娜姐，素不避忌。四月十一日，王檠外出，王黑網與娜姐調戲成姦，後非一次，王檠夫婦並不知情。七月初二日，王黑網因與娜姐通姦情密，恐被王檠知覺，商約同逃。娜姐應允，即於是夜，王黑網領同娜姐逃至睢寧，認爲夫婦，向不知情之王之民租屋樓住，僱工度月。旋王檠查女不見，知被拐逃，恐醜聲外揚，不欲報官，私自尋訪。十二月十八日，王檠尋至睢寧，撞遇王黑網並伊女娜姐，即於二十三日帶回家內拷問。娜姐吐悉前情，王檠氣忿，訴知王黑網族叔王萬朋、族兄王統，並告以家醜不願鳴官，自欲將女處死，囑令王萬朋等亦將王黑網處死。王萬朋等勸其送官究治。王檠旋即回家，時已更深，見妻子已經睡熟，娜姐亦在自己房內，側面靠枕睡熟床上。王檠氣忿莫遏，潛解紗襪綫帶，從娜姐項後將繩繞轉咽喉，兩手執住帶頭，用力緊勒，娜姐當即殞命。王檠告知伊妻，次早往喚妻兄白宗海，僱同乞

丐曹朋，將屍擡埋義塚。旋因伊女已經勒死，王黑網未經處治，心懷不甘，復投保報州，驗審通詳，飭審供認不諱。究非知情縱容，亦無同謀加功情事。查王黑網與王檠同姓不宗，係暫邀幫助耕作，並非僱工，應同凡論。該犯除與娜姐通姦，致姦婦被父尋回勒死，殺非姦所，亦非登時，姦夫比例罪止擬徒輕罪不議外，王黑網合依和誘知情爲首發遣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但該犯因姦釀命，情節較重，應請從重發往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照例刺字。王檠因女犯姦，有玷祖先，一時氣忿，用帶勒斃，究屬義忿所激，應請免議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准咨。

# 江蘇成案卷十

賊盜下

發塚

## 同地同時連開兩棺仍依見屍一次問擬（李大）

一起爲發棺盜物等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楊咨稱，青浦縣李大即李鳴岐等，刨竊陸兆霖妻女厝棺首飾一案，緣楊南廷先於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夥同董氏等販賣私監，審擬杖徒，發配逃回。至四十一年五月，有李大穩知陸兆霖妻女兩棺，厝於郊店地方，棺內皆有物件，起意行竊。乾隆四十年五月二十三日，糾約趙南明、楊九即楊南廷、曹才、丁九、彭廷佩即彭隴，並已故之蔣三寶、曹三入夥，均各允從。即於是日黃昏，在趙南明家會齊，分坐兩船，共夥八人，搖至郊店停泊。李大令丁九、趙南明看船，蔣三寶攜帶鐵鑿，李大等六人上岸，行至墳所。該墳週圍編有竹籬，南設墓門，東首瓦房一間，門外堅立櫈鎖。李大令彭廷佩、曹才在外照看，蔣三寶將所帶鐵鑿，撬開門鎖，同李大等進至屋內，拆開

厝棺磚圈，見兩棺並厝，蔣三寶、曹三先將西首一棺，鑿斷竹釘，用磚墊起棺蓋，伸手摸取金珠首飾。蔣三寶又撬開東首棺蓋，竊得首飾物件，仍將各棺蓋好，携贓下船，搖回趙南明家俵分而散。事主報縣詳緝，嗣經婁縣於李舜斌被失逾貫案，獲犯李大、蔣三寶；並於錢濟善案內緝獲彭廷佩、曹才、丁九、曹三。該犯等均未將撬竊陸兆霖家厝棺一案供出，迨獲趙南明訊認撬竊陸兆霖妻女屍棺，續獲楊九錄供。蔣三寶、曹三在婁縣病故。將趙南明、丁九、楊九、彭廷佩同已起贓物，解縣審供不諱。贓經主領，正賊無疑。查該犯等雖撬開陸兆霖妻女兩棺，但事在同地同時，自應仍依開棺見屍一次定擬。除蔣三寶、曹三身故不議外，此案係李大即李鳴岐爲首，李大合依盜未埋屍棺開棺見屍一次者，發邊遠充軍例，發邊遠充軍。楊九即楊南廷，前係販私擬徒脫逃，非竊盜問徒在外復竊，應仍照開棺見尸一次科斷。該犯除於徒限內逃走，事在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初一日恩詔以前免議外，應與曹才、趙南明、丁九、彭廷佩即彭隴，均依盜未埋屍棺，開棺見屍一次爲從，照雜犯流罪總徒四年例，徒四年，杖一百，均照例刺字等情，咨達前來。應如該撫咨完結。乾隆四十二年准咨。

並非地主發掘盜葬屍棺仍照發塚問擬先後發掘  
一塚係各自起意各以爲首論（芮品五）

一起爲掘塚叩驗緝究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楊咨稱，高淳縣革生芮鳴疇盜葬父棺，被芮品五等先後挖掘，並芮鳴疇誣告芮慎五等，倡議掘棺一案，緣芮鳴疇即芮念書，與芮用茂、芮品五等均係一

族，並無服制，聚居一村。因有祖遺山地一塊，坐落村後，各房分執。素傳不可做墳之說，故該山向不造墳。而芮鳴疇素知芮長陸受分地內，頗有吉穴，久懷謀佔。乾隆二十二年，芮長陸物故無後，芮鳴疇即將芮長陸遺地過戶完糧。迨三十年間，族衆公舉芮鳴疇纂修家譜。芮鳴疇又私將故弟芮念易，註於芮長陸名下爲嗣，並以胞弟芮念春幼子芮因宗，註爲芮念易之後，預爲占葬地步。四十一年十二月，芮鳴疇見原厝父棺地土潮濕，欲行移葬。慮恐族人不依，遂捏造芮長陸將地賣與祠堂，契紙填已故芮念璞作中，係伊備價贖回，以爲執業憑據。即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將父棺遷至芮長陸地內安葬。族人恐被傷害，各抱不平。曾邀芮鳴疇赴祠懇求遷墳未允。遂有住近葬地之芮品五，起意掘塚灌糞，欲使芮鳴疇知其不利，另行遷葬。商之芮念昇，及在逃之芮上元允從，即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夜，芮念昇分攜鐵鍬糞桶，與芮品五齊至墳旁。芮上元用鍬掘開一洞，芮念昇將糞灌入而逸。旋經芮鳴疇見而鳴保報縣勘緝。又有芮用茂，亦恐受害，於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至伊族侄芮士秀家商謀，欲將芮鳴疇葬棺挖起，移放公祠，再與訐訟。令芮士秀往糾族人芮念琪、芮用盛、芮紹明、芮大春，至芮士秀家告知情由，衆亦允從。芮用茂因值患病，芮士秀在家燒飯，俱未同行。芮念琪等四人，即於是夜携帶鋤頭棍索前至葬地。芮念琪於先經芮品五等挖動處所，鋤開墳土，芮用盛等俱各用手相幫爬土，將棺擡起。又因距祠尚遠，棺重難擡，回至芮士秀家，向芮用茂告知。芮用茂復令芮士秀往糾芮念琢、芮勝宗、芮功候、芮功和幫同芮念琪等至墳，將棺擡放祠內各散。又經芮鳴疇報縣，詞內混將芮慎五等一併牽控。即經該縣先後拘獲各犯，究悉謀地盜葬，致被挖掘情由，牒學查明芮鳴疇入學年分，詳革審擬。詎芮鳴疇

復捏芮慎五等因謀買未遂倡議掘棺情詞，赴司具控，並飭查究。芮念琪旋於解府時，在監病故。茲據提犯研鞠，據供不諱。查芮鳴疇因芮長陸身故無後，貪其山地，捏造僞契塋葬父棺，固屬盜葬，但芮品五、芮用茂等均非地主，輒各先後起意掘塹灌污，挖棺移祠，雖事由盜葬而起，究與地主發掘之例不符。除聽從挖棺之芮念琪已經病故不議外，芮品五即芮念倫，芮用茂即芮長僖，訊係各自起意掘塹挖棺，均照發掘他人墳塹見棺榔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芮念昇、芮用盛、芮士秀、芮紹明、芮大春，均照爲從減一等律，各杖一百，徒三年，分別刺字。芮念琢、芮勝宗、芮功侯、芮功和，聽從扛抬，並未發塹，均請照不應重律各杖八十。芮鳴疇除盜葬輕罪不議外，其所控芮慎五等謀買未遂，倡議掘棺如果得實，芮慎五等應照發掘墳塹見棺榔律，擬以滿流。今既審屬全誣，應照律反坐，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犯事犯到官在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初二日恩詔以前，芮品五、芮用茂、芮鳴疇各流罪，均應減爲杖一百，徒三年。芮念昇、芮用盛、芮士秀、芮紹明、芮大春各徒罪，應各減爲杖一百，均免刺字。芮念琢、芮勝宗、芮功侯、芮功和各杖罪，均予援免。芮慎五、芮結廷訊係被誣，應予省釋。芮鳴疇父棺，聽其另行安葬，僞契塗銷。芮長陸遺地，俟該族議鑑有人，即令過戶管業。逸犯芮上元緝獲另結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准咨。

### 發掘墳塹盜取屍身圖詐首犯擬斬爲從發伊犁（黃大漢）

一件爲報明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銅山縣黃三聽從伊父黃大漢刨毀杜二屍身訛詐李

聚一案，緣黃大漢籍隸山東恩縣，同子黃三來銅袁家集地方，搭篷居住求乞。黃大漢因討吃維艱，饑餓難忍。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黃大漢從義塚經過，見胥杜氏故父杜二新埋墳土浮鬆，憶及李聚不肯施捨，起意刨掘屍身，移至李聚門首訛詐。走回告知黃三，黃三聽從。即於是夜分帶鐵鍬，筐籃並柳棍，行至杜二墳旁。黃三刨啓墳土，黃大漢用鐵鍬撬開棺蓋，打落護頭，將屍拖出。黃三見屍未發變，恐人識破勸阻。黃大漢不依，復用鐵鍬將杜二頭顱鏟落，又剥去屍身上所穿布衫一件，放入棺內。將屍盛入柳筐，用棍同黃三扛至李聚屋後放下。黃大漢攜帶器具走回，令黃三通知李聚起視。黃三捏稱無人知覺，不如給以錢米，代爲掩埋。李聚疑心盤詰，黃三言語支吾。李聚將黃三誘住，報明地保，報縣詣驗。胥杜氏聞知往看，認明該屍褲褡，係伊父人殮所穿，稟經該縣詣勘驗訊，已據黃大漢將起意開棺毀屍圖詐各情，自認不諱。嗣因黃大漢在監病故，茲據黃三認係聽從伊父起意，毀屍訛詐，究詰不移，似無循飾。查黃大漢、黃三，係一家共犯，侵損於人，應以凡人首從論。查乾隆四十六年，有如皋縣徐細保盜割王朱氏屍頭，圖詐周殿文銀兩，將徐細保改爲擬斬監候，題准部覆在案。今黃大漢盜挖杜二墳塚，鏟落屍頭，圖詐李聚錢米，與徐細保情事相同。黃大漢應依開棺見屍紋律，改爲擬斬監候。已於取供後在監病故，應毋庸議。黃三除移屍圖詐輕罪不議外，合依開棺見屍爲從例，發近邊充軍。改發伊犁、烏魯木齊等處，酌撥種地當差，照例刺字。杜二屍首飭屬領埋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准咨。

## 開總麻卑幼棺槨割取屍頭圖詐照棍徒例擬遣（李幅田）

一起爲稟明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閔咨稱，泰興縣民李幅田等割取李節保屍頭圖詐印甡一案，緣李幅田、李瞬舞均係李節保總麻服叔，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李節保出痘夭殤，埋於義塚地上。二十一日，李瞬舞至李幅田家閑談，道及貧難。李幅田懷挾印甡不允助會之嫌，隨起意割取節保屍頭，詐銀分用，李瞬舞應允。即於是夜，李幅田攜帶鐵刀、布袋，同李瞬舞偕至埋屍處所。李瞬舞用帶去火煤照亮，李幅田將刀扒去泥土，揭開棺蓋，割取屍頭，貯於袋內，交給李瞬舞，於二十二日薄暮，携趕印甡家。捏稱現有急事，借銀一百兩需用。印甡答俟次日計議，留其住宿。詎李瞬舞私將布袋擲於牀下。二十三日早，印甡驚見，李瞬舞聲稱如允借銀，携回了事。印甡畏懼，稟縣審擬詳解，提犯親審，供認不諱。究無另犯別案。查律載，尊長發卑幼墳塚開棺見屍者，總麻杖一百，徒三年。又，殘毀他人死屍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總麻以上卑幼，依凡人遞減一等。又例載，兇惡棍徒生事擾害良人者發遣。各等語。此案李幅田因兵印甡不允助會之嫌，起意割取總麻服侄屍頭圖詐，實屬殘惡。若僅照發掘總麻卑幼棺槨見屍，及殘毀總麻卑幼死屍間擬，不足蔽辜。李幅田合依兇惡棍徒生事擾害良人例，發極邊四千里充軍，面刺「烟瘴改發」四字，到配杖一百，折責安置。李瞬舞聽從索詐，應照爲從減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定地發配，折責安置。期滿遞籍，交保管束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初九日准咨。

殘毀妻屍以凡論（陸兆琳）

乾隆五十四年，刑部覆蘇撫彙咨：泰興縣陸兆琳殘毀妻屍一案，緣陸兆琳即陸鳳裕，籍隸泰興縣，由俊秀捐納從九品職銜。娶妻李氏，因無子嗣，於乾隆四十八年，契買喜氏爲妾。詎李氏心懷妬忌，時加斥詈。四十九年三月，陸兆琳與李氏因家務口角，李氏以夫偏袒喜氏，囑母李朱氏赴縣控究，經親族陸海等調處寢息。迨後李氏待妾尤惡，常將陸兆琳詈罵，陸兆琳畏懼，忍不與較。五十四年三月初二日，李氏染患傷寒病症，延醫張雨蒼診治無效。李氏病中性愈暴戾，日逐詈罵不休。初八日，陸兆琳往祀宗祠，薄暮時分，李氏在家，因病身故。陸兆琳之女三女，同喜氏等看守屍旁，令僱工張三保往喚陸兆琳回歸。時陸兆琳已入醉鄉，見而觸起李氏生前兇惡詈罵之嫌，坐在屍旁，出言指斥。喜氏等勸解，陸兆琳愈加氣忿，順取桌上小刀割去李氏左腮頰屍肉一片，並咬去右手小指皮肉一塊。經喜氏等拉開，屍弟李英秀報縣驗訊，屢審不諱。查律載，殘毀他人死屍者，杖一百，流三千里。髡髮若傷者，減一等等語。今陸兆琳因妻李氏生前潑悍，蓄有積恨。迨既已病死，猶挾夙怨，輒將屍身腮頰手指咬割致傷，以泄其忿。核其情節，恩義已絕，未便輕縱。陸兆琳應即照凡人殘毀死屍若傷者減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發配等因，彙咨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偷刨屍棺既已竊得棺內物件即不得照未見屍問擬（陸再）

乾隆五十八年，刑部覆蘇撫彙咨：寶山縣陸再盜挖朱堯青之妻李氏棺木一案，查例載盜未殯未埋屍柩未開棺槨者，杖一百，徒三年。如開棺見屍一次爲首，發邊遠充軍等語。此案陸再起意鑿竊李氏厝棺，獨自挖開砌磚，於屍棺護頭上鑿穿小洞，用竹棒做成夾鉗，鉗出屍髮一縷，帶出銀簪頭搭珠子等物，雖屍身尚未全暴棺外，而棺內屍物，已遭毀竊。且該犯既已鑿棺開洞，即不得謂之並未開棺見屍。既已鉗取屍物，亦不得謂之僅止見棺。准情定讞，自應依例科斷。該撫將該犯照盜未殯未埋屍柩未開棺槨例擬徒，與例不符。應令該撫另行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 夜無故入人家

格殺拳毆之賊並無傷痕未便以格殺科斷（柏良）

乾隆五十一年，刑部覆蘇撫咨：蕭縣民柏良毆傷竊賊胡二身死一案，緣柏良與胡二素不認識，竝無嫌隙。乾隆五十年七月間，有劉蔭穀因地種秫秸，已經結穗，恐人偷竊，遂僱柏良在地搭棚看守。二十一日夜四更時分，胡二攜帶筐籃、木棒，潛至劉蔭穀地內竊摘秫穗。柏良聞聲警覺，上前喝捕。胡二拳毆柏良胸前，柏良亦用拳還毆胡二左耳根，並向奪秫穗。胡二不放，柏良踹着胡二所放木棒，隨即拾取，

毆傷胡二左腿左曲臘。胡二逃走，柏良時因黑暗，未經再趕。胡二逃至張維清地內，因傷重跌地。次早張維清等經見，問知情由，詎胡二受傷深重，旋即殞命。鳴保報驗，獲犯訊供不諱。查柏良受僱看守秫穗，即屬事主，惟柏良所供被胡二拳毆，並無傷痕，未便以格殺拒捕科斷。柏良合依黑夜偷竊，被事主毆致死者，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律，杖一百，徒三年例，應杖一百，徒三年。查該犯有母胡氏年逾七十，止生該犯一子，家無以次成丁，業據該縣訊取保鄰屍屬人等供結呈送，核與留養例相符，應照例折責四十板，枷號一個月，存留養親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事主疊毆入室賊人致斃照例擬徒（張茂公）

乾隆五十一年，刑部覆蘇撫咨：嘉定縣張茂公毆傷賊犯葉二身死一案，緣張茂公籍隸嘉定，與葉二素識無嫌，乾隆五十一年閏七月十一日二更時分，葉二攜帶鐵鑿，至張茂公家行竊，用鑿撬門進內，復將房門撬開，張茂公驚醒起捕，將葉二扭住。葉二用鑿拒傷張茂公左腿，張茂公負痛鬆手，葉二逃至門外，被門檻絆跌倒地，擦傷肩甲肱膊。張茂公追出乘勢揪住，奪過鐵鑿，戳傷葉二左右腿肚，喊叫捉賊。維時張茂公之弟張忝勝並子張積德聞聲趕至，張忝勝用所帶竹扁擔毆傷葉二右臍肋。張茂公即令張積德用繩捆縛葉二兩手，又順取木棒連毆葉二左右臍肋，葉二聲喊，張積德點燈照看認明，於十二日投保報縣，驗訊保辜押醫調治。詎葉二受傷深重，延至十六日因傷殞命。報驗審供不諱，究非有心欲殺。查葉二黑夜撬門入室，被張茂公當時追獲，且驗明撬門形跡屬實，其爲行竊無疑。張茂公將葉二捆縛之

後，復疊毆致死，實屬擅殺。張忝勝所毆葉二臘肋一傷，並非命處，驗止紅色，傷甚輕淺。張茂公用鐵鑿木棒脣毆腿肚臘肋，雖非致命之處，但俱皮破潰爛，實堪斃命，應以張茂公當其重罪。張茂公合依黑夜偷竊，被事主毆致死，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杖一百，徒三年例，應杖一百，徒三年。雖該犯有母吳氏年逾八十，但有子張積德業已成丁，應毋庸議。張忝勝幫毆致傷，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發落等因。經本部查，例載黑夜偷竊，被事主毆致死，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杖一百，徒三年。又賊犯持杖拒捕，爲捕者格殺，不問事主鄰佑，俱照律勿論。如追捕倉卒毆斃，照例杖一百，徒三年。若賊犯業已拿獲，輒復疊毆，或捕人多於賊犯，倚衆共毆，及恃強逞兇致斃者，仍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各等語。蓋例言持杖拒捕格殺勿論者，以賊犯有恃強逞兇之情，捕人被拒回格，有急迫無奈之勢，故殺命亦可不問。若賊犯未曾拒捕，事主黑夜捕賊，倉卒致斃，雖非格殺可比，究之事在倉卒，故毆死賊犯，得以比例擬徒。倘賊已獲復又恃衆疊毆逞凶致斃，則當懲其擅殺之罪。故律應擬絞，例義分晰甚明，引斷勿容牽混。前據該撫將毆死無名竊賊之事主潘瑞文，審依無故入人家內擬徒咨報，經本部核其案情，詳繹例意，駁令另行妥議在案。今此案張茂公因葉二攏門進內行竊，警醒起捕，將其扭住，被葉二用鑿拒傷左腿，負痛釋放。葉二逃至門外，絆跌倒地。張茂公追出揪住，奪鑿戳傷其兩腿，喊叫捉賊。伊弟張忝勝及子張積德聞聲踵至，張忝勝用竹扁毆傷葉二右臘肋，張茂公即令張積德用繩捆搏其兩手，又取木棒連毆其左右臘肋，皮破潰爛，越四日殞命。是賊犯葉二實死于毆倒捆縛之後，正與業已拿獲，疊毆致斃，擬絞之例相符，亦與前案潘瑞文毆死無名竊賊之情

節相符。乃該撫咨稱張茂公將葉二捆縛後，復疊毆倒地，已核明其致死之由，而不用業已拿獲疊毆致斃之例，僅照夜無故入人家內律擬徒，引用牽混，無以昭情法之平，而徒開擅殺之漸。事關生死出入，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確核案情，按例妥擬，到日再議。咨駁去後，茲據該撫咨稱，查律載，夜無故入人家內，主家登時殺死勿論，已就拘執而擅殺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又例載，黑夜偷竊，或白日入人家偷竊財物，被事主毆打致死者，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律，杖一百，徒三年。又例載，賊犯持仗拒捕，爲捕者格殺，不問事主鄰佑，俱照律勿論。如鄰佑人等直前追捕，倉卒毆斃，或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官，毆打戕命者，照事主毆打致死減門殺罪二等，杖一百，徒三年。若業已拿獲，輒復疊毆，或倚衆共毆致斃者，仍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各等語。蓋律例各有專指，議擬不容混淆。事主被竊有急迫難堪之狀，捕之不得不力，鄰佑雖有協捕之責，究係旁人，即不得與事主同論。律言登時殺死勿論者，以殺係主家，猶之事主也。例言格殺勿論以賊人持仗拒捕，勢甚強橫，故不問捕之者爲何人，均得寬免。此格殺之所以不分事主、鄰佑也。如殺非登時，或賊人未曾拒捕，及已就拘執而致死，在鄰佑則必視其致斃之在倉卒，在拿獲，爲擬徒、擬絞之分。而在事主，則不論其致死之是否在致死條內，止言比照拘執擬徒，而不議及於絞，是事主捕賊，果殺在當場，止有杖徒一條，例義顯然，似應與鄰佑有別。今此案張茂公，因葉二攏門進行竊，警醒起捕，被葉二用鑿拒傷左腿，葉二逃至門毆斃。即與鄰佑人等，同科環首。則毆賊之分別倉卒與拿獲者，例內止言鄰佑而不及事主，而事主毆打致死條內，止言比照拘執擬徒，而不議及於絞，是事主捕賊，果殺在當場，止有杖徒一條，例義顯然。

外，絆跌倒地。張茂公奪鑿截傷其兩腿，喊叫捉賊。伊弟張泰勝及子張積德聞聲踵至，張茂公即令張積德用繩捆綁其兩手，因賊肆詈，又取木棒連毆其左右臘脰，越日殞命，是捕係事主，殺出當場。如謂葉二業經捆縛。疊毆致斃，即應擬絞，則當場毆死賊人之事主，等於協捕疊毆之鄰佑，似與定例未符。且與非當場獲賊致死之事主，及白日曠野毆致死之案，亦覺漫無區別。張茂公一犯，應諸如原擬，仍照黑夜偷竊被事主毆致死，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例，杖一百，徒三年，定地發配，似無枉縱等因，咨覆前來。應如所咨完結，仍令照例彙題。至咨內所稱倉卒與拿獲者，例內止言鄰佑而不及事主，是事主毆打致死條內，止言比照拘執擬徒，而不及擬絞等語，本部詳查例案，事主毆斃賊犯，罪人不拒捕，及已就拘執而擅殺例問擬絞候，成案累累，不一而足，前於核覆潘瑞文擬徒文內，已經指明。即如該省新題張德林毆死竊賊萬東一案，萬東亦是賊犯，張德林豈非事主？而該撫以其情節兇狠，即比例擬絞。是所稱事主毆死賊犯條內，止言擬徒而不及擬絞之處，錯誤顯然。應令該撫嗣後凡遇此等案件，務須詳繹例文，按依情罪重輕分別徒絞定擬，不得過于拘泥，致滋寬縱。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准咨。

### 盜賊窩主

#### 代消賊贓多至七案比照窩留積匪例擬徒（戚文瑞）

一起爲獲解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淮蘇撫閔咨稱，無錫縣賊犯張阿傳疊竊事主王貽謀等家一案，緣

張阿傳籍隸金匱，素未犯案，乾隆五十三年二十月初四日，張阿傳因貧難度，起意行竊，蔡用昇歇店內寓客王貽謀衣物。是夜獨自潛至事主屋後，用鑿撬門進內，竊得衣褲等物，變賣花用。又於五十四年三月初十日夜，獨自行竊事主吳瑜家，用鑿撬門進內，竊得衣物，向戚文瑞說明，交託變錢花用。又於五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夜，獨自行竊事主徐增祥家，用鑿挖洞進內，竊得衣物，携交戚文瑞代變錢花用。又於五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日夜，獨自行竊事主陳倫瑞家，用鑿撬門進內，竊得衣飾等物，交戚文瑞代變錢花用。又於五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夜，獨自行竊事主張忝保家，用鑿撬門進內，竊得帽緯等物，交託戚文瑞代變錢花用。又於五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夜，獨自行竊事主李步雲家，用鑿挖洞進內，竊得衣物，自行當錢花用。又於五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夜，獨自行竊事主陳大茂店內馬褂、釘鞋，交戚文瑞代變錢花用。又於五十五年二月初六日夜，獨自行竊金匱縣事主錢立成家，用鑿撬門進內，竊得銀錢衣服，變當花銷，並分給戚文瑞贓錢二千八百文。又於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夜，獨自行竊陸勝容家，用鑿撬門進內，竊得衣服錢文，交託戚文瑞代變錢花用。又於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夜，獨自行竊事主潘觀慶家，扒墻進院，復撬窗櫺入室，竊得衣銀飾物自行當變錢花銷。事主李步雲、陳大茂、陸勝容、潘觀慶、錢立成各報錫、金二縣差緝，其王貽謀、吳瑜、徐增祥、陳倫瑞、張忝保，或因回籍，或因患病外出，未經具報，嗣據捕獲張阿傳，訊供差傳補報，錄供通詳，審認不諱。究無窩夥另竊別案，各案均起有真贓，經主認領，正賊無疑。查王貽謀、吳瑜、徐增祥、陳倫瑞、張忝保、李步雲、陳大茂、陸勝容各案，贓俱十兩以上，及二三四十兩不等，錢立成失贓值銀九十七兩零，潘觀慶失贓值銀一百十七兩零，張阿傳計贓罪

止杖流，但該犯初犯，同時並發十案，實屬積猾。張阿傳除計贓輕罪不議外，應照積匪猾賊例停發新疆，改發極邊烟瘴充軍，到配杖一百，折責安置，面刺「積匪猾賊」及「改遣」各字樣。戚文瑞均於竊後知情代變贓物，每案得錢數千文不等，雖未同夥行竊，亦未窩留，但代賊消贓至七案之多，亦未便輕縱。戚文瑞除知情變贓輕罪不議外，應比照窩留積匪，分得些微贓物，或止代爲賣贓者，減本犯一等治罪例，於張阿傳軍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定地發配，免其刺字。張阿超擬杖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准咨。

### 知情收買竊贓多至十案比照窩留積匪例擬徒（馬廷相）

一起爲獲解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閔咨稱，武進縣賊犯唐雙符等行竊事主徐李氏等家一案，緣唐雙符、謝德林與張阿通，及在逃之陳二，均相認識，俱未犯案。乾隆四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陳二至唐雙符家，談及貧難，唐雙符起意行竊事主徐李氏家，陳二應允。是夜三更，唐雙符攜帶鐵鑿，陳二徒手，二人潛至事主屋邊，唐雙符用鑿挖洞進內，竊出衣物，遞交陳二接收，運回俵分。七月二十二日，張阿通起意糾竊事主周升虎家，唐雙符、謝德林、陳二允從。即於是夜，四人徒手，潛抵事主屋後。張阿通踰牆進內，開門一同進去，竊出桌凳、銅磁等物，運回張阿通家。次日將木盆等贓賣與知情之馬廷相，餘賣不識姓名人過往船上，得錢俵分。四十九年閏三月初九日，張阿通起意糾同唐雙符、陳二，行竊事主唐宗玉家。是夜三人徒手，齊抵事主屋後。張阿通捐門一同進內，竊得琴凳等物，携至張

阿通家。次日將琴凳賣與不知情之鮑亦清，餘賣知情之馬廷相，及不識姓名人，得錢俵分。閏三月十五日夜，陳二起意糾同唐雙符行竊事主李熙家。是夜二更，二人潛至事主門首。陳二跳牆開門，放唐雙符進內，竊得銅磁、屏椅等物，分運回家。次日陳二將椅屏、香几、磁瓶，賣給馬廷相，餘售不識姓名人，得錢分用。又於閏三月十六日，張阿通起意糾約唐雙符、陳二，行竊事主蘇祖家，俱各允從。是夜三人，潛抵事主屋邊。張阿通用帶去鐵鑿撬門進內，竊得衣物。復又跳至張微聞家，竊得銅爐等物，遞交唐雙符等接收，携至張阿通家。次日將半桌畫軸，賣與馬廷相，餘售不識姓名人，得錢俵分。閏三月二十二日，張阿通起意糾約唐雙符、陳二，行竊事主劉景松家，俱各應允。是夜三人，齊抵事主屋後。張阿通捐門入室，竊得銅錫器皿、衣物，分攜回家，賣與馬廷相，得錢分用。四月二十日，張阿通起意，糾同唐雙符、謝德林、陳二，竊事主胡道榮家。是夜四人潛抵事主屋邊。張阿通用鑿挖洞，與唐雙符進內，竊出衣物，遞交謝德林等接收，分運回家，將贓賣與馬廷相，並不識姓名人，得錢分用。四月二十九日，謝德林起意，糾同唐雙符行竊事主楊正達家。是夜一人，潛抵事主門首。謝德林挾鎖開門入室，竊得鞋襪兜被，分携回家，將贓賣與馬廷相，及不識姓名人，得錢俵分。五月初二夜，陳二起意，糾約唐雙符、謝德林行竊事主周德裕家。是夜三人，潛抵事主屋邊。謝德林用鑿挖洞，同唐雙符進內，竊得衣物，分負至唐雙符家，次日將贓賣與馬廷相，並不識姓名人，得錢俵分。五月初七日，陳二起意糾約唐雙符、謝德林，行竊事主吳德彩家。是夜三人，潛抵事主門首，謝德林挾鎖開門，一同進內，竊得木器衣箱，運回唐雙符家。次日將贓賣與馬廷相，並不認姓名人，得錢俵分。五

月初九日，謝德林起意糾約唐雙符行竊事主馬裕隆家。是夜三更，二人潛抵事主門首。謝德林用鑿挖洞，同唐雙符入室，竊得碗凳錢物，運回唐雙符家。次日將贓賣與馬廷相，及不識姓名過路人，得錢分用。各事主亦有報案，亦有因贓微外出未報。嗣據捕獲唐雙符、謝德林、張阿通、馬廷相，訊供不諱，贓經主領，正賊無疑。查唐雙符先後共竊十二案，張阿通起意糾竊六案，殊屬積猾，計贓均在一兩以上。唐雙符、張阿通除計贓輕罪不議外，應合依初犯再犯之賊，糾夥連次疊竊至六案以上，並雖未糾夥疊竊在八案以上，照積匪猾賊應發新疆改發內地例，發極邊烟瘴充軍，照例刺字，並面刺「改遣」二字。張阿通已於取供後病故，應毋庸議。謝德林疊竊六案，雖起意行竊，止有二案，已情近積猾，應照積匪猾賊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刺面。馬廷相疊次知情買贓十案之多，雖未窩留同行分贓，但照故買贓問擬，罪止擬杖，不足示儆。馬廷相應比照窩留積匪，代為賣贓減本犯一等治罪例，於唐雙符遺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張朋年擬笞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准咨。

# 江蘇成案卷十一

人命

殺死姦夫

本夫捉姦姦夫已經逃走本夫乘姦婦睡熟觸發前忿  
起意勒斃照非姦所獲姦例問擬（宋阿傳）

乾隆四十八年，刑部覆蘇撫□咨：陽湖縣民宋長名與宋阿傳之妻劉氏通姦，被本夫撞遇盤實，乘氏睡熟勒死移屍一案，緣宋長名係宋阿傳無服族兄，宋阿傳娶妻劉氏，結褵多載，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宋長名僱喚宋阿傳工作，約定二十日上工，至期宋阿傳未往。宋長名親往催促，適宋阿傳同母周氏外出，其妻劉氏在家，宋長名即與劉氏調戲成姦。三月間，宋阿傳遠赴蘇城工作，宋長名常至其家，每逢伊始周氏外出，即與劉氏宣淫，已非一次，周氏母子均不知情。嗣周氏因劉氏與宋長名同坐說笑，毫不避忌，當將劉氏訓斥，因而姑媳不和。宋長名却被窺破，亦稍爲歎迹。八月間，周氏姑媳，復又口角。

周氏即搬往江陰，與前夫之子同居，並寄信告知宋阿傳回歸詢悉情由，當向劉氏詰責未吐。宋阿傳不得實據，遂爾隱忍。宋阿傳旋又受僱宋長元家，離家稍遠，住宿彼處，間或回家。九月十五日黃昏時分，宋長名見宋阿傳不在家，又探知周氏遠往江陰，復潛赴劉氏家內，將門虛掩未環，拉同劉氏進房，正欲行姦，適宋阿傳乘空回家，推門進內。宋長名聽聞門響，即行跑出，正遇宋阿傳進門喝問。宋長名心虛不答，宋阿傳隨手扭住，被宋長名掙脫逃回。宋阿傳追問其妻，劉氏吐出姦情。宋阿傳令其自行尋死。經貼鄰居住之朱阿傳嫡母宋屠氏聽聞前往，勸令宋阿傳俟次日再與宋長名理論而止。宋阿傳悶坐前進屋內，劉氏先自進房睡宿。二更時分，宋阿傳進房欲睡，見劉氏已和衣仰面鼾睡牀上。宋阿傳見而氣忿，一時起意勒斃。隨在牀檣取得棉繩，輕輕騎壓劉氏身上，將繩從劉氏項後繞過前面，左右調轉，兩手分執，用力收緊。劉氏驚醒，已不能聲喊，開眼掙扎。因劉氏用棉被蓋身，兩手俱在被內，不能伸出，惟只兩脚掙扎，劉氏旋即氣絕。宋阿傳當將屍身，獨自負至宋長名門首，連繩撩放牆邊，自行回歸。次早捏稱伊妻自縊，投保報縣，驗讀通詳，審供不諱。查此案宋長名與劉氏通姦，本夫宋阿傳當其母周氏喚回說知後，疑心已久。嗣宋長名復至劉氏家中，圖續舊好，適宋阿傳回歸，宋長名聽聞門響，未得成姦，即行跑出。宋阿傳進門撞遇，攫住掙脫，因而向妻盤問得實，令其自盡。當經伊嬌屠氏勸止。迨至二更，宋阿傳進房欲睡，見劉氏已經睡熟，一時起意勒斃。歷據姦夫供認不諱。查核情罪，與非姦所獲姦，殺死姦婦，姦夫到官供認不諱，確有實據，擬徒之例相符。宋阿傳除移屍輕罪不議外，合依非姦所獲姦，殺死姦婦，本夫照已就拘執而擅殺例，應杖一百，徒三年。宋長名合依姦夫杖一百，徒三年例，

應杖一百，徒三年等因咨部。經本部以例載本夫登時姦所獲姦，將姦婦殺死，姦夫當時脫逃，後被拿獲到官，審明姦情是實者，將姦夫擬絞監候，本夫杖八十；其非姦所獲姦，或聞姦數日，殺死姦婦，姦夫到官供認確有實據者，將本夫照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徒，姦夫杖一百，徒三年等語。誠以登時姦所獲姦，乃人情之所難堪，一時忿激，殺死姦婦，實合於義，故本夫罪止杖責。至姦夫既已身陷邪淫又陷姦婦死於非命，故罪應擬以絞抵。若非姦所獲姦，或聞姦數日，殺死姦婦，則殺非出於一時之義忿，恐轉念或有別因，且姦罪可得控理，而人命不容擅殺。故姦夫本夫，均應城旦。是本夫殺姦之案，總當問其是否姦所登時，援以定擬，庶罪名不致出入。此案劉氏與宋長名通姦，經其姑周氏見其同坐說笑，喚回本夫宋阿傳，告知情由，因其不得實據，遂爾隱忍。嗣宋阿傳傭工出外，是夜黃昏時分，宋長名復赴劉氏房內，正欲行姦，適宋阿傳推門進內。宋長名聽聞門響跑出，正遇宋阿傳，隨手扭住，被其挣脫。宋阿傳隨問出劉氏姦情，逼令自盡。經伊嬌母勸止悶坐前屋，劉氏自進房和衣鼾睡。二更時，宋阿傳進房，見而氣忿，起意勒死，將繩繞過劉氏項頸立斃。核其情節，是宋阿傳推門進內，親獲姦夫，被其挣脫。人即聞姦已久之人，地實非姦不至之地，獲姦不爲不確。乃文內叙稱，宋長名未得成姦，即行跑出，似隱以已離姦所，爲姦夫作一地步。如云尚未行姦難作姦所定論，豈捉姦必在正姦之時？而欲姦之際，已姦之後，即不在此例乎？若謂黃昏時姦夫掙脫，宋阿傳雖曾逼令劉氏自盡，業經伊嬌勸止，迨至二更始行起意勒死，不得謂之登時。不思黃昏至於二更，並未隔夜，且彼時殺姦不遂，實因阻與伊嬌，而悶坐前房，義忿之情未息。其進房勒死，仍係逼令自盡之心，並非轉念，更與聞姦數日，殺死姦婦者。

不同。是此案獲姦既有實據，殺姦亦無別因。該撫遽照非姦所獲姦例，將本夫、姦夫同問杖徒，何以申義忿而懲淫惡？案情例義，均未允協。事關罪名出入，未便率覆。應令該撫研審妥擬具題到日再議。今據該撫咨稱，查例載，本夫登時姦所獲姦，將姦婦殺死，姦夫當時脫逃，後被拿獲到官，審明姦情是實，姦夫供認不諱者，將姦夫擬絞監候，本夫杖八十。細繹例意，本夫姦所獲姦，登時將姦婦殺死，寬其義忿所激，故罪止杖責。姦夫當時逃逸，獨陷姦婦於非命，則以本夫應得之罪，罪姦婦以繯首。若非姦所獲姦，已無所謂登時。既經就獲，儘可解官，按律治罪。誠如大部所指，人命不容擅殺，姦罪可得控理也。如將姦婦殺死，事屬已就拘執，故將本夫擬以杖徒，科其擅殺之罪。姦夫亦坐以城旦，以爲姦婦被殺之由。是殺死姦婦姦夫應擬絞抵者，必須獲姦在於姦所，殺姦在於登時。又律載，本夫姦所親獲姦夫、姦婦，登時殺死者勿論。註云：或雖成姦已就拘執，或非姦所捕獲不拘此律。例云：姦夫已離姦所。本夫登時逐之門外殺之，依不應杖。蓋謂雖離姦所，猶在登時。又例載，姦夫已就拘執而擅殺，或雖在姦所捉獲非登時而殺，並須引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致死律，姦夫、姦婦，律所同論。姦所親獲姦夫，殺非登時，即應城旦，則殺死姦婦不在登時，例亦難寬。且殺姦稍遲，姦夫可以脫逃，例特註拘執擅殺之文，姦婦分不能離，故止載登時殺死之律。如稍有游移，則姦婦總屬已就拘執，是非登時殺死姦婦，例即須坐以拘執擅殺之條，其義已屬顯見。此案宋長名與劉氏有姦，爲其姑周氏窺破，告行伊子宋阿傳，是聞姦屬實已久。是日黃昏時候，宋阿傳回歸推門，宋長名聽聞門響，即行跑出，是宋長名撞遇宋阿傳之時，正在宋阿傳進門之頃，勘驗宋阿傳住房係大門一間，進內靠東夾衝一條，衝後披屋

爲宋阿傳臥房，今撞獲係在門口，去姦所已相隔一街，當日成姦與否，原不得爲非姦所之據。而撞獲姦夫，已離姦所，實有本夫之供可憑。宋阿傳喝問，宋長名無言回答，將其揪住，宋長名掙脫逃回。宋阿傳向劉氏盤問，說出平日有姦。宋阿傳止有令其自己尋死一語。宋阿傳果因義忿所激，志欲殺姦，則當劉氏說出姦情之時，方致死之不遑，何暇待旁人勸阻？且宋屠氏赴勸，亦止言明日與宋長名理論，並未有阻擋殺姦之言。迨宋屠氏走回後，其時亦可致死，何必又待至二更之後？今宋阿傳到案初供二更時分，身子困倦，進房睡宿。推其睡宿之心，其義忿之情已息，即非復逼令致死之念。其因進房見劉氏先已鼾睡，全無愧耻，一時觸怒，復起意勒死，豈尚謂之登時？雖黃昏至於二更，並未隔夜，但所謂登時而殺，實由義忿，迫與頃刻，更不復有轉念。而拘執擅殺，非必盡須隔夜，始科其罪。是姦夫之邪淫釀命，固不可輕，本夫之拘執擅殺，亦難寬假。况宋阿傳勒死伊妻之後，尚將屍身負至宋長名家門首，假作自縊，以圖抵賴。揆厥情由，更非迫於一時之義忿可比。若將宋長名擬以絞抵與獲姦在於姦所，殺姦在於登時者，無所區別。該縣原詳未將撞獲之處，聲敘明晰，致奉駁飭。今確加審訊，細核致死各情，將宋阿傳引以非姦所獲姦或聞姦數日，將姦婦殺死，本夫照已就拘執而擅殺例，擬以滿徒。宋長名照姦夫例，亦擬杖徒，似無枉縱。宋長名、宋阿傳二犯，應請仍照原擬各杖一百，徒三年。該犯等事犯在乾隆四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恩旨以前，宋阿傳徒罪，應請減爲杖一百。宋長名因姦釀命，不准援減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准咨。

親屬姦所捉姦殺死強姦未成之姦夫係在捆縛

之後仍照擅殺例擬徒（高尚友）

乾隆五十三年，刑部覆蘇撫□咨：沐陽縣邵俊強姦高張氏未成，被高尚友等姦所拿獲，共歐致死一案，緣高尚友籍隸沐陽縣，與兄高尚全及婦嫂高張氏同居，邵俊向租高尚全車屋居住。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夜，邵俊飲醉，潛入高張氏室內圖姦，高張氏不從喊嚷。經高尚全弟兄及鄰王有盛聞聲趨視，邵俊逃逸，高尚全弟兄即欲控究，經邵俊之母邵董氏再三央懇，高尚全等亦因顏面攸關，當令遷居息事，未經控究。五十三年三月初六日二更時分，邵俊酒後復萌淫念，掇開高張氏房門進內，脫衣上牀，按住高張氏胸膛，強欲行姦。高張氏驚覺喊叫，邵俊用手捂住其口，不許聲張。高張氏抵死不從，愈加聲喊，經高尚全、高尚友聞喊趕至喝問，邵俊赤體下牀，用拳毆傷高尚友胸前欲逃，高尚友上前扭住髮辮，與高尚全一同拖拉倒地，磕傷額顱。高尚友乘勢騎壓身上，高尚全取繩捆縛手脚，欲候天明送官。隨有鄰人王有盛聞聲趕至，點燈照看，認識邵俊，在地混罵。高尚全等即將邵俊復來圖姦弟婦情由向告，王有盛亦向理斥，邵俊一併辱詈。高尚全即取棍連毆其左肩甲左右臘脰，邵俊罵不絕口，兩脚亂掙。高尚友一時氣忿莫遏，並恐掙起行兇，復取菜刀割傷邵俊左右腳跟。王有盛因見邵俊兇橫牽罵，未經拉勸，次早投鳴地保往看。詎邵俊受傷，旋即殞命。報縣驗審，供認不諱，究非有心欲殺，亦無起釁別故。查邵俊先曾圖姦高張氏喊嚷而逸，經伊母邵董氏央求寢息，實屬確有證據，尚敢復萌淫念，夤夜

入室，強欲行姦，按傷高張氏胸膛。高尚全、高尚友係高張氏夫兄、夫弟，均例應捉姦之人。迨聞聲趕至喝問，邵俊輒逞兇拒傷捉姦之人。高尚友等即在高張氏房內，將邵俊登時赤身獲住捆縛。因其辱罵掙扎，高尚友與兄高尚全先後毆割致傷身死，實屬一時義忿所激。但該犯等既將邵俊用繩捆縛，不待送官究治，輒行共毆致死，正與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之律相符。查高尚全所毆左肩甲左右臘肋，均非致命重傷，惟高尚友所割兩脚跟筋斷骨損，又係最後下手，其爲此傷致死無疑。應以高尚友當其重罪，高尚友合依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致死律，杖一百，徒三年。高尚全例許捉姦，毆傷邵俊肩甲臘肋等處，應與未經勸阻之王有盛均請免其置議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姦女之父聞姦後即將伊女致死與本夫聞姦殺死

姦婦無異姦夫比例擬徒（翟巧郎）

一件爲報驗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奇咨稱，江陰縣翟巧郎與翟楚善之女金鳳通姦敗露，致翟楚善將女殺死一案，緣翟巧郎籍隸江陰，係翟楚善無服族侄，同村居住，與翟楚善之女金鳳見面無忌。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翟巧郎之母患病臥床，金鳳前往探望，翟巧郎乘間與金鳳調戲成姦。迨後乘便宣淫，已非一次。翟楚善並不知情。五十八年四月初十日，金鳳因姦懷孕，惟恐敗露，與翟巧郎商允打胎。翟巧郎即倩收生徐許氏用藥，許給錢一千文。徐許氏應允，翟巧郎先給錢五百文，約期十五日，在土地堂後打胎。至期翟巧郎領同金鳳至彼，徐許氏正與金鳳用藥，適地保許子受之妻許王氏走至

瞥見，問悉姦孕情由，翟巧郎懇勿聲張各散。嗣許王氏向許子受述及，十八日許子受途遇翟楚善，告知前情，囑令管束伊女。翟楚善歸家向女盤詰，先不承認，翟楚善用木棒毆傷金鳳左臂膊，始行實訴。翟楚善氣忿，起意致死。即於是夜，乘金鳳睡熟，携取菜刀，潛赴床邊，砍傷金鳳咽喉，立時死命。報縣驗詳飭審，研鞠供認不諱。查例載，本夫非姦所獲姦，聞姦數日，殺死姦婦，姦夫到官供認不諱，確有實據者，將姦夫杖一百、徒三年等語。此案翟巧郎與同宗無服族姊金鳳通姦敗露，致金鳳被父翟楚善殺死。翟楚善係金鳳親父，聞姦後即將伊女致死，實與本夫非姦所獲姦殺死姦婦，激於義忿無異。翟巧郎應比照本夫非姦所獲姦殺死姦婦，姦夫杖一百、徒三年，定地發配，折責安置。翟楚善因女犯姦，起意殺死。激於義忿，應毋庸議。徐許氏得受錢文，用藥打胎，雖未墜下，殊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係婦女照律收贖。所得錢文，照追入官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准咨。

### 戲誤過失殺

#### 在稻場用鳥鎗打鳥誤傷行人致死比例擬流（顧雙）

一起爲男遭慘死等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楊咨稱，昭文縣民顧雙，用鎗打鳥，誤傷陳幅生身死一案，緣顧雙與陳幅生前後村居住，素無嫌怨。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傍晚，顧雙之父顧衡山見

素識之徐幅生攜帶鳥鎗，沿途打鳥，由門首經過，隨邀進內閑談。徐幅生將鳥鎗置放門邊，顧雙見鳥鎗內裝有火藥鎗子，因陳鶴聲屋後竹園鳥雀甚多，即私取鳥鎗，用船渡河登岸，意圖打鳥頑耍。詎鳥見人走近，遂飛集陳鶴聲屋前空場稻蘿之上。該犯遂手架鳥鎗，將火繩夾入鉗內，目注衆鳥，由屋右南首小路，沿籬側身向前走出，不期樹枝括落火星，失火鎗發。適陳幅生同父陳鶴聲欲赴田工作，從屋內走至場上稻蘿邊，致被鎗傷額顱等處倒地，陳鶴聲亦被鎗傷腿臂，訴知地鄰看明，將陳幅生扶回。詎陳幅生受傷沉重，延至三更殞命。報縣驗審，供認不諱。查顧雙因目注飛鳥，持鎗斜行，不期失火鎗發，雖屬出於無心，但陳鶴聲場上爲出入經由之所，與深山曠野不同，乃輒敢在該處施鎗打鳥，致釀人命，未便輕縱。顧雙除鎗傷陳鶴聲輕罪不議外，應比照無故向有人居住宅舍放彈射箭，投擲磚石傷人致死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徐幅生私藏鳥鎗，並不照例報官編號，應合依私藏軍器一件律，杖八十。各犯事犯到官，在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初二日恩詔以前，顧雙流罪減爲杖一百，徒三年。徐幅生杖罪援免，仍於顧雙名下，追銀十兩，給付屍屬收領營葬等因，並開具失察私存鳥鎗文武職名，咨達前來。顧雙等應如該撫所咨完結。至失察職名，應聽吏部查議。合行咨覆。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准咨。

### 於通行官河橋上拋擲死狗中傷過船水手身死比例擬流（鐘仔頭）

一件爲報叩電奪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楊咨稱，丹陽縣鐘仔頭幫同孫長明掠棄死狗，誤傷徐萬二身死一案，緣鐘仔頭隻身求乞度日，與孫殿章家工人孫長明認識，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二十日，孫殿

章家之狗自斃，其妻尹氏令孫長明撩棄河中。因恐浮起，被人捞去剥食，復令用蒲包裝貯磚石七塊，將死狗入包，用繩捆好，孫長明邀同鐘仔頭，用扁擔擡（至草堰南門外大橋西首石欄杆上。孫長明抽出扁擔，鐘仔頭隨手將蒲包推下，適值無錫縣民徐文相之船撐出橋門，水手徐萬二在船頭彎身撐篙，被包石中傷左後肋連左肋倒在船頭。經徐文相將船撐近河岸，點燈查看，見蒲包內盛有磚石、死狗，當將徐萬二扶進睡卧，延至二十一日午後殞命，並據地總查係鐘仔頭等棄擲致傷。報縣驗訊，供認不諱。查蒲包雖係孫長明邀同鐘仔頭扛抬至橋，但係鐘仔頭一人用手推河，致傷徐萬二身死，自應以鐘仔頭當其重罪。查律載，無故向城市及有人居止宅舍投擲磚石，因而致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註云：仍追埋葬銀十一兩。各等語。今查草堰南門外大河，係通行官河，乃船隻絡繹往來之地，與城市無二。鐘仔頭將蒲包死狗、磚石，不從沿灘棄河，而在於通行官河橋上，混行拋擲，因而致斃人命，並非思慮所不到。且拋擲死狗，原不應在於橋上，與過失殺人不同。鐘仔頭合依無故向城市投擲磚石因而致死，律杖一百，流三千里。該犯年未及歲，照律收贖，仍追埋葬銀一十兩，給付屍親收領。孫長明將磚石同死狗捆包，糾約幫抬，從高拋擲，肇釁釀命，殊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再加枷號一個月，滿日折責發落。孫殿章買米外出，伊妻尹氏在家，不知誤傷情事，均毋庸議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准咨。

### 傾潑熱湯誤燙停舟河下之人身死比例擬流（丁傅郎）

一件爲夫死求驗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楊咨稱，陽湖縣丁傅郎潑湯燙傷蔡紹祖身死一案，緣丁傅郎向在汪桂林熱麵店內幫工，與蔡紹祖素不相識，並無仇隙。汪桂林店屋後窗臨河，店內洗鍋水漿，與用剩麥湯，向從後窗傾入河內。其河不時乾涸，從無船隻來往。乾隆四十四年夏間，河中水大，間有農船往來，各屬稀少。五月二十日，蔡紹祖與蔡紹祥、蔡紹榮、蔡京沅、蔡奉岐合駕無棚農船入城換糞。二十一日將晚，泊汪桂林店後河下，蔡紹祥等共坐船頭，蔡紹祖獨在船艙睡臥乘涼。適丁傅郎將收拾鍋竈內用剩熱麵湯盛于木桶，掇至後窗向外傾潑。未經探視，不知河下有船，以致熱湯燙傷蔡紹祖左胳膊連胳膊連肱肘手腕並腎囊，左右腿膝腳腕左臂等處，經蔡紹祥等將蔡紹祖扶至汪桂林店內嚷鬧，蔡紹祖亦知丁傅郎無心誤潑，欲令醫治，不願報官。當經汪桂林將蔡紹祖扶至鹿苑巷內，借屋住歇，延醫呂敦復敷治不痊，於是月二十九日，因傷殞命。報縣驗訊，供認不諱。查汪桂林店後支河，既因夏間水大，間有農船往來，則丁傅郎傾潑麵湯，自應看明河內有無船隻，再行傾出。乃並不向外探看，輒將熱湯混行傾潑，以致蔡紹祖被燙身死，與律註所載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者不同。第丁傅郎與蔡紹祖既不相識，是日又無爭鬥情事，亦未便以鬥殺科斷。丁傅郎應比照無故向城市及有人居止宅舍投擲磚石，因而致死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事犯在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恩詔以前，應減爲杖一百，徒三年，仍追埋葬銀十兩，給屍屬收領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無所咨完結。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

日准咨。

### 墾地誤傷幼孩比照鬥殺量減問流（顏士沅）

一件爲稟叩驗究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閃咨稱，震澤縣顏士沅誤傷徐耀祖身死一案，緣徐耀祖年甫十二，顏士沅素與無嫌，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顏士沅在田鋤墾，有舊種荸薺翻出，徐耀祖見而檢拾，顏士沅因係小孩矮小，恐其誤碰鋤上，喝令走開。顏士沅正舉鋤向下翻墾，不期徐耀祖又從顏士沅背後鑽至鋤邊，復圖拾取荸薺。顏士沅收手不及，以致鋤齒誤傷徐耀祖偏左，流血倒地。經鈕德全見而幫同扶起，送回徐耀祖家，告知誤傷情由，情願調治。徐耀祖之母徐沈氏應允，即經顏士沅延醫調治無效，延至二十九日，徐耀祖因傷殞命。報縣驗訊，據供不諱。究詰實係誤傷致斃，並無爭鬥別故。查乾隆三十九年上海縣陸忝德在田坌地種菜，墾出田螺，爲年九歲之小孩陸德生看見奔取，陸忝德正復舉鋤下坌，收手不及，誤傷陸德生偏左殞命，援照乾隆三十年長洲縣朱林翻墾草根，致死年甫七歲之周天生成案，照門殺律減一等間擬杖流，咨部照覆在案。此案顏士沅在田鋤墾，徐耀祖見有翻出荸薺檢拾，該犯喝令走開，徐耀祖幼稚無知，復從顏士沅背後鑽至鋤邊，致該犯收手不及，鋤齒誤傷徐耀祖偏左身死，核與陸忝德情事相同。顏士沅請比照鬥毆殺人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准咨。

## 疑賊戳傷鄰人致死照門殺滅等問流（沈沅征）

一件爲報明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婁縣沈沅征捕賊，誤傷潘才觀身死一案，緣沈沅征與潘才觀鄰居素好，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夜，二更時候，沈沅征聽聞犬吠，起視門旁磚壁被賊掘洞，隨攜帶防夜木柄鐵鎗，開門出捕。悄悄走至籬外，適潘才觀亦因聞犬吠，出往巡查，行至籬邊，兩不照會，沈沅征於黑暗中猝見人影，疑是賊匪，恐遭拒捕，一面聲喊捉賊，隨勢用鎗向戳，適傷潘才觀臍肚下。潘才觀負痛喊叫，沈沅征始知誤戳致傷。時有鄰人張得海聞聲出視，詢悉情由，幫同將潘才觀扶回，稟縣驗訊飭醫，詎潘才觀傷重，延至二十七日夜殞命。報縣驗訊，供認不諱，究無起鬪別故。查沈沅征因捕賊誤戳潘才觀致斃，有潘才觀生前供詞可據。並訊明屍親證佐人等，並無起鬪別情，其爲疑賊誤傷致死，毫無疑義。檢查乾隆三十三年，有南匯縣沈榮補因設車在田戽水，同弟沈小京搭棚守宿，有素識梅培觀黑夜搖船砟草，船身碰車，沈榮補驚起疑賊竊車，執持扁擔趕至河邊喊捉，適梅培觀站立船頭，沈榮補見有人影出自蘆葦，誤認爲賊，用擔毆打，致梅培觀受傷，覆舟溺死一案；又於乾隆三十四年，有儀徵縣秦連元，因收割田稻，堆放門外場上，慮人竊取，即在場邊搭設草篷，卧宿看守。四更時分，適伊戚趙進福起早出門，前赴王之選碾坊，約期碾米。路經秦連元篷邊犬吠，秦連元疑係賊人至場竊稻，手携防夜長柄鐵刀，潛至篷外查看。瞥見一人走近篷旁，秦連元心疑是賊，慮被拒毆，隨即用刀向戳，黑暗中適中趙進福項頸身死一案；均經審照捕役拿賊格鬥誤殺旁人，照過失殺律追埋收

贖。奉部指駁，改照門殺律量減杖流，咨部覆准在案。此案沈沅征於深夜被挖竊，開門出捕，適潘才觀亦聞犬吠出視，沈沅征於黑暗中猝見人影，疑爲賊匪，一時不暇審問，用鎗向截，適傷潘才觀致死。查與從前江蘇辦過沈榮補、秦連元兩案情事相同。沈沅征應請援案，照門殺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九百里，到配折責安置，無干省釋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准咨。

### 疑賊共毆致斃仍依門殺科斷幫同棄屍之兄加等問擬（石炳毓）

乾隆五十二年，刑部覆蘇撫咨：吳江縣民石三同在監病故之石炳毓，疑竊毆傷倪如春身死棄屍一案，緣石三同兄石大，均係石炳毓之侄，與倪如春素識無嫌。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起更後，倪如春自八坼鎮回家，路由石炳毓門首瓜地經過，時石炳毓等均已睡宿，聽聞犬吠，恐係賊人竊瓜，隨即起身。石炳毓攜帶鐵斧，石三帶木柵牙，開門查看。見有一人在田邊行走，石炳毓等疑係竊賊喊追，倪如春即從田旁往東跑走，石三追上攔住，用柵牙迎面向毆，致傷倪如春額顱。石炳毓隨後追至，亦用斧背毆打一下，適傷倪如春頂心倒地。維時石三之兄石大，持燈趕至，認係倪如春，向其查問，不能言語，旋即殞命。石三畏懼，起意棄屍。石炳毓害怕，先即回家。石三即將農船搖近岸旁，同石大將屍擡放船內，搖至寺前港，棄河而散。旋經倪如春父倪廷秀，查見屍身撈起，因屍已發變，無從指驗傷痕，疑係落河淹斃，不忍報驗，備棺收殮，嗣因圩甲石雲中訪悉前情，報縣訊詳，開檢緝獲各犯。石炳毓旋即在監病故。茲據將石三等審擬詳解，提犯研鞫，供認不諱，逃後亦無爲匪別情。查倪如春黑夜回家，路由石炳

毓田邊經過，並未行竊田瓜，石炳毓等疑竊毆死，自應仍依鬥殺科斷。石三用柵牙毆傷倪如春額顱，雖致致命之處，但受傷尚輕。其石炳毓所毆頂心，傷至骨裂，倪如春立時殞命，自應以石炳毓擬抵。石炳毓合依共毆人致死，以致命傷爲重，下手致命重者絞律，擬絞監候。業於取供後，在監病故，應毋庸議。石三除在場幫毆有傷，應照餘人律杖一百輕罪不議外，其與石大將倪如春屍身投棄水中，係石三起意爲首，石三依棄屍不失律，杖一百，徒三年。石大應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但該犯係石三胞兄，隨從伊弟同行，應照例加一等，亦杖一百，徒三年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江蘇成案卷十二

人命

威逼人致死

奴僕姦家長總麻以上親致令自盡發黑龍江爲奴（錢阿六）

一件爲妹死稟明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楊咨稱，金匱縣民錢阿六，與家長楊建章總麻服姑楊七姐通姦被獲，致七姐投河身死一案，緣錢阿六係楊建章已故祖父楊繹如契賣之僕，楊建章與族叔楊鳳山之妹七姐，服屬總麻。楊建章因錢阿六懶惰，逐出在外，未追身價，亦未還身契。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楊建章赴蘇訓蒙，錢阿六仍至楊建章家炊爨，七姐常令錢阿六帶買什物。八月盡間，七姐攬伊小侄女在後門頑耍，錢阿六亦蹲身與小孩頑笑。七姐之手碰及錢阿六額頰，錢阿六即捻七姐之手，七姐未曾噴聲。以後常相戲謔，九月十二日，錢阿六見七姐之母同嫂外出，即乘間與七姐調戲成姦。十月二十六日夜，錢阿六買得青果棗橘欲送七姐，走至後門，適七姐出外關門，告知伊母因伊嫂有病相伴，止伊一

人在房獨睡。錢阿六隨閃進七姐卧房，掩門姦宿。錢阿六之鞋脫於牀前，適楊鳳山欲取茶葉，同母進房，駭見牀前男鞋。揭帳查看，錢阿六起身欲逃，被楊鳳山攆跌在地。胡氏出外喊叫，七姐即搶取衣服，開門逃出。經鄰楊春山等聞聲前來，將錢阿六拿獲。詎楊鳳山追尋七姐，業已投河身亡。報縣驗訊，供認不諱。查律載，奴僕姦家長總麻以上親，杖一百，流二千里。其姦婦因姦敗露自盡，作何治罪，律無專條。錢阿六即照奴僕姦家長總麻以上親，杖一百，流二千里律，杖一百，流二千里。但因姦釀命，情節較重，請將錢阿六改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爲奴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年七月狀，九日准咨。

### 姑姦毆傷姦婦致令自盡比例擬軍（儲盛典）

一件爲毆斃叩驗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贛榆縣民儲盛典，與王賓之妻徐氏通姦，將氏毆打，以致自縊身死，賄和匿報一案，緣儲盛典與王賓，住居鄰近，時相往來，與王賓之妻徐氏熟識。乾隆三十五年春間，王賓出外傭工，儲盛典與徐氏調戲成姦，後非一次，漸被王賓知覺。王賓索借錢米，儲盛典總不回却。王賓利其資助，知情縱容。四十五年二月間，儲盛典因徐氏情意疏淡，疑其另有姦夫，向氏查問，徐氏不認。儲盛典留心察探，三月十四日五更時候，儲盛典聽聞犬吠開門出看，望見王賓家有一人，往北走去。因想王賓傭工在外，必另有姦夫往來。隨至徐氏家查問，見門戶虛掩，推門進內，徐氏睡在牀上，儲盛典問與何人通姦，徐氏不認。儲盛典以親見有人走出，房門現開，如何諱

賴之言斥詰，徐氏不服，起身穿衣，與儲盛典吵鬧。儲盛典氣忿，掌批徐氏左腮脰兩下。徐氏即在門邊携取柱門木棍向毆，被儲盛典奪過，連毆徐氏左大腿左臘脰左胳膊等處五下。徐氏之子小羊，聽聞起身走至，將儲盛典木棍奪下。徐氏坐地哭罵，儲盛典復欲毆打，經小羊勸住。時已天明，小羊與儲盛典各赴地種菜。徐氏令伊女小安，帶領幼女出外頑耍，乘間投繩自盡。小安回家驚見，喊知儲盛典同小羊趕至，將繩割斷放下，業已殞命。小羊往喚伊父王賓回家，看明屍傷，通知地方顧元，入城報驗。儲盛典邀同堂兄儲盛功，追至城中，尋見王賓，囑令免報，並以縱姦亦要問罪之言挾制，許給錢二十八千文，王賓允從。又許酬顧元銀二兩，隨一同回家。儲盛典當湊錢二千七百文，給王賓買棺，將屍殮埋。餘欠錢文，約於四月內找清。嗣王賓屢討不給，心懷不甘，赴縣具報。差拘集訊，因儲盛典所認掌毆徐氏腮脰，並棍毆其左腿等處各傷，均非致命，恐有致命重傷，非檢不明，詳蒙批飭開檢，審供不諱。查例載，因姦威逼人致死，若和姦縱容，而本婦、本夫愧迫自盡，毋得概坐因姦威逼之條等語。今儲盛典與王徐氏係屬和姦，所毆王徐氏腮脰左腿各處，雖非致命重傷，但釁起妬姦，輒取持棍逞兇，疊毆多傷，致徐氏氣忿自盡。迨王賓欲行控驗，復敢用言挾制，出錢贖和，以致屍遭蒸檢，實屬兇惡不法，未便輕縱。儲盛典請比照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果有致命重傷，雖有自盡實迹，依律追給埋葬銀兩，發近邊充軍例，發近邊充軍，仍照追埋銀給屬營葬。王賓等挺杖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准咨。

### 因姦用藥墮胎致死案內知情用藥之人照爲從擬徒（朱延祥）

一起爲稟叩相驗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吳咨稱，陽湖縣錢三郎與錢吳氏通姦懷孕，用藥墮胎，致氏身死一案，緣錢三郎係錢吳氏故夫錢勝祖無服族叔，錢勝祖於乾隆四十年間物故，遺妻吳氏，並幼子錢家齊孀守。錢三郎與吳氏比鄰居住。四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錢三郎樵柴回家，由吳氏門首經過，吳氏向索細蘆，以作搖棉之用。是晚錢三郎檢蘆送往，遂與吳氏調戲成姦，後非一次。吳氏夫弟錢勝宗，夫叔錢旦升，俱不知情。四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吳氏因姦孕腹大，慮及敗露，令錢三郎覓藥打胎。錢三郎隨向已故外科朱延珍之弟朱延祥索方，許給錢一千文。朱延祥檢方合藥於十三日晚，送交錢三郎，告知用藥情由，當給錢五百文。錢三郎將藥轉交吳氏囑令如法打胎。適被錢旦升之妻湯氏聽聞，留心查察。十五日，吳氏墮胎腹痛，在房喊叫，湯氏前往盤問，吳氏告以實情。湯氏拾獲死胎，回訴伊夫錢旦升等。錢旦升氣忿，即令湯氏復赴吳氏家內，將門閂打吳氏胳膊腿上數下。次日吳氏腹痛不止，湯氏即同錢勝宗將吳氏扶至錢三郎家內，令其醫治。錢三郎之母張氏，控縣驗訊。並訊取錢吳氏生前供詞，將錢三郎收所，飭令延醫調治。服藥無效，延至五月初四日身死。提犯復訊，供認不諱。查例載婦人因姦有孕，與姦夫商謀，用藥打胎，以致墮胎身死，姦夫比照以毒藥殺人，知情賣藥者，至死減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錢三郎係錢吳氏同宗遠房夫叔，並無服制，應以凡論。錢三郎合依用藥墮胎身死之姦夫，照例杖一百，流三千里。朱延祥貪得錢文，給藥打胎，致死人命應減一等杖一百，

徒三年。所得錢文，照追入官。口許之錢，免其查追。錢湯氏聽從伊夫錢旦升，毆傷吳氏胳膊等處，分大功尊長，律得勿論等因，咨達前來。均應如該撫所咨完結。於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准咨。

姑姦捕捉以致姦婦自盡加等問流部改照棍徒例

(周林)

擬遣隨同捕捉之人照爲從問擬

一件爲呈報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江都縣民周林，因郭殷氏復與周三通姦，姑姦捕捉，致氏羞愧自縊身死一案，緣周林、周三均與郭殷氏之翁郭盛魁同莊居住，素相往來，郭殷氏素不避忌。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一日，周林至郭殷氏家調戲成姦。十一日，復在該氏房內行姦逸出，被氏姑郭王氏撞遇，責令郭殷氏拒絕。郭盛魁同子郭正山均不知情。四十七年三月初十日，周三亦與郭殷氏通姦。迨周林圖續舊好，郭殷氏不允。周三因郭殷氏與周三姦好，將其拒絕，姑忌不甘。七月十一日傍晚，周三復至郭殷氏家閑坐，旋即回歸。先經周林瞥見，料必在彼住宿，起意捉姦泄忿。遂糾朱採、郭正同往郭盛魁家，敲門進內，直至殷氏卧房，找尋無獲。郭盛魁盤詰，周林氣忿，直告前情，致相爭論，經鄰人朱三等勸散。郭盛魁根究殷氏，自認與周林、周三先後通姦不諱，跪地求饒。郭盛魁辱罵，聲稱次日送官究治。詎郭殷氏因姦情敗露，復被斥罵，羞愧難堪，即於是夜，赴屋後樹上自縊身死。報縣驗審，據供前情不諱。查郭殷氏雖與周林、周三前後通姦，其姦情敗露，被翁斥責，愧迫自盡，實由周林姑姦捕捉所致。周林既與郭殷氏姦淫，後因該氏復與周三姦好，輒敢糾衆捕捉，情殊兇橫，僅照本

例擬徒，不足蔽辜。周林應依姦婦因姦情敗露，羞愧自盡，姦夫杖一百，徒三年例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朱採事不干己，隨同捕捉，未便輕縱，即於周林本罪滿徒上，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周三與郭殷氏通姦，合依軍民相姦例，杖一百，加號一個月等因，咨達前來。查此案周林先與郭殷氏通姦，後因殷氏復與周三姦好，將其拒絕，該犯輒懷妬忌，起意捉姦泄忿。隨於昏夜，糾人前往敲門捕捉。氏翁郭盛魁出而盤詰。該犯即將殷氏姦情，竟行直告，以致殷氏羞愧自盡身死。核其情節，實屬淫惡擾害，與和同通姦，別經敗露，致婦自盡者不同。今該撫依姦婦因姦敗露，羞愧自盡例擬徒，加等杖流，尚覺情浮於法。周林應改照兇惡棍徒生事擾害發遣例，改發極邊四千里充當苦差。朱採事不干己，聽從同往助勢，應照爲從例，杖一百，徒三年。餘如該撫所咨完結。

### 挾嫌捉姦逼令磕頭以致姦婦羞忿自盡從重發黑龍江爲奴（閔泰）

一起爲詳報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長洲縣閔泰等，因挾有冒罵微嫌，瞞知瞿三與張氏通姦，往捉泄忿，勒取衣服作據，致氏羞忿自縊身死一案，緣閔泰籍隸長洲，腐擔生理，與張九如之妻張氏，住居鄰近。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間，有瞿三至張氏家閑談，與張氏調戲成姦。後非一次，張九如並不知情。五十年春間，瞿三向閔泰賣腐，短給價錢。閔泰向索，瞿三出言肆罵。閔泰因此挾有嫌隙。五月內，閔泰見瞿三在張氏家來往，知有姦情。二十六日晚，復見瞿三至張氏家姦宿，遂起意捉姦泄忿。往糾張顯揚、項忠、陸大，張顯揚等允從。二更時分，同至張氏門首。閔泰將門撞開，值呂友松

經過，閔忝邀令一同進內。閔忝先與張顯揚、項忠、陸大上樓，將瞿三獲住，聲言送官。呂友松隨亦上樓附和。張氏喊過鄰婦金氏勸說，閔忝以瞿三平素慣於罵人，必欲令其到官處治。金氏復再四勸解，閔忝聲稱欲張氏、瞿三一同磕頭，次日再上門服禮，即可饒放。金氏遂令張氏、瞿三向閔忝等磕頭。閔忝又恐瞿三反行告官，逼令瞿三借給衣服作據而散。瞿三亦即跑回。張氏哭泣不止，既將姦情敗露，又被閔忝掃臉，難以見人。且慮及伊夫回家，不肯干休，不能活命之語，向金氏告知。經金氏勸慰而回。詎張氏愧悔交迫，即於是日投環殞命。次早金氏查知，鳴保投縣，驗訊供認不諱。查張氏雖係因姦情敗露，羞愧自盡，但閔忝本不應捉姦之人，乃因挾瞿三晉罵微嫌，輒敢糾衆捕捉，以圖泄忿，並逼令磕頭，勒取衣服作據，致釀人命，實屬兇橫不法，未便容留內地。閔忝應照棍徒生事擾害發遣例，從重改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張顯揚、陸大、項忠聽糾同往，呂友松附和說勸，均屬濟惡，應於閔忝遺罪上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瞿三合依和姦之案，姦婦因姦情敗露羞愧自盡者，姦夫杖一百，徒三年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一年閏七月二十七日准咨。

### 因姦致釀二命照威逼一家二命例擬軍（談士傅）

一起爲據實呈報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睢寧縣民談士傅，與張振之妻何氏通姦敗露，致張振祖母張陳氏羞忿自盡，並張何氏畏罪自縊身死一案，緣談士傅籍隸睢寧，與張振鄰村居住，認識往來，張振之妻何氏見面不忌。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談士傅至張振家，適張振同祖母張陳

氏外出，談士傅即與張何氏調戲成姦，以後乘便宣淫，已非一次。張振與張陳氏均不知情。五十年七月十三日上午時候，談士傅復至張何氏家，見張振不在家內，即拉何氏在房行姦，被張陳氏撞遇喊叫，談士傅當即逃避。張振自外歸家，詢悉前情，即用門攢毆傷張何氏右肩甲左腿，復又用拳毆傷張何氏右額角左脇。張陳氏令其找尋談士傅理論，張振即行走出。張何氏因姦情係張陳氏喊破，遂與張陳氏在家吵罵，經鄰人孫宏得聽聞，前往解勸。詎張陳氏旋即抱忿自縊，張何氏畏罪，亦即投繩殞命。經張振回歸驚見，解救無及，報縣勘驗，獲犯訊供不諱。查例載，和姦之案，姦婦因姦情敗露，羞愧自盡者，姦夫杖一百，徒三年。又例載，婦女與人通姦，本夫及本夫之父母並未縱容，一經見聞，殺姦不遂，因而羞忿自盡者，將姦婦擬絞，姦夫杖一百，徒三年。又例載，因事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者，發近邊充軍。各等語。此案談士傅與張何氏通姦敗露，張何氏因夫祖母張陳氏喊破姦情，當與吵罵，致張陳氏抱忿投繩，張何氏例應擬絞。旋即畏罪自縊殞命，應毋庸議。談士傅應照本夫之父母羞忿自盡例，問擬滿徒。但因姦釀命，情節較重，應從重比照因事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發近邊充軍例，發近邊充軍。張振訊非知情縱容，毋庸議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准咨。

### 隨口戲言並非有心致本婦被夫毆死比例擬徒（龔金）

一件爲報明事：刑部咨覆江蘇巡撫奇咨稱，崇明縣杜受林戳傷伊妻丁氏身死一案，據蘇撫奇疏稱，緣杜受林籍隸崇明，娶妻丁氏，素相和好，與村鄰龔金並無仇隙。乾隆五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丁氏至

龔金家借磨磨麥，從龔金書房經過，適龔金正在寫字，丁氏誤將字迹碰壞，龔金隨口戲言欲與親嘴，丁氏不依叫罵，經龔金之母龔顧氏趨至，令龔金服禮，勸令丁氏回家寢事。是日傍晚，杜受林自外回家，問悉前情，心生氣忿，欲同丁氏前往龔金家理論。丁氏因事已寢息，再行吵鬧，恐人耻笑，不肯同往。杜受林不依，逼令同行。龔金畏懼躲避，杜受林即令丁氏打毀家伙出氣。丁氏不肯動手，杜受林即將丁氏詈罵。丁氏回罵，用頭向撞。杜受林情急，即拔身佩小刀向丁氏嚇截，適丁氏撲近身邊，杜受林收手不及，以致截傷丁氏小腹倒地。經鄰龔勝林等趕救無及，丁氏移時殞命。報縣驗訊通詳，飭審供認不諱。究係覺起一時，並非有心欲殺。龔金亦係隨口戲言，並無姦私情事，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杜受林合依夫殴妻致死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疏稱龔金因丁氏碰壞字迹，隨口戲言，雖非有心調戲，但因此肇釀命，未便寬縱。應比照出語襲狎致本婦自盡滿流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折責安置。餘應如該撫所題完結。乾隆五十九年二月准咨。

### 圖姦未成事經寢息因被翁訓斥自盡姦夫擬流部飭毋得擅引成案（沈林觀）

一起爲報驗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淮蘇撫福咨稱，長洲縣民沈林觀圖姦沈董氏未成，和息後董氏被翁訓斥，悔忿自縊身死一案，緣沈添幅即陳添幅，自幼過繼沈沅觀爲子，娶妻董氏，與沈沅觀族侄沈林觀貼鄰居住。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初四日，沈沅觀同沈添幅赴城販柴，至晚沈添幅先回，與妻就寢。初更

時分，沈林觀飲入醉鄉，心疑沈添幅等外出未回，家惟董氏獨處，起意前往圖姦。遂挖門進內，潛至牀前，用手向摸。此時沈添福臥於外牀，誤摸沈添福身上，沈添福驚起喊捉，將沈林觀獲住，欲俟天明送官究治。沈林觀畏罪，情急跪地，磕頭哀求免報。並經鄰佑沈文正等聞聲趨看，在旁解勸。董氏氣忿不依，時沈添幅慮恐顏面攸關，勸妻寢息。董氏當將沈林觀辱罵，並聲言嗣後不許登門而散。初八日早，沈沅觀販柴回歸，詢悉前情，以沈林觀不應憑空圖姦，且董氏即肯聽勸息事，疑及伊媳平日有不端情事，將董氏訓斥。詎氏悔忿莫釋，旋即乘間投繯殞命。報縣驗訊通詳，審供不諱。究無起釁別情，亦無通姦實事，似無遁飾。查例載，強姦未成，或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者，擬絞監候。又例載，律例無可引用，比照某律某例，加一等減一等科斷。各等語。此案沈林觀夤夜挖門，圖姦沈添幅之妻董氏，當場被獲。沈添幅與伊妻董氏，雖先欲行具控，未肯干休，旋經沈文正等勸解，沈林觀自向服禮求饒。沈董氏隨聽勸息事，止將其斥罵，聲言不許再上伊門而散，並無羞忿欲死之心。迨事已寢息，因董氏之翁沈沅觀回歸，問悉前情，將董氏訓斥，以致董氏氣忿投繩，似未便照因姦羞忿自盡例定擬。但董氏之被翁訓斥致死，究由沈林觀圖姦所致。例內並無圖姦未成，和息後因他故致死，作何治罪明文。查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十九日夜，有河南淮寧縣民劉大用，調姦馮朱氏未成，二十日經鄰勸令劉大用服禮和好。二十一日，劉大用幼子欲袁王氏懷抱，袁王氏戲罵小孩，朱氏疑爲誚己，與袁王氏吵罵，馮朱氏氣忿自縊身死。將劉大用照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例減一等擬流，奉部覆准議結在案。又乾隆四十三年三月二十二、二十七日，有河南祥符縣民潘培，兩次圖姦陳王氏未成，經鄰勸釋。至四月初三日，因造飯遲延，

被姑斥罵，並責其不知避忌，惹人調戲丟臉。王氏忿恨莫釋，於是夜自縊身死。將潘培照強姦未成，本婦羞忿自盡擬絞例，減一等擬流，奉部覆准亦在案。今此案沈林觀與劉大用、潘培之案，情事相同。沈林觀除圖姦服弟之妻，係屬異姓所繼，應同凡論輕罪不議外，合依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擬絞監候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到配折責安置。沈董氏訊非羞忿激烈損軀，應請毋庸聲請旌表等因，咨達前來。查此案沈林觀因圖姦沈添福之妻董氏未成，被獲勸息後，董氏之翁沈沅觀將董氏訓斥，致董氏氣忿自縊殞命，雖董氏致死之由，起於該犯之圖姦，但爾時已勸息，董氏本無欲死之心。迨被伊翁訓斥，復自縊斃命，究與專爲調姦而羞忿自盡者有間。該撫將該犯依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者例，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係屬酌量定擬，應如該撫所咨辦理，仍令照例彙題。至該撫引劉大用、潘培兩案，比擬定罪之處，查例載，凡屬成案未經通行，著爲定例，一概嚴禁，毋得混行牽引，致罪有出入等語。蓋以法制因時損益，而案情百出不齊，雖大端偶似，而細微之節目稍殊，即罪名之輕重以判。若不就案揆情，誤行比擬，殊非所以照平允而慎刑章，故例禁不准援引未經通行之成案也。今該撫復於咨內援引劉大用等舊案，實屬違例。嗣後應令該撫遵照定例辦理，毋庸擅引成案，致滋牽混。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十五日准咨。

抓傷腎囊致令自縊雖未傷及腎子亦照因事  
用強毆打威逼致死例擬軍（孫恒）

刑部爲報叩驗究事：江蘇司案呈，據江蘇巡撫奇咨稱，泰州孫恒挾嫌毆傷孫南枝致令自縊身死一案，緣孫恒係孫南枝無服族弟，孫南枝養鴨生理。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七日，因孫南枝鴨隻踐食孫恒胞叔孫沅俊田稻，孫沅俊見而趕逐，打死三隻。孫南枝向其索賠，致相爭角，即被孫沅俊毆傷。孫南枝赴州具控，並將孫恒之父孫沅長牽控。經州驗訊，將孫沅俊責處完案。至八月十九日傍晚，孫恒同孫明才、丁勇昌、丁興宗在本莊北帝廟內飲酒，適孫南枝踵至，孫恒觸起前嫌，向其辱罵。孫南枝彎身在牆邊，拾起鐘槌欲行毆打。孫恒趕至背後抓其褲襠，以致抓傷腎囊，乘勢奪過木槌，毆傷孫南枝右眉稍。孫南枝又用左手奪槌，致被毆傷左肱肘，撲跌在地，擦傷左腿左膝等處。經孫明才等勸阻，報知伊弟孫南珍等看明，欲將孫南枝扶回。孫南枝因孫恒強橫，慮被再毆，未敢回家，當即扶臥廟內牀上安歇。孫南珍等欲行赴城具控，亦即走回。詎孫南枝受傷氣忿，即於是夜在廟投繯殞命。報州驗訊詳緝，獲犯錄供通詳，飭審供認不諱。查例載，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果有致命重傷者，雖有自盡實迹，仍依律追埋銀兩，發近邊充軍等語。細繹「致命重傷」四字，似指原毆傷重，足以致命，即不自盡，亦能致死而言。今孫恒所毆孫南枝眉稍脅肘等傷，均非致命。其腎囊一傷，雖係致命處所，但圍止一寸一分，徑止三分有餘，僅去油皮，並未傷及腎子。且受傷後，尚能奪械爭毆，其非重傷可知。若竟按例擬軍，

似與例意未符。但該犯以已經奉官審結之案，挾嫌逞兇，生事毆罵，已屬不法。且孫南枝受傷之後，畏其強橫，不敢回家，實有可畏之威。孫南枝既因被毆自未便因其傷非致命，稍爲寬貸。孫恒應請比照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例，量減一等，應杖一百，徒三年，仍追埋葬銀十兩，給屬收領。孫明才等解救不及，應毋庸議。擬合咨達等因前來。查例載，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果有致命重傷，雖有自盡實跡，仍依律追埋葬銀兩，發近邊充軍等語。此案孫恒因孫南枝牽控伊父，向其辱罵。孫南枝彎身拾取鐘槌欲毆，孫恒趕至背後抓傷孫南枝腎囊，並奪過木槌，毆傷其右眉梢、左胳膊，撲跌在地，擦傷左腿等處，經孫南珍扶臥廟內牀上。詎孫南枝受傷氣忿，即於是夜在廟投繯殞命。查腎囊爲致命虛怯致死之所，原驗傷已逾寸，不爲不重。且孫南枝於受傷後，即需人扶臥廟內，如傷不甚重，何以咫尺之地，不能行走。其爲致命傷重，更爲確鑿。雖死由自盡，正與例載果有致命重傷，雖有自盡實跡，依律充軍之語相符。况該犯於經官斷結之案，猶敢挾嫌辱罵，逞兇傷人，尤屬不法。該撫將孫恒比照因事用強，威逼致死例量減擬徒，曲爲寬解，殊未允協。孫恒應即照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果有致命重傷，雖有自盡實跡，依律追給埋葬銀兩，發近邊充軍例，發近邊充軍，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仍令照例彙題。餘均應如該撫所咨完結可也。乾隆五十九年正月十八日准咨。

# 江蘇成案卷十三

鬥毆

鬥毆

## 小刀連戳成廢復將解勸之人劃傷肚腹從重照兇器傷人例擬軍（趙財九）

一起爲持刀連傷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楊咨稱，吳縣趙財九刃傷陳文隆致成廢疾，並劃傷陳義隆等一案，緣趙財九係陳義隆故兄陳元隆贅婿，陳元隆向開茶館，趙財九在店相幫。乾隆四十年間，陳元隆物故無子，陳義隆亦無子嗣，應伊弟陳文隆之子陳大寶承繼，維時陳文隆挈眷在儀徵生理，陳元隆遺產房屋，係趙財九管業，陳義隆忍不與較。四十一年，陳文隆自儀回吳，將子陳大寶繼與陳元隆爲嗣，索還房屋店業，自行開張。趙財九即在對門，租胡元發店房，另開茶館。自此不睦。六月十二日更餘，陳文隆在門首乘涼，至趙財九店旁弄內小解，趙財九阻止嚷罵，被陳文隆扭住髮辮，拳毆左眼胞、右後肋各一下。陳義隆出而拉勸，趙財九乘間掙脫，即取店用小刀，連戳陳文隆左腎兩下。趙財九店夥

顧佐觀與陳義隆上前奪刀，趙財九持刀亂劃，致又割傷陳義隆肚腹右、顧佐觀左小臂。經李於春趕至，將刀奪下而散。報縣驗審，供認不諱。查驗陳文隆傷雖平復，第有傷筋絡，伸曲不能如常，已成殘廢。查趙財九因被陳文隆毆傷輒持刀連毆陳文隆左臂兩下，致成廢疾。復將解勸之陳義隆、顧佐觀，割傷肚腹、左臂，實屬兇橫。若僅照本罪擬徒，不足蔽辜。趙財九應照兇徒因事忿爭，執持刀鎗兇器傷人例，發近邊充軍。陳文隆擬笞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准咨。

### 糾毆用石灰瞎人一目照兇器剜人眼睛例擬軍（吳鶴林）

一件爲兇傷求救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泰州吳鶴林等挾嫌毆傷黃順言，並擦傷右眼成廢一案，緣吳鶴林與胞弟吳雙林開張肉店生理，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一日，有薛應臺向吳雙林買肉，爭論價值，彼此口角，吳鶴林幫護，將薛應臺毆傷，經黃順言勸散，薛應臺隨將黃順言作證，控州飭證查覆。吳鶴林欲令黃順言袒護不允，蓄恨在心。四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吳鶴林路遇黃順言被碰罵，黃順言掌批吳鶴林面頰，吳鶴林隱忍回家，欲圖毆傷泄忿。時至黃昏，黃順言從吳鶴林門首經過，吳鶴林即令伊弟吳雙林相幫將黃順言拉至家內，將門關閉，吳鶴林用鐵尺向毆黃順言右胳膊兩下。黃順言奪住鐵尺，吳雙林亦拳毆其左肋，吳雙林奪過鐵尺，復取凳脚連毆黃順言左腿肚倒地，擦傷右胳膊。吳雙林又拾磚亂毆其兩膝、兩腋肋、左腳腕等處。黃順言詈罵，吳鶴林慮其日後報復，令吳雙林取石灰幫同按捺揉擦兩眼。經鄰佑王茂雄等聞喊往訴地保李忠，查明報知黃順言之父黃振遠稟驗，獲犯提驗黃順言

左眼，及被毆各傷，均已平復。惟右眼失明，審供不諱。查吳鶴林挾黃順言不允袒護之嫌，糾同吳雙林，將黃順言強拉至家，疊毆多傷，又恐日後報復，用石灰擦其兩眼，以致一日失明成廢，殊屬兇橫。若僅照瞎人一日律擬徒，實覺情浮於法。應即照剜瞎人眼睛問擬。吳鶴林合依兇徒因事忿急剜人眼睛例，發近邊充軍，吳雙林應照爲從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初六日准咨。

### 兩人毆瞎人兩目以起意糾毆後下手之犯當其重罪（胡旭彩）

一起爲報明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泰州民胡旭彩等毆傷陸二兩目致成篤疾一案，緣胡旭彩與朱金標均籍隸泰州，鄰莊居住。有東臺縣人陸二，先因犯竊責刺，繼復兩次犯竊擬徒，先後在該處附近人家，查知陸二犯竊有案，不容居住。陸二自願在莊值更巡夜，保不失竊。莊民人等各幫給錢百文，或五六十文不等，遂聽居住保坊。六月二十四日夜，有朱文禮家失竊，往向陸二理論。陸二因竊賊無踪，賠布五疋寢事。七月三十日夜胡旭彩家被竊，九月十八日朱金標家被竊，均欲陸二賠贓不允，曾相爭吵。十二月初三日夜又有許雲彩被竊，亦令陸二賠贓，屢向吵鬧。經保正孫廷裕調處，令陸二賠錢一千文，陸二應允，期約十三日交錢。是日傍晚，陸二借錢二百文，至孫廷裕家交收，餘欲懇緩。孫廷裕往與許雲彩相商，囑令陸二在家等候。先因胡旭彩聞知許雲彩家失竊，陸二已允賠贓，知朱金標欲

向陸二理論。適胡旭彩經見陸二携錢至孫廷裕家，料係往賠贓項，即邀朱金標同往理說，並令攜帶麻繩，聲稱陸二若不賠贓，即同綁縛送官。朱金標應允，攜帶麻繩，並竹柄鐵釣防身，途遇朱仁玉、劉廷瑞，告知情由，邀同相幫。迨至孫廷裕家，隨向陸二詢問，因何不賠己贓，止賠許雲彩家贓物。陸二無言回答，因見人衆，並朱金標手攜器械，慮毆逃逸。胡旭彩、朱金標上前將陸二拉住摔倒，胡旭彩即令朱仁玉、劉廷瑞幫同按住，並令朱金標取出麻繩，同將陸二手腳捆縛，欲行送官。陸二辱罵，並稱將來放火燒宅。朱金標隨用釣柄毆其右臂。胡旭彩聲言不如打瞎兩目，以免將來放火害人。朱金標允從，即用鐵釣打傷陸二右眼出血，畏懼歇手。胡旭彩用右手指戳傷陸二左眼各散。比孫廷裕至許雲彩家，將錢交付懇緩，許雲彩不允，同至孫廷裕家。孫廷裕查問，陸二告以前情，許雲彩畏累先歸，孫廷裕當爲陸二解縛，攏回調治。孫廷裕因各竊案俱未報案，許雲彩家賠贓，又係該保從中說合，今胡旭彩等戳傷陸二兩眼，又在伊家，恐致累及，未經稟報。旋經鄉約查知，報州驗訊。供認不諱，究明實係胡旭彩起意，又係最後下手。查陸二雖經犯癟刺臂，但胡旭彩等被失，並非該犯所竊。陸二即非罪人，其被胡旭彩等致傷兩目，驗明已成篤疾，應照門毆本律科斷。朱金標先傷右目，僅成廢疾，胡旭彩復以手指戳傷左目，始成篤疾。又係胡旭彩起意，自應以胡旭彩當其重罪。胡旭彩依瞎人兩目，致成篤疾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到配折責安置，仍查明該犯財產，斷給一半，付陸二收領養贍。朱金標雖止打瞎陸二目，但係聽從下手，未便輕減。朱金標照爲從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發配折責擺站。朱仁玉等擬杖，並聲明各犯事犯到官均在乾隆二十年正月初一日恩詔以前，分別減免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問。

擬。再查胡旭彩因令陸二賠贓不允，起意與朱金標毆瞎陸二兩目，致成篤疾，情節較重。雖事在恩詔以前，該二犯所擬流徒各罪，應不准其減等。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一日准咨。

### 挾嫌糾毆刃傷兩目發伊犁爲奴（趙二）

一件爲稟求驗究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蕭縣民趙二毆傷宋德兩目致成篤疾一案，緣趙二與宋德鄰莊居住，曾因酒後口角有嫌。乾隆五十年五月初十日，有錢二僱令趙二在地看麥。趙二見有鄰婦夏周氏在錢二地內竊麥一捆，上前奪獲。夏周氏不服詈罵，趙二拾取木柴，毆傷其左胳膊，經梁成都勸散。詎夏周氏回家後，愧忿輕生，即於是夜自縊身死。報驗詳緝，趙二畏懼脫逃。六月初五日，趙二潛回探信，途遇宋德，聲言趙二犯案未結，欲行通知縣差捉拿，致相吵鬧。適李珠、曹二、李五踵至，共斥宋德之非，宋德混詈。趙二起意將其兩眼戳瞎洩忿，即將宋德拉倒在地，令李珠按頭，曹二、李五跡至扶回，報縣驗傷，飭醫差緝，經宿州拿獲趙二移解到縣，審擬解勘，提犯研鞫，各情供認不諱，究明逃後並無行兇爲匪，及知情容留之人。查趙二因見夏周氏在地竊麥，用木柴毆傷其左胳膊，以致該氏愧忿自盡，死係罪人，尚無不合。但於逃後回歸，因宋德稱欲告知差役捉拿，輒糾同李珠等，將宋德兩眼用刀戳傷，致成篤疾，情殊兇橫，未便僅擬杖流，致滋輕縱。趙二應合依因事忿爭，執持軍器毆人致篤疾例，改發伊犁等處給兵丁爲奴，照例刺字，仍依本律查明該犯財產，將一半給付宋德收領養贍等因。

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准咨。

### 糾毆刃傷二人照棍徒例擬遣（馬沅）

一件爲呈報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睢寧縣民馬沅起意糾衆謀毆展鴻儒泄忿，刃傷展君錫等一案，緣馬沅籍隸睢寧，與展君錫等鄰莊居住，素識無嫌。乾隆五十一年九月初十日，馬沅與張安、張秉威、王克多同在展鴻儒屋後趕捉鵠鶴，因飛入展鴻儒屋內，經展鴻儒捉獲。馬沅向討不給，出言嚷鬧。展鴻儒將馬沅辱罵，馬沅心懷忿恨，起意糾毆泄忿。隨與張安等商允，復糾同伊弟馬四及鄰人孫蘭、郭文緒一共七人，馬沅與張秉威各帶菜刀，餘俱徒手，偕至展鴻儒門首叫罵。展鴻儒同兄展君錫、展丕顯聞聲出看，馬沅等上前趕毆。展鴻儒畏懼躲避進屋，馬沅即將展君錫拉住。馬四接取馬沅之刀，用刀背毆傷展君錫偏右腦後右手腕，又用刀砍傷左肩甲左胳膊。張安同孔蘭亦將展丕顯扭住。張秉威用刀向砍，致傷展丕顯右腮脰右手大指食指，又用刀背毆傷右肩甲。經李開勸散，展鴻儒投保報縣，先後緝獲馬沅、張安、孔蘭至案。先就現犯審擬詳解，提犯研鞫，各情供認不諱，究無別有行兇不法別案。查馬沅等因向展鴻儒索取鵠鶴不給，輒糾衆謀毆泄忿，刃傷二人，實屬兇惡。馬沅應合依兇惡棍徒生事行兇，無故擾害良人發遣例，改發足四千里充軍，面刺「烟瘴改發」四字，到配折責安置。張安、孔蘭聽糾毆，均屬同惡相濟，照爲從減一等律，各杖一百，徒三年，定地發配。展鴻儒擬杖收贖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准咨。

### 酒後尋釁執持鐵鋤疊砍六人發伊犁（丁石）

一起爲稟驗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福咨稱，碭山縣丁石砍傷張田氏多人，傷俱平復一案，緣丁石籍隸碭山，與張自立、張書立弟兄鄰近居住，素識無嫌。乾隆五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丁石在張自立屋後池內捕魚，被張自立家防犬咬傷腿上。丁石拾磚擲犬，適打在張自立門上，並因氣忿叫罵。張書立出與吵鬧，並欲毆打，經鄰桑三勸散。迨後張自立自外回歸查知，又將丁石尋罵。丁石懼其力大，當時隱忍。迨至四月初四日，丁石酒後，想起前嫌，欲毆張自立，張書立出氣，又恐力不能敵，携取小鐵鋤頭防身，走至張自立門首尋釁叫罵。時值張自立、張書立趕集不在家，張自立之媳周氏，在院聽聞回置。丁石因醉忿怒，即時趕進，用鋤砍傷張周氏右額角右腮映右手腕。張自立之姑母高張氏出而攔阻，丁石砍傷其右額角連腮頰，並右胳膊。張自立之長女張舉妮上前拉奪，丁石砍傷其右手心。張自立之母張田氏在旁大聲喊罵，丁石砍傷其左右眼胞連鼻梁。張自立幼女張景妮走出哭喊，丁石從其背後砍傷右臂。張自立之子張棟，携刀趕至，將丁石扭住，戳傷丁石左腿。丁石亦用小鐵鋤頭回砍張棟鼻梁。張棟松手，丁石逃逸。經張自立回歸，稟縣獲犯，驗訊通詳，審供不諱，究係醉後逞忿砍毆，並無蓄意橫不法。雖鐵鋤非例禁兇器，但其逞忿行兇，較尋常執持兇器傷人，情節爲更重。即照兇徒因事忿急執持兇器傷人例擬軍，尚不足蔽辜。丁石應依情重軍流例，發往伊犁給披甲人爲奴，以示懲儆。張棟刀戳

丁石左腿，係倉猝抵禦兇徒，並非無端鬥狠，且當時同被砍傷。張書立、張自立吵嘴肇釁，雖亦有不合，但其一家俱已被傷，均請從寬免議。張周氏等各傷已平復，亦毋庸議等因，咨達前來。查兇器傷人，未至篤疾之犯，原不在改發新疆之例，但丁石因口角細故，疊砍六人，雖傷而未死，情實兇橫。該撫將丁石擬發新疆，係屬從重辦理，均應如所咨完結。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准咨。

### 奴婢毆家長

#### 毆死總麻親有罪奴婢比例量減（劉廷游）

乾隆五十年，刑部覆蘇撫咨：睢寧縣劉廷游毆傷牛氏身死一案，緣劉廷游係李克敬次婿，與李克敬白契買婢牛氏，素無嫌隙。乾隆五十年四月十八日，李克敬物故，劉廷游同妻劉李氏，及妻姊呂李氏回家料理喪事，劉李氏、呂李氏、住宿一房，李克敬孀媳洪氏，令牛氏陪伴。五月初八日更餘時分，劉李氏幼子啼哭，牛氏厭惡，呂李氏等當即斥罵。牛氏不服，取轎杠橫木毆傷劉李氏右手背，並呂李氏左臂膊。呂李氏將牛氏推跌撲地，擦傷左額角，並左右兩膝。呂李氏奪取牛氏橫木，毆打牛氏左臍臍，並左右兩腳踝。劉廷游在外聞鬧進內解勸，問知情由，將呂李氏手內橫木奪下，並將牛氏斥責。牛氏爬起，即以劉廷游幫護出言混罵，並咬傷劉廷游左胳膊。劉廷游氣忿，用奪下橫木毆傷牛氏右臂左大腿，牛氏復取石硯向擲。劉廷游用橫木架格，適傷牛氏臍肚左。經李克敬工人韓仁經見，訴知李洪氏趕出喝散。

詎牛氏傷重，延至次日殞命。報縣驗訊，供認不諱。查例載旗人白契所買之人，若毆打死者，仍照毆死奴婢本律治罪。又律載，毆內外總麻親之奴婢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是民人紅契所買奴婢，例照滿州主僕論；則民人毆死白契所買奴婢，亦應與旗人一例問擬。此案牛氏被呂李氏所毆各傷，均非致命。劉廷游後毆右臂左大腿亦非致命處所，惟所毆臍肚一傷，色至青紫，實屬致命重傷，其爲劉廷游毆傷致死無疑。牛氏係李克敬契買之婢，劉廷游係李克敬之婿，服屬總麻。劉廷游合依毆內外總麻親之奴婢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律，應杖一百徒三年。呂李氏毆非折傷，照律勿論。牛氏毆傷呂李氏等，業已被毆身死，應毋庸議等因，咨達前來。查律載，奴婢有罪，其家長及家長之期親毆殺者，杖一百，無罪而殺者，杖六十，徒一年等語。是毆死有罪奴婢，比無罪者，律係減一等定擬。此案牛氏毆傷家長之女劉李氏右手，並呂李氏左臂膊，係干犯尊長有罪之人。迨劉廷游聞鬧進內斥責，該氏又復先行混罵，並咬傷劉廷游左胳膊，以致劉廷游氣忿毆傷至斃。劉廷游係牛氏家長總麻親屬，律內雖無毆死總麻親之有罪奴婢作何治罪明文，但較之將無罪奴婢毆死者，情節亦自不同，自應量爲區別，以昭平允。該撫仍將劉廷游依毆總麻親之奴婢至死律問擬滿徒，未爲允協。劉廷游應比照家長及家長之期親毆殺有罪奴婢減等滿杖律，於滿徒上量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行令照擬充徒。

### 僱工刃傷家長照毆傷本律擬流（劉洪亮）

一件爲報叩驗究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銅山縣劉洪亮刃傷工主鄧楷，及劉王氏悔懼

自縊身死一案，緣劉洪亮籍隸山陽，幼習木匠營生，乾隆五十一年間，因年歲荒歉，帶同子媳，逃至銅山，央中說薦，投僱鄭楷家傭工，立有文契，每年工錢四千文，素與鄭楷主僕稱呼，平日飲食起居，不敢與共。五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劉洪亮飲入醉鄉，用小刀刮削烟袋。時值鄭楷嚷罵伊媳王氏洗衣不淨，欲將劉洪亮父子一同趕逐。王氏啼哭，劉洪亮氣忿，出言挺撞。鄭楷用手毆其腮頰，劉洪亮手携小刀，順勢抵格。鄭楷撲毆，劉洪亮收手不及，以致小刀戳傷鄭楷右肋。鄭楷即令工人宗三等，將劉洪亮用繩拴縛欲行送官。詎王氏見翁被縛，慮及覺由伊起，自怨啼哭，即於是晚乘間投環殞命。鳴保報縣，驗訊通詳，審認不諱，究非有意行屍及另有起鬱別情，似無遁飾。查劉洪亮僱與鄭楷服役有年，且立有文契，飲食起居不敢與共，是有主僕名分，應照僱工人論。劉洪亮合依僱工人毆家長傷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杖一百，流三千里。雖事犯在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恩詔以前，但案關僱工刃傷家長，情節較重，不准援減。王氏因覺由伊肇，悔懼輕生，訊無別故，應毋庸議。鄭楷傷痕驗已平復，無干省釋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准咨。

### 毆大功以下尊長

### 毆傷小功服姊致令自盡照逼致死律問擬（馬沅自）

一起爲報明驗究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江蘇巡撫奇咨稱，泰州馬沅自毆傷堂姊從馬氏，致氏抱忿

自盡一案，緣馬沅自係從馬氏共祖堂弟，馬氏嫁與從泰祥爲妻，住居鄰近，素好無嫌。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十九日，從馬氏蓄養小鴨，走入馬沅自田內踐食田稻。馬沅自執持竹棒趕逐，打死小鴨一隻。時從泰祥外出，伊妻從馬氏看見，向馬沅自索賠爭論，經鄰人戴廷標勸散。下晚從泰祥回家，從馬氏告知前情，從泰祥復同馬氏前至馬沅自門前吵鬧。馬沅自出而分辯，從泰祥趕上扭毆。馬沅自順取木棒，毆傷從泰祥左胳膊，並碰傷右手腕。時馬沅自堂兄馬沅祿，並侄馬大富、馬大本上前勸解，從泰祥疑爲強勸，更詈罵。馬沅祿氣忿，拾取木柴毆傷從泰祥左腿肚並左腳踝。馬大富亦用木柴毆傷從泰祥右腿右手大指。馬大本亦拾柴毆傷其右膝右腿肚。從馬氏見夫被毆，上前幫護，即持竹棒向馬沅自毆打，被馬沅自奪過竹棒毆傷馬氏左右臂膊，經陳霞林等勸散。從馬氏被毆不甘，回家携取剃刀，潛赴馬沅自門前場上刎傷頸項倒地。從泰祥查知，趕往扶回。從馬氏傷重，調治不痊，延至二十四日殞命。報州驗詳，飭審研鞫，供明不諱。查從馬氏係馬沅自共祖堂姊，業經出嫁，服屬小功。馬沅自毆傷馬氏左右臂膊，雖非致命重傷，但逞兇毆姊，致令抱忿自盡，即與逼迫無異。馬沅自除毆傷從馬氏、從泰祥輕罪不議外，合依因事逼迫期親尊長致死者絞，大功以下遞減一等律，服屬小功應杖一百，徒三年；馬沅祿等擬笞等因，咨達前來。據此，馬沅自等均應如該撫所擬完結，仍令照例彙題。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初九日准咨。

歐期親尊長

歐傷期服卑幼餘限內身死量減一等（鄭連沅）

乾隆五十年刑部覆蘇撫□咨：清河縣民鄭連沅歐傷胞侄鄭國蕙身死一案，緣鄭連沅係鄭國蕙胞叔，服屬期親。鄭連沅弟兄四人，長連科，次連奎，三連相，四即連沅。鄭國蕙係連科所生，與鄭惠沅分居各爨，素好無嫌。鄭國蕙平日游蕩，將家產花消，止有田七畝，坐落山陽，向在伊祖鄭廣生老戶完糧。鄭國蕙窮苦，歷年錢糧俱係鄭連沅等代完，並未清償。乾隆五十年分錢糧，鄭連沅等因乏錢未完。經縣差催，三月十六日鄭連沅與伊兄鄭連相閑談，鄭國蕙前往探望，鄭連沅聲稱代完銀兩已多，未經清還，現在無力再完，令其分戶自完。因鄭國蕙不允，出言挺撞，鄭連沅向罵，鄭國蕙回罵，鄭連沅氣忿，拾取磚塊，歐傷其左肩甲，又踏傷左脚面。鄭國蕙睡地滾罵，至墊傷脊背。鄭連沅又用磚連歐其右膝、左右臘脰等處，經鄭連相勸住，有鄰高秉義聞鬧趕勸，通知其妻鄭汪氏將鄭國蕙扶回，報縣驗傷，取辜押醫。詎鄭國蕙受傷深重，醫治無效，延至四月十二日殞命。報縣驗訊，供認不諱，究係發起一時，並非有心欲殺。查鄭連沅用磚歐傷鄭國蕙肩甲、臘脰等處，越二十六日身死，雖在他物傷正限外，尚在餘限十日之內，仍應照例科罪。鄭國蕙係鄭連沅期親服侄，鄭連沅應合依伯叔歐殺侄律杖一百，徒三年。鄭連沅等代完錢糧，鄭國蕙已死免追，以後仍令鄭汪氏照納等因，咨達前來。此案鄭連沅係鄭國蕙期親

服叔，其拾磚毆傷鄭國蕙左肩甲等處，越二十六日身死，係在他物傷正限二十日之外，餘限十日內，與正限內因傷身死者不同。該撫將鄭連沅仍依毆殺侄律擬以滿徒，較之平人門毆傷人餘限內身死奏請減流之例，既屬過重，况卑幼毆傷總麻尊長餘限內身死，尚可奏請減軍，而期親尊長毆傷卑幼，餘限內身死者，轉不得稍從末減，揆之情理，未為允協。應將鄭連沅於毆殺侄滿徒上量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行令轉飭遵照。

### 毆祖父母父母

#### 殺死養媳圖賴依故殺子孫之婦問擬（周文珍）

一起為稟報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閔咨稱，泰興縣民周文珍殺死養媳李氏，挾嫌誣告陸巧一案，緣周李氏係李文玉之女，乾隆四十九年，憑媒孫志元等得受財禮錢四千文，許配周文珍之子周明元為妻，過門童養，尚未成婚。周文珍向種周應鳳田畝度日，五十二年二月間，周文珍因貧難度，將田內已種豆麥，令周應鳳收割，償還工本，欲俟收割後，仍向攬種。周應鳳將田收回，另召陸巧承種，令陸巧給還工本錢十四千文，聽其收割麥豆。四月初二日，周文珍見所種豆麥業已成熟，被陸巧收割，心懷不平，即至田內分割麥豆。陸巧撞見斥阻，兩相爭罵。陸巧赴縣稟控，初五日早，周文珍知陸巧具控，愈懷忿恨，起意殺死養媳李氏圖害泄忿。當即携刀詎令李氏同往割麥，走至田內，周文珍將李氏推倒，

住，用刀砍傷李氏咽喉殞命。捏稱陸巧不容割麥，將李氏鏟死等情，赴縣控告。經該縣親詣驗訊，究悉前情，提犯研鞠，供認不諱。查李氏雖與周文珍之子尚未成婚，但憑媒許配過門，童養有年，名分已定，與已婚之媳無異。周文珍挾嫌圖害，殺死李氏，誣告陸巧，除誣告死罪未決，輕罪不議外，合依故殺子孫之婦圖賴人者，發附近充軍例，發附近充軍，到配折責安置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初十日准咨。

### 故殺幼媳連戳多傷立時斃命復棄屍水中即照謀殺擬遣（孫湯氏）

一起爲查報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福咨稱，安東縣孫湯氏戳傷養媳朱氏身死一案，緣孫湯氏係孫思祥之妻，生子一元，自幼聘領朱殿春胞妹朱氏爲媳，過門童養，尚未成婚。朱氏年甫十四，生性愚蠢，湯氏時常憎嫌打罵。乾隆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孫一元同父孫思祥出外生理。傍晚時分，湯氏見朱氏煮粥過厚，用言詈罵。朱氏即往河邊洗碗，坐於石岸哭泣怨命。湯氏聽聞氣忿，順取釣草鐵鈎走往，戳傷朱氏左肩甲。朱氏雙手捧住湯氏兩腿，復被湯氏戳傷左右膚臍。朱氏放手，仰面睡地，兩脚亂蹬。湯氏又戳傷其右膝、左膝腕各一下，朱氏益加哭喊，聲稱不如將伊致死。湯氏忿極，頓起殺機，即用左手揪住朱氏頭髮，右手持鈎連戳朱氏咽喉兩下，立時殞命。湯氏慮人見聞控官治罪，將屍推入河內，假裝自溺而回。嗣其夫孫思祥同子一元回家，撈獲屍身，查見傷痕，向妻問明實情，通知屍兄看明，鳴保報縣，驗訊通詳，審供不諱，究詰至再，並無預謀別故及在場加功之人，似無遁飾。查孫湯氏

因幼媳朱氏生性愚蠢，心懷憎惡，時而斥詈。是晚煮粥過厚被置，私自哭泣，並不敢頂撞。孫湯氏輒用鐵鉤，疊戳多傷，已屬兇狠；又因未死，被傷哭喊，逞忿故殺，連戳致命。恐憲司究其命案，棄屍水中，假裝自溺，更屬慘毒。如此無義之行，若依照擅殺子孫之婦擬流收贖，不足蔽辜。孫湯氏除棄屍水  
中不失輕罪不議外，應即比照蓄意謀殺子婦情節兇殘發遣例，發往伊犁給兵丁爲奴，以示懲儆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准咨。

# 江蘇成案卷十四

詈罵

罵尊長

## 回罵小功服叔致令自盡從重比照威逼尊長律擬徒（魏士律）

乾隆四十九年，刑部覆蘇撫□咨：溧水縣魏士律與堂叔魏潮卿爭詈，致魏潮卿氣忿自刎身死一案，緣魏士律係魏潮卿小功堂侄，乾隆四十九年二月，魏姓族人公修宗譜告竣，擇於十九日接譜演戲祀祖。十四日適鄰村有戲，魏士律欲趁便預演，商之族衆。魏潮卿以既經擇定日期，不允先演爭詈。魏士律輒即回詈，經魏松山等勸息。魏士律即一人作主，叫戲演出，至十九日接譜至祠，二十三日該族集赴祠堂閱請。魏士律見譜內誤刊伊弟婦姓氏，必欲更正。魏潮卿以譜已修齊散開，無從更改。魏士律不允，魏潮卿斥責其非，又兩相詈罵。經魏應京等勸散。魏潮卿回家聲稱魏士律係屬卑幼，屢次辱尊，實屬不甘，必與拚命。又經伊妻楊氏同子魏應京勸散而睡。詎魏潮卿氣忿莫釋，於二十四日早，私帶利刃，潛

赴魏士律門首，適魏士律開門而出，魏潮卿趕入，見其屢次目無尊長，欲與拚命。魏士律輒將魏潮卿拉至門外，閉門不理。魏潮卿在外叫罵，即用剃刀自刎身死。魏士律不聞聲響，開門驚見，喊知族鄰並屍子看明，鳴保報縣驗訊，供認不諱，究無扭毆情事。查魏潮卿係魏士律小功堂叔，魏士律因宗祠接譜，擅自倡議，先行演戲，並將魏潮卿兩次回罵。迨魏潮卿帶刀潛至其家，噴叱拚命，該犯尚不服罪，反將其拉出門外，閉門不理，以致魏潮卿忿極自刎。該犯雖無逼迫難堪之勢，而魏潮卿之死，實出該犯目無尊長回罵氣忿所致，未便輕縱。魏士律除罵小功尊長輕罪不議外，應比照卑幼逼迫小功尊長致死，於逼迫期親尊長致死罪上遞減二等，杖一百，徒三年律，應杖一百，徒三年。仍追埋葬銀一十兩，給付屍親收領營葬。族鄰魏松山等均救阻不及，應免置議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准咨。

置罵妻母致令自縊照威逼問擬（夏匯川）

乾隆五十四年，刑部覆蘇撫□咨：桃源縣革監夏雁川置罵妻母胡張氏，致氏自縊身死一案，緣夏雁川係胡張氏女婿，住居同村，素睦無嫌。有王允沛價買胡聲園地，與胡張氏次子胡磊祖遺園地毗連，中間公栽柳樹爲界。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王允沛未悉樹應公分，誤認歸伊獨得，將樹砍伐欲賣。胡磊即將所伐柳樹擡取三株，順寄姊夫夏雁川門首。王允沛赴縣催追，胡磊亦以樹應公分投訴。經縣飭差喚訊，因胡磊患病未經集審。八月十四日早，胡磊之母張氏，見子病尚未痊，恐胡磊年輕體弱，慮其

到官受苦，携錢二千五百文，至夏雁川家，託其料理差役，免傳胡磊到案。夏雁川以胡磊被告，必須到案質訊，賄差無益，用言回覆。胡張氏嗔其不肯管事，出言斥詈。夏雁川回詈，胡張氏氣忿，用頭向撞，夏雁川閃避，致胡張氏撞空跌地，磕傷唇吻右肋，經伊女胡氏趕出，與鄰人范思義扶起，勸散回家。詎胡張氏因被伊婿詈罵，復自跌傷，氣忿莫釋，即於是夜自縊身死。報驗審供不諱，究詰至再，實無恃強推毆，及差役詐逼情事。查夏雁川詈罵尊長，以致胡張氏撞頭跌傷，氣忿自縊，情同威逼。胡張氏係夏雁川妻母，服屬總麻，夏雁川合依卑幼因事威逼總麻尊長致死律，杖九十，徒二年半，仍追埋葬銀十兩，給付屍子收領。監生已奉斥革，追照送銷。胡磊等分別杖笞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訴訟

#### 越訴

赴京越訴事屬有因量減問徒專案咨部（王自成）

乾隆五十二年，刑部覆蘇撫□咨：邳州生員王自成赴行在提督衙門，具控陳履剛等挖買泗州楊岳氏等地畝，暨韓用勤指官撞騙一案，王自成籍隸邳州，置有睢寧縣田地，因該處價貴收薄，泗州地賤收

豐，隨將睢寧田地變賣，覓買泗州地畝。適有泗州民婦楊岳氏與侄楊景嚴共有蘆地五頃六十畝，欲行變賣。先於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經陳履剛、夏克功央中人張中立、張恒赴楊岳氏家議定，每畝地價錢一千五百文，岳氏與侄楊景嚴並繼孫楊汝繩出名，浼戚魏震方爲立草契，約期次年正月十五日丈地交價，張中立等將草契携回，交給陳履剛。至四十七年正月初八日，有楊汝佃、陳潞並岳氏之弟岳景新，向王自成道及岳氏家有地出賣，王自成因價不敷，與親戚吳連川、魏相餘三人，商同合買。初九日，王自成同岳景新等至岳氏家買地。楊景嚴、楊汝繩告知已賣夏、陳二姓，立有草契。岳景新、陳潞慤恩王自成每畝加錢三十文，並許先付押契銀兩。岳氏貪得多價應允。楊景嚴等恐夏、陳二姓爭論，向岳氏阻止。岳景新等聲言夏、陳二姓並未交價，誘出草契撕毀，即可無事。岳氏當同岳景新、楊汝繩立契，每畝仍寫一千五百文，以圖掩飾多價。王自成當交押契銀五十兩。續後兩次，又付銀二百七十兩，共交銀三百二十兩。正月十四日傍晚，陳履剛帶同伊侄陳格，並夏克功之子夏時道，及魏震方、張中立、張恒，至岳氏家兌價。款留酒飯之後，楊汝繩照依岳景新等前言，誘出陳履剛草契撕碎，告以地已賣與王自成。比陳履剛出言爭論，陳格將碎契檢拾而散。陳履剛查知王自成加價謀買，心中不服，即將碎契裱帖照抄，赴泗州具控。前任泗州知州張佩芳飭差韓省傳訊王自成、岳景新、陳潞等，俱在韓省家候審。正月二十日，韓省之族耆韓用勤至彼探望，詢及涉訟情由，岳景新、陳潞以慤恩王自成加價挖賣，原有不合，隨央韓用勤調處。韓用勤勸令陳、王二姓分買，各皆允許。二十七日，楊景嚴因王自成地價皆楊岳氏捎收，隨聲言必須先付價銀二百兩，方肯立契。韓用勤欲成全其事，當同陳潞令王自成收回岳氏處。

價銀一百六十兩。王自成詢問何用，韓用勤聲言有銀即可和息，支吾答應。王自成當即寫信，令陳潞前往岳氏家取銀。岳氏未能相信，遣家人周文，同向王自成問明，交給陳潞，付韓用勤轉給楊景嚴收受。楊景嚴托言不敷用度，再索銀二十兩。韓用勤又令陳潞向王自成添銀二十兩轉交。二十八日正在投息時，陳履剛以買地在先，必須多買二十畝，共成三頃，餘地讓王自成承買。韓用勤以多買數畝，於事無妨，即於息詞內開寫陳買三頃，王買二頃六十畝字樣。該州張牧批准。王自成因息訟不公，即以捏息翻控。前經張牧提訊，王自成避不到案。張牧仍照息詞斷令分買，飭委吏目汪鏐督同查丈。王自成避匿，韓省遣夥役吳大趕追，被王自成辱罵而回。陳潞恐陳履剛多買，王自成不肯依從，隨向楊岳氏索取契券走避，以致無憑清丈。該吏目將新淤之地，丈出二頃八十畝零，令楊景嚴立契，給陳履剛交價執業。楊景嚴得受陳履剛地價之後，因王自成業經翻控，即將所收韓用勤經付王自成地價銀一百八十兩，赴州呈繳，貯庫未收。詎王自成欲邀楊汝繩相商，約同控告。曾備詞稿作札遺子送交，誤投楊景嚴接收。王自成即自赴行在提督衙門具控，准咨檄委司道隔別研鞫，楊岳氏家地畝，實係陳履剛議買在先，未曾交價。王自成加價謀買在後，衆供如一。其韓用勤令王自成在岳氏處抽回地價銀一百六十兩，又王自成添出銀二十兩，不特韓用勤、陳潞均稱係轉交楊景嚴地價，楊景嚴代剖甚力，且經楊景嚴於得受陳姓地價之後，即將王自成價銀赴州呈繳，貯庫未收，有案可查。再三嚴詰，韓用勤等堅供如將銀兩轉送該州，不應將

地仍斷分買，且將丈出地畝，先給陳履剛執業。如係指官撞騙，何不令王自成出銀，反令向岳氏處抽回地價？歷歷供明如繪，矢口不移。其爲王自成因韓用勤未將交給楊景嚴地價之言，據實告知，心疑妄控，毫無疑義。此案王自成除加價謀買地畝輕罪不議外，其所告韓用勤撞騙銀一百八十兩，折實庫平紋銀一百六十七兩四錢，如所告得實，韓用勤應照不枉法贓折半八十兩杖九十，徒二年半，無祿人減一等，杖八十，徒二年律問擬。今審係虛誣，應照律加誣罪三等。又該犯赴行在提督衙門具控，即與赴京奏告無異，應從重照赴京奏告不實律科斷。惟查韓用勤同陳潞令王自成抽回岳氏地價之時，王自成向其詢問要銀何用？韓用勤混以有銀即可和息相答，並不將楊景嚴索取地價之言實告，原屬迹涉可疑，與平空挾嫌誣告者，情事迥別。若照律擬軍，似覺情輕法重。應將王自成革去衣頂，照舊越赴京告重事不實發邊遠充軍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韓用勤等分別擬杖折責發落。隨將此案摘叙情由，入於乾隆五十年秋季分外結徒犯冊內咨報。奉准部咨，以此案係在行在提督衙門呈控發審案件，事涉官吏，行令詳錄原呈犯證供詞，耑案咨部。相應抄記原詞供招咨達等因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誣告

#### 革捕復充誣良即照誣良拷打例擬軍（陳經）

一起爲誣良爲賊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楊咨稱，安東縣捕役陳經犯革復充，夥同謝太誣拿王

宗舜送官一案，緣陳經即陳文籍隸沐陽，先於乾隆三十年，在安邑充當捕投，名陳文，同典史莫德順刑逼事主梁偕案內，犯贓枷杖革役。該犯復於三十六年，在前縣劉樹坊任內，改名陳經，蒙稟復充。保正張應昌即張印，亦於三十七年，因疏脫安置軍犯谷六，擬杖革役，旋又更名復充。三十九年四月初一日，該捕陳經與同役謝太，路遇張應昌，查問坊內有無匪類。張應昌因聞習業成衣手藝之坊民王宗舜與兄王宗堯口角，曾以王宗舜形似強盜置罵，張應昌心生疑惑，即以王宗堯罵弟之言，向陳經等說知。陳經欲將王宗舜查拿，張應昌囑令細訪。四月初三日，陳經、謝太即將王宗舜帶至三皇廟內盤問犯案，並稱若不承認，即加拷打。王宗舜不服爭鬧，陳經等帶縣稟訊。伊兄王宗堯亦即赴縣喊稟。訊未爲匪，將誣指之陳經、謝太、張應昌分別責革。王宗堯不甘，赴司控准，批府飭審，據供不諱。查陳經即陳文，前充捕投。本係犯贓責革，復敢更名濛充，誣拿良民爲賊。雖究無拷打情事，但帶至廟中，盤詰竊案，並以不認即行吊打之言恐嚇，即與捉拿拷打無異。陳經即陳文，除革役復充，罪止滿徒輕罪不議外，應與謝太均依誣良爲竊，捉拿拷打不分首從，發邊遠充軍例，俱發邊遠充軍。雖在恩詔以前，但捕投誣良，情罪較重，不准援減。保正張應昌從前犯革，係因疏脫軍犯，與衙役犯贓復充者不同。但以傳聞無據之言，混行轉述，致肇事端，殊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再加枷號一個月，亦不准援免。並開具犯革復充，失出軍罪各職名，請參前來。陳經等應如該撫所咨完結。至議處文職，事隸吏部。應聽吏部查議，相應咨覆該撫可也。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初一日准咨。

### 捏契誣僕嚇詐照棍徒例擬軍（奚建公）

一起爲串唆陷良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閔咨稱，審看得崑山縣奚建公等捏契誣僕嚇詐奚李氏一案，緣奚建公係奚李氏故夫奚文觀小功堂弟，奚李氏與孀媳陳氏，及幼孫守產度日。奚建公向有田畝，絕賣與奚李氏，後復找貼，並時向借貸。乾隆四十八年六月間，奚建公因復向奚李氏借錢未允，遂欲設計圖詐，並向素與奚李氏有嫌之陳連生、葉漢章說知。隨央住居寶山之尹上林，捏爲奚文觀借故父銀兩欠票一紙，欲向奚李氏索討，猶恐不成，復起意誣僕訛詐，商之葉漢章，領向袁志銓商謀。袁志銓以奚文觀既有妻子，不便自己賣身，遂令將奚文觀等作爲伊已故族孀袁周氏家世僕，即以袁周氏出名，捏爲轉賣張姓退回文契一紙，希圖詐錢。奚建公央其立契，袁志銓恐筆趾敗露不允。隨起稿底，捏填鬼名中證，擅寫年份給奚建公轉央尹上林謄清，即向陳連生說知。至四十九年二月初二日，奚建公攜帶假契，約會陳連生、葉漢章同至袁志銓家，因奚建公與奚李氏一族，不便出面，令袁志銓前往冒認家主，詐錢烹分。葉漢章、陳連生亦從旁慇懃，袁志銓應允。即於初十日，將契攜帶身旁，託堂弟袁幅僱船同至奚李氏家，喚奚李氏同媳陳氏服役，並聲稱如若不願，出銀了事，將契給看。奚李氏即喊同保鄰盤出前情，將袁志銓等獲住，赴縣具控，並經該縣儒學訪聞移究，訊供不諱。查奚建公係奚李氏故夫奚文觀小功堂弟，該犯因向奚李氏等索借不遂，懷挾私仇，輒敢勾通外人，捏契誣僕，嚇詐孤寡，與棍徒擾害無異。袁志銓身列膠庠，非平民可此，乃希圖訛詐分肥，輒敢主謀定稿，捏寫袁周氏世僕，公然持契，

冒認奴僕，未便以事由奚建公起意，僅照爲從問擬，致滋輕縱。奚建公、袁志銓即袁志千，均合依兇惡棍徒無故生事擾害良人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面刺「烟瘴改發」四字。袁志銓免其刺字。葉漢章、陳連生因與奚李氏有嫌，職從奚建公誣僕圖詐，應於奚建公軍罪上減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袁幅擬杖援免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准咨。

### 捕投誣拿良民用繩拴縛逼認兇盜從重發黑龍江爲奴（蔡廷）

一起爲飭委會審事：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海州捕役蔡廷等誣拿賈文學等逼認毆傷張錫坤身死劫奪錢物一案，緣蔡廷充當州捕，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五更時分，張錫坤挑擔赴榮莊湖趕集，至晚未回。在橫溝鎮路旁，被人毆傷身死，劫去貨擔錢文衣物。經鄉圖報州詣驗，旋據屍妻張楊氏等投認屍身，供明失物，通詳飭緝，依限開參。差捕蔡廷勒緝無獲，經州比責多次。四十九年十一月，蔡廷遇見素識之李七，因住居橫溝相近，囑令代爲訪緝，告知失贓，計其破案重酬。李七應允，因素知賈文學、趙三向不安分，又風聞張錫坤被殺之夜，趙三在橫溝鎮附近，與人吵鬧，形跡可疑。十二月初十日，蔡廷復向李七詢問消息，李七告知前情，聲稱須得贓跡方好。約其遲日再取回信。李七隨常至賈文學等家左近察探，見賈文學家有蘆蔑籬竹淺匱，趙三家有黑狗皮，與張錫坤失贓相對。二十三日，蔡廷復向討信，李七告知所見各贓，令其次日趕集捕捉。蔡廷隨往告同捕王梅、劉琦，邀其相幫。於二十四日，並帶李七作眼，一同至集，將賈文學獲住。因趙三無獲，蔡廷即令王梅等同李七前往趙三家內捉

拿，自帶賈文學至附近空廟盤問。賈文學不認，蔡廷將繩拴繫，並欲吊起拷問，用言嚇逼。賈文學隨認同趙三將張錫坤致死，劫取錢物。嗣王梅等拿獲趙三，起出狗皮、蔑籬等物，亦帶至廟交明蔡廷，各自回歸。蔡廷復向趙三逼問，將繩縛其手指，嚇令承認。蔡廷又逼令賈文學等，將起意商謀兇器傷痕，及分得各贓，逐一認明，將人贓稟解到州。經該州提訊，據賈文學等供認起意商同劫殺不諱，並傳屍親認贓無異，據供通詳。嗣經該州林光照提犯復訊，賈文學、趙三俱極口呼冤，堅供並無劫殺情事，實捕役嚇逼誣認。經該州稟請檄委該府，會督吳縣提訊。賈文學供稱，四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伊同謝起興趕集，至晚結伴回家，食畢夜飯，即行睡卧。趙三亦供稱是夜在孫忝仲家，與趙自昌、孫忝倫跌錢，至五更後爭鬧始散。伊與趙自昌同路回家，亦即就寢。其所起蘆籬，據賈文學稱係自置。竹淺匾係向趙自恩家借用。狗皮一張，據趙三稱係父遺，均非劫奪之贓。訊之捕役蔡廷供因畏比責，囑素識之李七代訪盜踪，誤聽其言，邀王梅、劉琦妄拿逼認。當提屍親證佐，及李七、王梅、劉琦到案，將所起蔑籬、竹匾，詰據屍妻不能指出確認。狗皮當經試縫，針線不對。竹匾委係趙自恩所借，均非原贓。提犯親審，據將誤聽妄拿嚇逼誣認各情，供認不諱。究無挾仇圖詐勾串情事，似無遁飾。查蔡廷承緝兇賊，囑託李七訪查，致將無辜之賈文學等，輒行妄拿，用繩拴繫，嚇逼誣認爲盜，幾成冤獄。若僅照誣良爲盜例擬軍，尚屬情浮於法。蔡廷應合依誣良爲盜拷詐逼認充軍例，請從重改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李七貪得酬謝，代訪盜跡，並未查有確贓，遽以形跡可疑，混行指拿，未便以未經一同拷逼，稍從末減。李七應照誣良爲盜，拷詐逼認，不分首從，發極邊烟瘴充軍例，發極旁烟瘴充軍。王梅、劉琦雖未幫同嚇逼，

但聽從誣拿，亦難輕縱。應請於蔡廷軍罪上量減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蔡廷、王梅、劉琦雖據供親老丁單，但係捕役誣良爲盜，妄拿滋事，情罪較重，均毋庸聲請留養。孫忝仲等問擬枷杖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准咨。

### 挾嫌誣告賭博誣告及主唆之犯均照棍徒例量減擬徒（史起書）

乾隆五十年，刑部覆蘇撫彙咨：靖江縣史起書唆使孫立賢挾嫌誣賭一案，緣史起書、孫立賢均籍隸靖江，孫立賢係孫繼新小功服弟，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孫立賢因乏用，向孫繼新借錢三千，孫繼新不允。孫立賢斥其同族無情，至相爭角。孫立賢懷忿未釋，旋遇史起書訴述前情，相商泄忿。史起書起意唆令誣告賭博，孫立賢應允，捏稱孫繼新之弟孫見風、孫步青俱在孫繼新家賭博。復將孫繼新妻舅劉鳴裘，列爲同賭。又因無賭具，即捏稱該犯被誘賭輸，並史起書拿賭借錢爲證，赴縣具控，飭拘訊究。嗣孫繼新被誣不甘，赴縣呈訴。該縣提集證，訊出誣賭實情，錄供通詳，屢審不諱，究無詐擾別案。查孫立賢首告孫繼新等賭博屬實，孫繼新等罪應滿杖加枷。今審係全虛，律應坐誣。孫立賢係孫繼新小功服弟，按律應加誣罪三等。史起書教唆誣告，與犯人同罪。該犯等挾嫌誣賭，主唆妄告，情節較重。史起書、孫立賢均應照棍徒生事擾害發遣例，量減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發配等因，彙咨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將拾獲賭具誣告賭博照賭博出有賭具例問擬（楊世珍）

乾隆五十三年，刑部覆蘇撫□彙咨：震澤縣楊世珍誣告盧在名一案，緣楊世珍即楊見隴，籍隸震澤，傭工度日，素未犯案。乾隆五十二年七月間，因向素識之盧在名借錢不遂，彼此口角，致成嫌隙。八月初二日，楊世珍在路拾獲骨骰三粒，輒起意誣賭泄忿。又因與曹啓文有嫌，遂捏七月二十八日携錢一千文，經過盧在名門首，被邀至家，與曹啓文等擲賭，將所携錢文輸盡，向盧在名借錢未允，搶獲賭具呈首等情，赴縣喊稟。經該縣提究，楊世珍情虛潛逃。至五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緝獲楊世珍解縣，訊供通詳，屢審不諱，究無另有擾詐不法情事。骨骰實係在路拾獲，並非製造。查楊世珍拾有賭具，輒誣盧在名等聚賭，實屬不法。雖稱賭具在路拾獲，但不能供出造賣之人，自應從重照例問擬。楊世珍除誣告賭博輕罪不議外，應合依不將造賣之人據實供出，即將出有賭具之人，照販賣爲從例，杖一百，徒三年，發配。開具失察舊存賭具文武職名，彙咨前來。楊世珍應如該撫所咨完結。至議處文職，事隸吏部，應聽吏部查議，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因被誣告捏控姦盜照污人名節例量減擬徒（柳沅隴）

乾隆五十五年，刑部覆蘇撫□彙咨：蘇州府督同長、元二縣審詳武進縣柳沅隴捏控柳順沅等一案，緣柳沅隴籍隸武進，與同族柳順沅、柳沅大、柳茂芳並小功堂叔柳勝九，素無嫌隙。柳姓族內，有公祠

一所，因坍塌公捐銀錢，交柳沅隴生息修理。乾隆五十一年冬至，柳沅大等在祠祭祀，勸令柳茂芳捐錢十千修祠，言明歲底將錢交與柳沅隴收存。嗣柳沅隴向催，柳茂芳因乏錢欲其墊付。柳沅隴未允，至五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柳順沅、柳沅大向柳沅隴取用此錢。柳沅隴以柳茂芳未交回覆。柳順沅等往詢柳茂芳，因何遲延不交？柳茂芳一時無言可答，輒以錢已交給柳沅隴支飾。致柳順沅、柳沅大邀同柳勝九，回毆柳勝九右眼胞。柳勝九又用磁碗擲傷柳沅隴左手背小指，柳沅隴亦用磁碗回擲，致傷柳勝九額角。柳勝九等赴縣具控驗傷，飭差拘訊，柳沅隴因被誣控侵用祠產，既受不孝之名，又遭涉訟拖累，心懷不甘，遂捏柳沅大圖姦族婦柳楊氏，並舊匪臧順郎認與柳順沅同竊柳劉氏家等情具訴。柳順沅不甘上控，行委陽湖縣會訊，柳沅隴即行避匿。嗣經拘獲柳沅隴，訊不承認。詳奉批飭提犯來蘇，檄委蘇州府督同長州、元和二縣質審明確。查柳沅隴因柳勝九等誣伊侵用祠內錢文，心懷不甘，遂亦誣指柳沅大圖姦，及柳順沅夥竊具訴，希圖抵制。如僅依誣告律反坐，擬以枷杖，不足蔽辜。但究係柳勝九等誣告在先，且柳沅隴止云柳沅大圖姦柳楊氏，並未指實與楊氏有姦。其所控柳順沅亦止云舊匪臧順郎，認與同夥，並非實指柳順沅自行認竊，與憑空捏造姦贓情事污人名節者究屬有間。柳沅隴除毆傷小功服叔輕罪不議外，應照污人名節，報復私仇，發附近充軍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發配。雖事犯在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恩詔以前，不准援減。柳茂芳等分別杖笞等因，彙咨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誣人誣告於誣告加等罪上再行加等（夏若松）

乾隆五十五年，刑部覆蘇撫□彙咨：丹陽縣夏若松誣告朱朝華一案，緣夏若松籍隸丹陽，向未犯案，乾隆五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夏若松曾起意糾同素識之王長元，行竊事主朱朝華家母猪二口。嗣於二十五日，夏若松分贓不均，致與王長元爭置而散。適事主朱朝華途遇王長元，知係匪類，告知被失，託其訪緝。王長元因挾前嫌，答以或係夏若松知情。朱朝華聞言，即邀地保朱廷珍，並鄰朱廷招等，前赴夏若松家搜查贓物。夏若松承認賠償，朱朝華不允，勒還原猪。夏若松圖賴喊詈，朱朝華順取木棒毆傷夏若松手臂。夏若松隨用刀自刎，經朱福宗奪救而散。適鄰村職員王廷棟即王景賢，未悉實情，遂公然言不應憑空搜贓。夏若松聞言得計，即邀同伊叔夏得照色赴縣驗傷，控告誣竊。揚言有王廷棟幫護，並令妻夏談氏赴府具控。朱朝華亦即以王廷棟唆訟情由具訴。當經該府批縣審詳。經該前縣俞鑄拘訊未到。是年十一月間，夏若松途遇所內更夫蔣四，央其賄賊代認行竊，許酬謝錢二千文，蔣四應允。隨向另案賊犯吳發年商允，給錢一千文，囑令認竊。吳發年即於縣審時供承是案。夏若松復措錢五百文，令妻轉央史鄒氏，囑其認買贓猪。史鄒氏應允具呈。嗣賊犯吳發年因乏錢，節次寫字央蔣四往向夏若松取討錢文，經事主朱朝華查悉前情，即於縣訊時供出提質，詳院批府，提齊人證，轉發徒、陽二縣會審錄供通詳，屢審不諱。查此案計贓四兩零，訊係夏若松起意爲首，逸犯王長元爲從。夏若松因事主搜贓，輒敢主使伊妻談氏上府控竊，並賄賊代認，希圖坐事主以誣告之罪，情殊刁惡。朱朝華如果誣告屬實，

應照誣指平人行竊，於竊盜贓一兩以上杖七十上加三等問擬，杖一百。今屬子虛。夏若松除賊頭認及行竊計贓輕罪不議外，應照誣告律杖一百上，再加三等，擬杖八十，徒二年，發配；吳發年等分別杖笞等因，彙咨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起意圖騙捏報被搶比照訛詐官役例量減擬徒（丁受堂）

乾隆五十九年，刑部覆蘇撫奇彙咨：甘泉縣丁受堂脫稻價捏報在途被搶一案，緣丁受堂籍隸甘泉，與原籍儀徵之過學易交好。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初二日，丁受堂向朱映西之子朱景僑米行兌有稻價銀三十五兩，約次日下鄉斛稻。丁受堂携銀先回，途遇過學易同走，彼此閑談。丁受堂告知帶有稻價，並述及伊先借欠陳姓銀兩，無力措還，欲將稻價捏稱遺失，以圖脫用。當與過學易商謀，過學易以失銀亦要賠償，並稱伊現遷居需銀數兩，如肯借給，伊可代爲設法。丁受堂向其查問，過學易教以捏造朱映西索回稻銀假信，以致在路被搶，不但銀可脫用，即陳欠亦可緩還，將來並可告捕勒賠。丁受堂被誘聽信，即央過學易代寫朱映西假信。過學易應允，並將簪紙描摹行體，撲印封面。即於是晚，將信送交丁受堂，約定次早同行。初三日五更時候，丁受堂攜帶碎銀破紙，往邀過學易，同至東浮橋地方。丁受堂令過學易用刀割斷驢繩，將伊兩手反綁臥地，又縛其兩腳，並將碎銀破紙掠地，並將泥塗面。過學易遂即潛回，丁受堂假喊救命。時已黎明，經地鄰闡有志等齊出查問，見無踪迹，將伊解放。丁受堂往告地保李坤看明，值朱景僑下鄉，度量情形，均疑其妄。丁受堂無言可對，當即走回，私將稻銀六兩零送給過

學易。延至初九日，丁受堂見地保未報，即自赴縣喊稟，當經該縣查訊供情可疑，親詣勘明，究出前情，拿獲過學易到案，追起原銀，錄供通詳。奉批飭審，供認不諱。查例載，並無被劫而謊稱被劫者杖一百，今丁受堂與過學易圖脫稻價銀兩，捏報在途被搶。並有告捕勒賠之謀，雖未舉行，情實狡詐，未便僅照謊報盜劫例，坐以滿杖，致滋輕縱。丁受堂、過學易比照盜劫訛詐印捕官役，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定地發配，折責安置等因，彙咨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江蘇成案卷十五

訴訟

干名犯義

## 首告總麻尊長盜宰不以干犯科斷（趙維屏）

乾隆五十一年，刑部覆蘇撫□咨：海州趙正德等盜宰牛隻一案，緣趙正德籍隸海州，先於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內，夥竊事主管廷書家牛隻，枷責刺臂，交趙正禮保領。詎該犯不知悛改，五十二年七月十六日，途遇熟識之陳四，各道窮苦。趙正德起意行竊王思慎家牛隻宰賣，陳四允從。即於是夜同夥兩人，齊赴事主門首。趙正德用手挖門進院，竊出黃牛兩隻牛犢一隻。趙正德當與陳四各牽一隻先走，牛犢隨後。行至中途，牛犢走失。該犯等慮恐事主追獲，未經找尋。趙正德因無宰殺處所，稔知總麻服役趙維屏避水外出，家有空屋，隨領同陳四將牛牽至趙維屏空屋內，遂在廚房尋獲屠刀一把，同陳四將兩牛一齊宰剥，分挑牛肉，至鄉間零賣與不認識人，得錢二千八百文。牛皮賣與李起隴，得錢一千五十文，俵

分而散。經伊侄趙維屏聞知赴州稟首。並據事主報州，獲犯訊供通詳，屢審不諱。查例載盜牛宰殺者，枷號一個月，發附近充軍。又小功總麻首告，將減罪三等。又，竊盜自首，律該減等擬罪者免刺。又，告總麻尊長得實者杖七十。各等語。此案趙正德起意盜牛宰殺，經伊總麻服侄趙維屏聞知首告，例應減等科斷。趙正德應合依盜牛宰殺者，總麻親自告得減罪三等例，於軍罪上減三等，杖八十，徒二年，免刺發配。陳四爲從，仍應於趙正德應得軍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刺字發配。原保趙正禮，雖非知情縱竊，但失於查察，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發落。趙維屏係趙正德總麻服侄。因趙正德所竊牛隻在伊屋內宰殺，一經查知，慮恐干累，據實首告，與別項干犯有間，應與訊不知情之李起隴，免其置議等因，彙咨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教唆詞訟

#### 唆訟嚇逼致死比照棍徒例擬遣（何繼侯）

一件爲特參等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楊咨稱，清河縣何繼侯寫詞唆訟，以致蔡雲漢自縊身死，並縣丞覃繼榮擅受濫差，聞參投河自盡一案，緣何繼侯係屬生員，開張糟坊，蔡雲漢之父蔡用年亦開酒店，住居對門，素因爭奪賣酒生意，挾有嫌隙。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有楊光觀家僕工劉有，挑水從蔡雲漢家後門經過，誤碰魏廷棟幼子跌倒哭罵。劉有毆其頭上，因蔡雲漢斥責其非，不服爭鬧。

蔡雲漢毆傷劉有鼻孔流血，鬧至街上。有何繼侯工人衡朝看見，素與劉有交好，問悉前情，詈罵蔡家兇惡。蔡雲漢之兄蔡雲章聽聞，出與衡朝爭吵。何繼侯喝令毆打，衡朝拳傷蔡雲章左眼，並抓傷其頸項腋脰。蔡雲漢携取斧頭木柄出護，被衡朝奪過，毆傷右臂膊、左後腿，隨經鄰衆勸散。何繼侯輒起意唆訟泄忿，囑令劉有赴縣丞衙門喊稟。諭令補詞，何繼侯即捏蔡用年阻路，率子行兇等情交給投遞。蔡用年亦於十五日晚，帶同二子，赴縣呈探驗傷准究。十六日，縣丞覃繼榮票差陳陞，協保確查。陳陞即同地方朱元往查。蔡用年父子俱經外出，陳陞於下午復同鄉約龔國勛前往，蔡用年等仍未回家。該役等仍即走回。是晚何繼侯見蔡雲漢在於門外乘涼，聲言定欲到衙處責，誇張聲勢。不意蔡雲漢年輕畏懼，即於是夜，在何繼侯後門投繯殞命。報縣驗訊通詳，將縣丞覃繼榮揭報咨參，正候委署摘印。詎該縣丞聞知被劫，羞見故鄉，且家口衆多，不能度日，憂愁莫釋。於六月二十九日夜，私開署門，投入運河。次早家人王年見桌上遺有親筆紙條，報縣差查。而該縣丞屍身於三十日午後，淌至山陽縣留人臺義塚地方，經高五、許祥撈起，用土浮護。王年找至認明具報山邑，驗訊通詳，奉飭將犯解蘇、淮二府會同審辦。茲據該府等審供不諱，除縣丞覃繼榮已經參革自盡，毋庸置議外，何繼侯懷奪生意微嫌，喝令工人兇毆，已屬不合。復唆使劉有赴衙喊稟，又爲作詞妄控，並以杖責嚇唬，至蔡雲漢情極自盡，何繼侯實爲此案罪首，未便僅照威逼人致死律問擬。何繼侯除已革去衣頂外，應比照兇惡棍徒生事擾害良人發遣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面刺「烟瘴改發」四字。劉有、衡朝擬杖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准咨。

## 明知誣告引領保截與教唆詞訟無異（徐佶）

一七八

一起爲報明等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淮蘇撫閔咨稱，碭山縣民李朋，誣控姚五等強搶，並唆張郭氏誣告姚五誘拐嫁賣，究出徐佶明知誣告，引領保截，刪改詞稿，並李朋於取供後管押脫逃一案，緣李朋係徐佶莊頭，徐佶即徐勁堂，原籍夏邑縣，寄居碭山。乾隆三十七年，有籍隸山東冠縣之張明，挈妻郭氏，來至碭山縣梁家莊居住，即至馬良集姚五家幫工，將妻郭氏並幼女搬住姚五家。是年二月，姚五乘空與郭氏調戲成姦，後經張明看破，圖其資助，知情縱容。四十八年三月初四日，張明患病身故，郭氏別無親屬，不能回籍，仍居姚五家內。姚五因已娶妻，不復與郭氏姦宿。郭氏常同幼女赴徐家莊拾麥，與李朋認識，留其幫炊。郭氏隨與李朋通姦，有時仍回姚五家。五月十九日，郭氏同幼女往李朋莊上住歇。二十三日傍晚，姚五不見郭氏歸家，赴李朋莊上找尋，路遇素識之張二小邀其同往。及至該莊，會遇李朋莊鄰周五，姚五向詢郭氏下落。周五因見郭氏常在李朋家住宿，知其有姦，遂以郭氏嫁李朋之語向戲。姚五嗔其亂說，張二小亦斥周五之非。周五不服，向張二小詈罵。張二小順拾鐵草鈎，鈎傷周五左腿肚。經郭氏聞聲踵至勸散。姚五隨將郭氏並幼女領回。詎李朋因與郭氏通姦情密，欲娶郭氏爲妻。郭氏亦自願改適，惟慮姚五將郭氏領回氣忿，起意誣告姚五搶劫。二十四日，央路過測字人寫就詞稿，赴代書王世太舖內用截。王世太因李朋所控搶劫情重，素不相識，不肯用截。李朋遂至徐佶家，以欲告姚五強劫情由，向徐佶說知懇其保截。徐佶明知其並未被劫，詞係誣告。因係莊佃，不即阻止，並應允。

保截，偕赴王世太處。因王世太向李朋盤詰，徐佶復圖取信，即將李朋原詞註語，及詞句情節，代爲改換數字，囑代書寫清，列伊保截。王世太因徐佶係監生，已爲保截，諒無虛捏，遂贍清用截，給還李朋。控經前署碭山縣王令飭差傳訊。二十六日，郭氏復至李朋莊上，李朋又唆令郭氏出名誣告姚五強逼姦拐冀圖姚五畏懼，即便出頭承娶。郭氏允從。李朋於六月初一日，領郭氏至徐佶家，懇其轉央代書寫詞狀，開列徐佶保截控縣。而李朋於郭氏投詞後，因所控虛誣，先行避匿。經王署令提訊郭氏等，究出前情，拘提李朋未獲，未及通詳。旋經拿獲李朋到案，錄供通詳。因李朋患病未即收禁，交差押候覆訊。詎李朋於九月初十日，病勢稍痊，乘間帶鎖潛逃。提犯研鞫，據將通姦圖娶，誣告強搶，唆誣誘拐，並庇護莊頭，明知誣告，代刪詞稿，引領保截，及乘間脫逃，並無賄縱各情，供認不諱。查李朋與張郭氏通姦，圖娶爲妻，因郭氏素與姚五有姦，恐其不允，輒起意誣告搶劫，例應問發邊遠充軍。其唆令郭氏誣控姚五姦拐，係誣輕爲重，將來就獲，應從重照誣告強盜例科斷。徐佶身列成均，理應守法，乃於李朋控告強劫重情，明知其誣，因係莊佃，不爲阻止，復引領保截，並刪改呈詞，又聽從李朋代郭氏引領寫詞信保截，以致代書聽信用截，是李朋、郭氏之誣告呈詞，實由徐佶之庇護莊佃，代爲保截得以投遞，實與教唆詞訟無異。應與李朋同罪。徐佶即徐勁堂應照李朋誣告良民爲強盜例，杖一百，發邊遠充軍，雖母老丁單，不准留養。張郭氏聽從李朋誣告姚五誘拐，照例應反坐發遣，但姚五與郭氏通姦是實，係誣輕爲重，應依誣輕爲重未論決律，徒流止杖一百，餘罪收贖。差役王言不能小心看管，以致

李朋脫逃，實屬疏忽。應照主守不覺失囚，減囚罪二等律，於李朋應得軍罪上減二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姚五擬杖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唆使誣告照棍徒生事擾害例問擬（陳載恒）

一起爲獲犯究詳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江蘇巡撫奇咨稱，寶山縣陳載恒主唆孫岳廷等誣告姚添賴婚並搶取牛隻、衣服一案，緣陳載恒籍隸寶山，與孫岳廷兄弟素相識好，孫岳廷有姑夫姚添家道殷實，孫岳廷屢向借貸。乾隆五十六年八月間，孫岳廷又向姚添借錢不允，回歸途遇陳載恒告知前情。陳載恒起意唆訟圖詐，教令孫岳廷告狀。孫岳廷以無事可告，陳載恒憶及姚添有義女玩姐與孫岳廷之胞弟孫好金年紀相仿，即令捏告姚添曾將玩姐許配孫好金，嫌貪賴婚，希圖詐錢分用。孫岳廷允從，陳載恒當即捏造庚帖，寫就呈詞，令孫好金出名赴縣投遞。陳載恒冒作原媒硬證，經該縣批准拘訊，孫好金慮恐審虛問罪，意欲具呈求息。十月初一日，邀同胞兄孫朝二往與陳載恒商議。陳載恒必欲詐得錢文，方始歇手。聲言姚添如不出錢，即將牛隻拉回變賣。孫好金等急欲息訟，勉允隨行，同至姚添家中。陳載恒令姚添出錢十千文息訟，姚添不理。陳載恒氣忿，即令孫好金、孫朝二等搶取姚添家耕牛、衣物變當俵分。姚添控縣，差拘該犯等到案，訊供通詳不諱。查例載，訟棍播弄鄉愚，恐嚇詐財，一經審實，即依棍徒生事擾害例，問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又律載，搶奪人財物者，杖一百，徒三年。又例載，親屬無搶奪之文，比依恐嚇科斷。又律載，恐嚇取財者計贓准竊盜論，加一等免刺。若期親以下，自相

恐嚇者，卑幼犯尊長以凡人論。各等語。此案陳載恒唆使孫岳廷誣告賴婚，冒媒勒詐。搶取牛物變錢分用，實爲播弄鄉愚，嚇詐擾害。陳載恒除搶奪輕罪不議外，合依棍徒生事擾害發遣例，改發極邊烟瘴足四千里充軍，面刺「烟瘴改發」四字，到配杖一百，折責安置。孫岳廷、孫好金係姚忝妻兄之子，爲外姻無服卑幼。膽敢聽從圖詐，誣告施累，即屬爲從。應請於陳載恒軍罪上減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孫朝二並未隨同誣告，僅止聽從搶奪衣物，計贓二十一兩零，請照親屬搶奪，比依恐嚇計贓，准竊盜律加一等，杖八十，免刺，折責發落等因，咨達前來。均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九年二月准咨。

### 受贓

#### 官吏受財

#### 衙役詐贓致令鬻女復自扣買爲婢從重發黑龍江爲奴（陳恩）

一起爲該拿詳究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陽湖、靖江二縣會審靖江縣快役陳恩即陳在川，索詐趙志言錢文，致令將女賣給爲婢一案，緣陳恩即陳在川籍隸靖江，充當縣役。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有縣民張紅濤，欲赴王友三祝獻，往興福寺借用法器，在彼坐談。趙志言經見，斥其不應貪懶久坐，致令口角，經奚彩林勸散。張紅濤即捏稱趙志言奪業兇毆，赴縣具稟，前任靖江縣徐玉衡，

飭差陳恩拘訊，審係虛誣，當將張紅濤責處。趙志言令差保釋，該差陳恩即起意索詐，向趙志言聲稱，到案時未有使費送給，今欲取保，必須給錢數千。趙志言以無錢回覆，陳恩指不保釋。趙志言被索無奈，將十二歲幼女，憑中孫服正等，契賣陳恩爲婢，載明身價錢十六千，陳恩當扣留使費九千文，餘錢七千，給趙志言收用，將女送交陳恩家服役。趙志言因係鄉愚，未敢具控。嗣經府訪拿飭縣提究，陳恩聞風潛逃。趙志言亦遠出貿易，業經差緝未獲。至五十一年四月，陳恩回至江都縣，即經府役拿獲，訊供不諱。查陳恩身充縣役，因趙志言控案審明取保，即起意索詐。逼令將幼女賣給爲婢，扣留身價錢文，計贖九兩。陳恩即陳在川，應合依衙門蠹役索詐貧民，致令賣男鬻女者，十兩以下，亦照例充發例，發近邊充軍，照例刺面。該犯雖事犯在恩詔以前，但係蠹役詐贖，情罪較重，不准援減。所得贖錢，照追入官。趙志言之女已經給領，身價免追。孫服正等，訊不知情，張紅濤控案，業經審結，均毋庸議。所有失察衙役犯贖職名，係前任靖江縣告病知縣徐玉衡，相應開報等因，咨達前來。查例載，尋常軍流等犯，如情罪較重，本例不足蔽辜，應加等問擬者，加至黑龍江等處等語。此案陳恩，身充快役，將該縣飭令保釋人犯趙志言，不行保釋，輒起意索詐錢文，以致趙志言被索無奈，將十二歲幼女賣給該犯爲婢。該犯膽敢收買，扣留身價錢文，作爲使費。是該犯因索詐而折良民之女爲婢，較之索詐貧民，致令賣男鬻女與他人，僅圖得財者，情節更重。僅依例擬軍，不足示儆。陳恩即陳在川應改依軍流情罪較重應加等問擬者，加至黑龍江例，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餘如該撫所咨辦理。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准咨。

衙役串通行戶勒索客商錢文從重發伊犁失察之知縣革職（張泰）

一起爲訪拿審辦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福咨稱，訪拿沛縣張泰倚恃捕役，勒索客商錢文一案，緣張泰充當沛邑捕役，在夏鎮沿河一帶巡查，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間，張泰因貧難度，見夏鎮客商過境，貨物甚多，俱由行戶來廷輔代爲搬運，抽用錢，起意詐錢。凡遇客商過境，倚恃衙役，即令來廷輔於常例行用之外，向客商說合，每擔索錢二十文，如不允給，即將客貨扣留勒索。自十一月起，至五十六年二月止，共詐過錢二十餘千，獨自花用。來廷輔止圖張泰照應，並未分贓。各商因其充當衙役，不敢控告。訪聞拘拿，審供不諱，究無另犯索詐，該管官亦無知情縱庇，以及染指分肥情事。嚴詰至再，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查例載，衙門蠹役，恐嚇索詐十兩以上者，發近邊充軍等語。今張泰身充縣役。倚恃衙門聲勢，擾累客商，勒索錢至二十餘千之多，殊屬不法。原擬將張泰從重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今欽遵上諭：這所參沛縣知縣孫朝翰，於所管衙役，詐擾商民，婪職入己，毫無覺察，實屬昏庸不職。孫朝翰著革職。至捕役張泰倚恃衙役，把持索詐錢文，以致客商受累，殊爲不法。該撫擬以發遣，尚不足蔽辜。張泰竟著發往伊犁爲奴，以爲蠹役詐職者戒。該部知道，摺並發。欽此。張泰一犯，欽奉上諭發往伊犁爲奴，仍面刺「蠹役」二字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初九日准咨。

詐僞

僞造印信

假票誑騙平耀官米與軍機錢糧不同仍照誑騙例擬流（陳林）

一起爲訪獲究詳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吳咨稱，六合縣陳林僞造印票，誑騙出耀官米一案，緣陳林籍隸安徽來安縣，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至六合縣投宿王貴飯店，欲尋生理。適該縣詳請平耀米石，示諭居民，於四月初一日，設廠縣頭門，並文昌宮二處，收錢給票，赴卧佛寺領米。陳林素諳刻字，出見告示，起意刊刻假票，誑騙官米。隨於初五日，携錢十五文，赴文昌宮買米一升，截給印票一張，收藏身邊，買備紙張木板回寓。因人衆未敢雕刻，當即起身回籍，私將所買米票，照式描寫反貼板上，取家中修腳小刀，刻成票板並買腐乾一塊，將票上騎縫半印推出，雕成假印半顆，復刻「卧佛寺廠」四字木戳一個，用舊鞋刷蘸墨，刷印假票二十八張。又用銀硃同棉花和油拌成印色，在票上蓋用假印半顆，並「卧佛寺廠」紅字戳記，隨手編寫千百字號，每張填米五斗，將假印票板，並原買米票毀棄。印色墨水，亦皆洗净，存剩「卧佛寺廠」木戳一個，收藏兜肚。初十日早，攜帶假票起身，仍投王貴飯店住宿。十一日將晚，陳林在路遇見素不認識之脚夫李升候、蕭惟臣，趕驢四頭回歸，帶有稍袋。

陳林喚住，催伊驢隻駝送縣官米至施官集，講定每石腳價錢一百零五文，約次日早在臥佛寺前等候，各歸歇店。至晚陳林向王貴借取筆硯，回房將假票八張，填寫月日。十二日早陳林先至臥佛寺廠前，隨後李升候、蕭惟臣趕驢踵至。陳林稱已買票八張，給領進廠量米。時值買米人多擁擠，廠書談世衡等接票，未及細辨真偽，即照數給發米四石。李升候、蕭惟臣裝成稍袋，捐出趕驢駝送同行，至施官集談用年米行發賣。談用年查問來歷，陳林捏稱係向親友告貸，借給賣錢用度。談用年將米過斛，照時給價共錢六千零五十二文。陳林當付李升候、蕭惟臣驢價錢文，餘錢携回花用。廠書談世衡等將發米印票，送署核算，經縣查出假票，飭差訪拿。四月二十七日，陳林攜帶所存假票，復至六合，仍投王貴飯店住宿，冀圖再行詐騙。因聞差拿嚴密，心懷畏懼，於二十八日早，前至魏公祠山後無人處所，取出假票撕破，冀將「臥佛寺廠」木戳擰碎，丟棄水溝。因探聽消息，尚未回籍。五月初二日，縣差趙文等，訪知談用年米行曾買米四石，帶同根拿。陳林聞風逃避，經該差等追獲解縣，訊供不諱。查例載，偽造諸衙門印信，詐騙財物，銀不及十兩，錢不及十千，爲首雕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此案該縣詳請平耀，原令民人買票赴糴。陳林假票詐騙出糴官米，與軍機錢糧不同。其用腐乾所雕假印，雖止半顆，但既已行用詐騙，未便照造而未成科罪。陳林合依偽造諸衙門印信，詐騙財物，銀不及十兩，錢不及十千，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到配折責安置。該犯雖供有母賀氏，年逾七十，家無以次成丁，但事關詐偽，應不准留養，毋庸取結辦理。廠書談世衡、李灝如、朱銀、陸丹宸雖訊無知情勾串情事，但疏忽之咎難辭。應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係屬公罪，免其革役。行戶脚夫飯歇人等，均無夥騙。

分贓情事，概行省釋。陳林原籍保鄰，訊不知情，並免提議。米價已據廠書賠繳，仍於該犯名下照追所得米價錢六千零五十二文，入官充公。此案假印誑騙米石，係該前縣李英，自行訪獲，失察職名，請免開參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初九日准咨。

### 兩次雕刻假印誑騙財物從重發黑龍江（黃五）

一件爲訪拿詳究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海門廳黃五等私雕假印，冒差騙錢一案，緣黃五與革監施鏐，均籍隸崇明，黃五自幼學習刻字未成，在海門廳一帶幫工度日，近因患病無力工趁；施鏐家計貧乏，賣字營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十四日，黃五在籍會遇施鏐，各道貧苦。黃五起意私雕假印，冒充縣役，赴口岸查船騙錢。施鏐應允，即於是日，黃五在空廟挖取崇明縣告示印花，粘貼木板依樣雕成假印；施鏐僞寫差票，用朱標判，蓋用假印，於十月二十二日，赴崇明縣屬堡鎮、新開河各岸，遇有外求客船，藉稱稽查，每船索取飯錢數十文。至十一月初間止，共得錢四千二百三十文，均分花用。因該處常有兵巡查，恐被獲破，隨將假票燒毀。二十五日該犯等同至海門，尋無生意。十二月十一日，黃五復起意雕刻海門廳假印，冒差查繳小錢。即在路傍揭取廳示印花，用板雕成假印；施鏐僞寫差票，標判硃筆，蓋用假印。於是月十五、六兩日，假冒廳役，赴富民、大洪二鎮，向各舖查無小錢，每店索取飯資數十文不等，共得錢五百四十五文。施鏐因家中有事，向黃五分錢三百文，於十七日先行回籍。黃五復於十七、八兩日，在橫沙鎮各舖，索得錢三百二十文。十九日，經該廳訪聞，飭差拘獲黃

五，搜出假印板片等物，正在備關拘提，即據崇明廳訪獲施鏐，解廳審供不諱。查黃五起意私雕崇明、海門縣廳印信，先後冒差詐得錢文，雖不及十千，但兩次爲首雕刻假印，殊屬不法。黃五合依偽造諸衙門印信，誑騙財物，錢不及十千爲首雕刻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從重改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爲奴。施鏐身列成均，膽敢聽從黃五兩次私雕假印，僞寫差票，索詐錢文，情難輕縱。應即照偽造印信誑騙財物錢不及十千例，杖一百，流三千里。監生已經斥革，監照另詳咨銷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十九日准咨。

### 偽造關防雖篆文參差不全但已誑得錢文即照已成問擬（錢中和）

一起爲訪查事：刑部江蘇司案呈，准蘇撫閔咨稱，審看得上海縣民錢中和偽造關防，捏寫告示，誑騙錢文一案，緣錢中和籍隸上海，向習刊刷馬張度日。乾隆四十八年九月，錢中和因母病貧乏，窮苦難度。適在上海東門經過，見有松太道之破碎告示，年月上蓋有關防，即起意雕印寫示，圖騙錢文，掲回收藏。於十月十七日，在家尋獲木板一塊，將示上關防印摹貼上，用向刻馬張之小刀，每日清晨雕刻，至二十四日刻就，買備紙張油硃，捏寫松太道嚴禁騷擾典商告示二十道，蓋用假印，硃標日期，並捏稱值役差送邱恒昌、沈恒和、李永裕、趙萬源、金保大、張榮、喬慶和、黃裕豐、陳義昇等典各一張。又捏具陸祥役名，封交航船戶張寶生、張廷元寄送李永順、沈文戶二典各一張。每典各給錢自數十文至一百數十文不等，前後共得錢一千二百一十八文花用。尚存假示九道，未經分送。旋經上邑差役看出李永

裕典內假示，提取繳縣，驗係偽造。並經松太道，訪知邱恒昌典內貼有假示，嚴飭拿究。當經上海縣差獲錢中和到案，訊供不諱，究無同夥，及另犯不法情事。查錢中和偽造關防，篆文參差不全，但已詐得錢文，應照偽造已成論。錢中和應合依偽造關防誑騙財物爲數無多，銀不及十兩，錢不及十千例，杖一百，流三千里。所得之錢，照追入官。船戶張寶生、張廷元擬笞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十八日准咨。

# 江蘇成案卷十六

詐僞

詐假官

假冒官職擬徒脫逃復戴頂帽從重發伊犁（李宏開）

一件爲移解訊究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吳縣詳李宏開即李鴻愷假冒官職一案，緣李宏開籍隸豐縣，自幼在上元縣學習星卜，嗣即出外，看相測字度活。乾隆三十四年間，曾在湖南湘潭地方測字，假冒捐職同知被獲。該犯捏稱原籍上元，審擬充徒，於三十五年閏五月，遞籍定驛，由長沙縣遞至湘陰縣，飭差龍祥、吳連押解。行至中途，李宏開乘間脫逃，回至豐縣潛匿。嗣因無計糊口，又逃往雲貴一帶偏僻鄉村，算命測字，仍復窮苦難度。因事隔年久，四十八年三月十六日，潛至蘇州，見地方熱鬧，易於賺錢，復起意假冒職官。因貧測字，希圖多得錢文，遂向不識姓名收荒擔上，買備水晶頂一個，帶於帽上，投歇俞添祿飯店，改名李鴻愷，捏稱曾任廣東同知，係原任李故督之孫，緣事被參

回籍，家貧測字謀生，偷忝祿誤信留寓。十八日，該犯正在擺設字攤，經按察司司獄陳中騏，見其形迹可疑，盤獲移解到縣，審供不諱，究無僞造憑札，別有求爲，及招搖撞騙不法情事。查李宏開先在湖南假冒職官，被獲擬徒。乃於中途脫逃之後，膽敢復帶頂帽，詐稱官職，實屬惑不畏法。現在雖無假札求爲情事，似此奸偽之徒，情罪較重，未便仍照假冒頂帶例擬徒。李宏開應從重發往伊犁、烏魯木齊等處種地當差，照例刺字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初五日准咨。

### 革兵假冒職官私雕木戳誑騙未成發伊犁（鄭沅助）

一起爲盤獲假官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蘇撫閔咨稱，陽湖縣拿獲鄭沅助等假冒職官，希圖誑騙一案，緣鄭沅助即鄭沅隆係鎮江裁汰漢軍，住居丹徒，曾投充上海營兵丁，因情操斥革，遞籍安插。乾隆五十一年九月初間，鄭沅助與弟鄭沅佐，及張國保、周沅佐，談及窮苦難度，鄭沅助起意假冒武官撞騙，令周沅佐等份作長隨同行，各犯應允。鄭沅助又慮不能取信，隨向不識姓名刻字擔上，刻就督河無標千總木戳三個，並買金頂一個，紙墨筆硯等物備用。恐本地被人識破，不敢使用。二十二日，鄭沅助與周沅佐等一同起身，鄭沅助換戴金頂，周沅佐等假扮長隨。二十四日，偕至常州地方，因係往來大道，投寓謝阿金飯店，正欲往偏僻地方哄騙，即經陽湖縣程明憲會同營泛拿獲通稟，飭委蘇州府督同元、吳二縣審擬詳解，提犯研鞫，供認不諱。究詰至再，實未誑騙入手，亦無別項不法情事。查鄭沅助即鄭沅隆假冒職官，誑騙未成，應依無官詐稱有官，犯該徒罪以下充軍例發近邊充軍。但該犯以革退兵

丁，不知安分，膽敢私刻木戳，假官誑騙，情節較重。應從重改發伊犁、烏魯木齊等處，給種地兵丁爲奴。照例刺字，到配折責安置。張國保、周沅佐聽從誑騙，假扮長隨，應照爲從律，各杖一百，徒三年，定驛發配。鄭沅佐係隨同伊兄假冒長隨，尚非侵損於人，已罪坐其兄，應照一家共犯罪坐尊長律，免其置議。謝阿金訊非知情容留，亦毋庸議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准咨。

### 犯姦

#### 縱容妻妾犯姦

##### 先與通姦經本夫休棄復謀買爲妾照逼休律問徒（莊士學）

乾隆五十三年，刑部覆蘇撫彙咨震澤縣莊士學與沈氏通姦，復謀買爲妾一案，緣莊士學即莊士玉，與沈來儀鄰近居住，時相往來，沈來儀之妻沈氏，素不避忌。乾隆五十年正月內，沈來儀外出，莊士學即至其家，與沈氏調戲成姦。後非一次，沈來儀並不知情。五十二年八月初二日晚，莊士學復至沈來儀家窺探，時沈來儀已寢，遂與沈氏在羊棚行姦。沈來儀睡久，不見沈氏進房，起身出視，目擊姦情，即向喊捕。莊士學脫逃，沈來儀氣忿，將妻毆打，鳴知圩甲，並赴妻父沈明發家告知，聲言欲控官

休棄。沈明發以有關顏面，勸免興訟，聽將沈氏另嫁。沈來儀應允回家，告知祖母沈張氏，隨央舊鄰張世英尋覓娶主。張世英轉託浙民施佑銓留心覓嫁。施佑銓憶及伊女之侄茅德勝未婚，勸其買娶。茅德勝以沈氏有夫犯姦，未允而散。時莊士學聞知，即起意圖買沈氏爲妾，又慮沈來發不允，遂往向施佑銓托其覓人出名代買，許以事成酬謝。施佑銓因茅德勝既不願娶，即囑莊士學頂名冒買，並許代辦。隨於十  
月內往尋張世英爲媒，同至沈來儀家，捏稱茅德勝欲買沈氏爲妻，議定財禮錢四十八千，媒錢三千文，約定是月二十三日交錢迎娶。張世英、沈來儀俱不知借名冒買之事，施佑銓密向莊士學告知，莊士學即託妻舅蔣鼎玉向施寡婦借得空房一間，以爲沈氏住所。至期莊士學借錢五十一千，交施佑銓用船載至沈來儀家，將財禮媒錢照數分交。沈來儀、張世英收受寫立婚書，以沈來儀祖母沈張氏出名主婚，載明沈氏不守婦道另嫁茅德勝爲妻字樣，止列張世英一人爲媒。施佑銓當即收執，領同沈氏載送施寡婦空房，託言莊士學妻妾不和，暫行借住。施寡婦亦未知情。施佑銓將婚書交給莊士學，得謝錢十千文而去。莊士學隨將冒名買娶情由告知沈氏，往來居住。五十三年正月，沈氏之父沈明發欲往探女，向施佑銓等根問茅德勝住址，施佑銓支吾未吐。時莊士學因沈氏住處附近施佑銓家，恐被沈明發知覺，隨於正月十三日，將沈氏搬至桐鄉縣表弟周老五家暫住，亦云新娶之妾。嗣沈明發訪知伊女被莊士學冒買，控經震澤司巡檢詳縣飭查，關獲各犯到案，訊供通詳，屢審不諱。查莊士學先與沈氏通姦，已干杖枷之罪。迨姦情敗露，本夫等欲將姦婦嫁賣，該犯復串商施佑銓等，設計頂名冒買，藏匿行姦，核其情節，即與用計逼勒本夫休棄者無異。莊士學即莊士玉，除與沈氏通姦輕罪不議外，應比照用計逼勒本夫休棄，買休

人杖六十徒一年律，應杖六十，徒一年。施佑銓於莊士學投商之時，即貪圖酬謝，教令頂名冒娶，代爲欺騙，是莊士學謀買沈氏，全係施佑銓設局構成。若照爲從律減杖，不足蔽辜。施佑銓亦請照教誘人犯法，與犯法人同罪律，杖六十，徒一年。沈氏並未同謀冒買，仍照軍民相姦例，枷杖，當官嫁賣。沈來儀聲明免議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買良爲娼

#### 買良爲娼多至五六人比照藉充人牙將領賣婦人逼勒賣姦例擬軍（許文林）

刑部爲訪拿詳究事：江蘇巡撫奇咨稱，元和縣許文林等買良爲娼一案，緣許文林、丁佳亭均籍隸元和縣，乾隆五十年間，許文林因窮苦難度，令伊妻任氏賣姦度日。五十二年，又領馬勝氏之女馬二觀爲義女，隨令接客姦宿。嗣馬勝氏聞知不依，將女領回。五十四年五月，許文林用銀一百兩，買得陸寡婦之女陸姐觀爲娼，旋因陸姐觀不願吵鬧，轉賣與山西周姓爲妾，得受身價銀一百五十兩。五十四年八月，許文林又用銀四十兩，買得張大之女張姐觀爲義女，教習彈唱爲娼。後轉賣與江西曾姓爲妾，得受身價銀一百五十兩。五十五年四月，許文林因妻任氏病故，又用銀二百兩，買得趙雲浦之女趙二觀爲妾，隨令爲娼。又有徐雙喜曾認許文林爲義父，五十六年，徐雙喜前赴河南生意，遺妻曹氏在家，許文林知曹氏獨居，五十七年五月，哄令到家同住，逼令爲娼。又丁佳亭向開線帶店生理，四十九年因虧本

歇業，貧難度日，令妻任氏爲娼，接客姦宿。其子丁大觀出外生理，丁佳亭隨令其媳周氏亦賣姦爲娼，現已病故。是年冬間，丁佳亭用銀八十兩買得周敬夫之女周大觀爲義女，教習彈唱爲娼。五十一年轉賣與安徽金姓爲妾，得受身價銀一百二十兩。五十一年，丁佳亭又用銀一百二十兩，買葉正邦之女葉三官爲娼，於五十二年轉賣與紹興周姓爲妾，得身價銀一百四十兩。五十六年九月，丁佳亭又用銀一百六十兩，買得王玉堂之女王二觀爲娼。至五十七年八月內，因王二觀不願吵鬧，送還伊父。平時宿娼之人，均係往來商客，不記姓名，所得銀錢多寡不等，皆已隨時花用。地保黃以寧查知，得受許文林、丁佳亭每月各錢七百文，容隱包庇。經該前縣蔣梗訪拿，究審通詳，飭審研鞫供明不諱。查例載，私買良家子女爲娼者，枷號三個月，杖一百，徒三年，婦女並發歸宗。又，藉充人牙，將領買婦人逼勒賣姦圖利者，枷號三個月，杖一百，發雲貴、兩廣烟瘴少輕地方。又，無籍之徒及生監、衙役、兵丁窩頓流娼土妓，引誘局騙，及得受娼家財物，挺身加護，日月經允者，杖一百，徒三年。受財者，准枉法計職從重論。鄰佑知情容隱者，杖八十。又，枉法職四十五兩，杖一百，流二千里。無祿人減一等。各等語。今許文林、丁佳亭誘買良人，勒爲娼妓，圖財轉賣，皆至五六人之多，若僅照買良爲娼例，擬以杖徒，不足以蔽辜。許文林、丁佳亭應請從重比照藉充人牙，將領買婦人，逼勒賣姦圖利例，各枷號三個月，杖一百，發往雲貴、兩廣烟瘴少輕地方，嚴加管束，以示懲創。地保黃以寧，得規包庇，共計得過職錢六千零，合依無籍之徒窩頓流娼，得受娼家財物，挺身架護，計職准枉法論。枉法職四十五兩，杖一百，流二千里。無祿人減一等例，應杖一百，徒三年。鄰佑化生昌、朱林觀，雖訊未得受規禮，但知情

容隱，應照鄰保知情容隱杖八十例，應杖八十。娼婦趙二觀、馬二觀、徐曹氏、丁任氏，均各依軍民相姦例，枷號一個月，杖一百。係犯姦之婦，杖罪的決，枷號收贖。趙二觀、馬二觀、丁任氏照例歸宗。徐曹氏之夫徐雙喜遠出，並不知該氏爲娼，仍給本夫領回，聽其去留。馬二觀等各親屬訊非知情嫁賣，陸姐觀等已經轉賣，並無住址，嫖宿客商，不記姓名，均免提議。許文林、丁佳亭轉賣陸姐觀等，所得身價，及黃以寧得受賊錢，照追入官。許文林等所得嫖宿銀錢，訊無確數，請免着追。失察土娼職名，查開另詳等因，咨達前來。均應如該撫所擬完結。

### 罪人拒捕

#### 事主鄰佑共毆奪贓賊犯致死擬徒（宗祥林）

乾隆五十年，刑部覆蘇撫□咨：寶山縣民宗祥林等毆傷竊賊姜還身死一案，緣宗祥林與姜還素不認識，宗祥林家蓄犬防夜，乾隆五十年十月十六日三更時分，姜還攜帶扁擔，潛至宗祥林門首偷竊，將防守打死。宗祥林驚聞，順携笄鑿開門看視，見而喊捉。姜還攜犬逃逸，宗祥林追至秦賢如田邊，姜還轉身舉扁擔拒毆，宗祥林用鑿格落扁擔，順毆其左手背，拉奪死狗。比有鄰人李金聞喊趕至，亦用扁擔毆傷其左臂膊，姜還仍不放手。宗祥林又用鑿毆傷其左膝跌倒，姜還益肆詈罵。宗祥林氣忿，復用鑿連連毆其左右腋肋，將犬奪下。宗祥林因見姜還傷重，即同李金跑回。詎姜還傷重，延至十七日殞命。報

縣驗訊，審供不諱。查姜還黑夜竊犬打死，經事主當場追獲，其爲正賊無疑。宗祥林因姜還舉擔拒毆，向奪臘犬不放，反被肆置，即用鑿疊毆至斃，正與黑夜偷竊被事主毆打至死之例相符。李金所毆姜還左臂膊，並非致命重傷，惟宗祥林鑿疊多傷，並左臘肋骨斷，自應以宗祥林當其重罪。宗祥林合依黑夜偷竊被事主毆打致死，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律杖一百，徒三年。李金應依餘人律杖一百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事主鄰佑五人共毆黑夜入室竊賊致死最後

下手傷重者擬徒餘人免議（呂文）

乾隆四十八年，刑部覆蘇撫□咨：沛縣事主呂文毆傷無名竊賊身死一案，緣呂文與弟呂三同院居住，呂文與借居之李見如同住前屋，呂三住於東首。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初三日夜，被無名賊匪攏落院門，挖入呂三卧房。呂三驚覺不敢起捕，叫喊有賊，呂文聞聲接應，攜帶木棍趕出，慮賊逃走，守住院門，喊叫李見如同鄰人賀三、王興、韓貴、王用惠踵至。李見如、王用惠、賀三各帶木扒，王興、韓貴各帶木棍防身。呂文令其點燈搜捕送官，賊匪即由呂三房內跑出。李見如先用木扒柄連毆賊匪左右膀，賊匪躲閃。賀三、王用惠、王興、韓貴亦各用扒棍互傷其左右臘肋、右臂、右腿、左曲肱等處。李見如上前揪拿，賊匪格開奔跑，並聲言如要捉拿就都截死。呂文用棍趕至賊匪背後，連毆其左右脊背倒地。呂文持燈出看，賊匪已不能言語，拾獲賊具小刀一把。呂文見其傷重，央同王興、賀三扶送出門，至空

屋睡下。詎賊延至次早，因傷殞命。呂文投保自行呈首，驗訊供認不諱，究無恃衆逞兇情事。查李見如等所毆賊匪左膀等處，傷非致命，色僅青紅，尚能格脫。惟呂文所毆致命脊背，旋即倒地，色俱青黑，實屬重傷。自應以最後下手傷重之呂文坐罪。呂文應合依黑夜偷竊被事主毆打至死者，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例，應杖一百，徒三年。李見如、賀三、韓貴、王興、王用惠皆係鄰人，例許協捕。訊無倚衆逞毆別情，均免置議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竊盜未得財追逐拒捕拾石擲傷事主被毆致死

已在扭倒後仍照例擬徒（彭聚興）

乾隆五十一年刑部覆蘇撫□咨：上元縣彭聚興毆死竊賊張開盛，私埋匿報一案，緣彭聚興與張開盛素不認識，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三更時分，張開盛攜帶鐵鑿，潛至彭聚興門首，挖牆圖竊。彭聚興聽聞聲響，起身出視，見有一人，往前跑走，彭聚興喊捉追趕。張開盛回身拾石拒捕，擲傷彭聚興右額角，彭聚興乘勢趕上扭住，張開盛仰面倒地，彭聚興亦被帶跌，撲壓張開盛身上。張開盛在地掙扎，彭聚興恐其起身，仍復拒捕，隨摸取磚塊毆打，適傷張開盛心坎。當有族鄰彭文恒、彭洪昇、彭盛章聞聲先後携燈趕至照看，盤悉賊人姓名。彭聚興當於張開盛身邊搜出鐵鑿一把，經彭洪昇等勸散。詎張開盛傷重，走至村外，旋即殞命。次早彭聚興經見，恐報官問罪，起意私埋。商同彭洪昇、彭盛章將張開盛屍身用竹席草繩裹縛，擡至彭村山刨坑掩埋。嗣經該縣訪聞，拿獲該犯到案，訊悉前情，檢明屍骨，

先後通詳，審供不諱。究非有心欲殺，亦無助毆餘人。查張開盛黑夜挖洞圖竊，被迫拒捕，證見確鑿，原係兇橫賊人，但彭聚興當時既將張開盛扭倒，自應送官究治，乃輒取磚毆傷心坎殞命，實屬拘執擅殺。彭聚興合依黑夜偷竊被事主毆打致死者，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杖一百，徒三年例，杖一百，徒三年。彭洪昇、彭盛章擬笞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 毆死拒捕未持仗賊人擬徒（周柏）

乾隆五十三年，刑部覆蘇撫□咨：江寧縣周柏毆傷拒捕竊賊石大身死一案，緣周柏與石大素不認識，石大向係傭趁度日，旋因窮苦，時常竊摘菜蔬。周柏有田與余從德、項文廣毗連，時當麥熟，恐被賊人竊取，議明三人每夜輪守。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六日，輪值周柏防守，是夜周柏攜帶木棍，在田巡查。至三更時分，石大携扁擔籠筐潛赴周柏田內，蹲身竊麥。經周柏瞥見，上前扭獲。石大用拳毆傷周柏右眼胞，周柏負痛鬆手，順用木棍還毆，適傷石大左耳根倒地。周柏即投鳴保甲王德往看，詢悉姓名，自認行竊屬實。詎石大傷重，逾時殞命。報縣驗審，供認不諱，究非有心欲殺。查石大行竊田麥，起有原贓，已屬確鑿。惟拒毆究未持仗，周柏先雖扭獲，後因被拒鬆手，用棍還毆致斃，固與格殺持仗拒捕罪人不同，亦與已就拘執而殺之律有別。周柏應合依黑夜偷竊，被事主毆打致死者，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例，杖一百，徒三年等因，咨達前來。應如該撫所咨完結。

事主鄭佑共毆黑夜偷竊田瓜賊人致死問徒（儲泰順）

一起爲報驗事：刑部江蘇司案呈，據江蘇巡撫奇咨稱，金壇縣儲泰順推跌竊賊儲德沅身死一案，緣儲泰順與儲萃、儲芳係同堂弟兄，均係儲德沅無服族侄，素好無嫌。儲德沅素曾行竊野田蔬菜，未經破案。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初八日二更時分，儲德沅潛至儲芳田內，拆開竹籬圖竊菜瓜。經鄰湯書文聽聞犬吠，起身查看，見而喊捕。儲萃同徐湧山亦即聞聲出視，一同捕捉。儲德沅望東奔跑，湯書文等在後追趕。其時儲泰順先與儲芳同捉田鷄回家，儲芳前行，儲泰順落後，將到東村巷口，聞喊捉賊，接應幫捕。適遇儲德沅迎面奔至，儲芳即用所携竹鋤柄毆打儲德沅左臘脰一下，儲德沅還毆儲芳額顱一拳，儲泰順當即趕上，將儲德沅肩甲用力一推，儲德沅仰跌倒地，以致墊傷腦後腰眼。儲泰順詰問姓名不應，復用竹片毆其右腿一下。時湯書文、儲萃、徐湧山先後踵至，儲德沅掙起欲逃。儲泰順即用草繩令儲萃幫同將儲德沅兩手縛住，又以縛手餘繩，套入儲德沅頸項，拉住行走，聲言投保送官。儲德元甫言瓜未竊得，已被打傷，如何還要送官？懇念同族，將伊饒放等語。儲泰順當令儲芳點燈照看，方知係族叔儲德沅，旋即解繩釋放。湯書文、徐湧山即先回歸。嗣儲泰順、儲芳、儲萃見儲德沅受傷行走不動，將其攜送歸家，經儲德沅之妻王氏，詢明竊瓜被捕推跌墊傷情由，將夫挽扶睡卧。詎儲德沅傷重，延至初九日夜殞命。投保報縣，驗詳審供不諱，反覆究詰，實係倉猝追捕，推跌致斃，並無起釁別故，亦無倚衆共毆情事，似無遁飾，查儲德沅行竊儲芳田瓜，已據該犯生前自認不諱。且勘明竹籬現有拆損形迹。

其爲正賊無疑。儲忝順等，均係事主儲芳族鄰，俱有應捕之責。查儲芳用竹鋤柄毆傷儲德沅左臍肋，及儲萃用繩縛手傷痕，均甚輕微，並非致命處所。惟儲忝順推跌儲德沅墊傷腦後腰眼，係要害致命重傷，應以儲忝順當其重罪。儲忝順係儲德沅無服族侄，應同凡論。儲忝順合依賊犯逃遁，鄰佑人等追捕倉猝毆斃，照事主毆打致死，減門殺罪二等，杖一百，徒三年例，應杖一百，徒三年。定地發配，折責安置。儲芳與儲德沅迎面撞遇，毆其左臍肋一下，應與幫縛之儲萃，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文生久已誤課斥革，俱折責發落。鄭佑湯書文等究未幫同毆縛並無不合。儲芳被拒之傷，亦已平復，俱毋庸議。擬合咨達等因前來。據此，儲忝順等，均應如該撫所擬完結，仍令照例彙題可也。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初九日准咨。